**目** **录**

[**杏子黄了**  张世元黎廷刚( 1)](#bookmark1)

[并非误会 方肇瑞孙家骐(29)](#bookmark2)

[屋外有热流 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 61)](#bookmark3)

[爱你不容易 王俭(85)](#bookmark4)

[家 更生(130)](#bookmark5)

[小玲子 魏风郝玉生( 151)](#bookmark6)

[古塔街 李杰(160)](#bookmark7)

**杏子黄了**

张世元黎廷刚



**人** **物**

小凤——十四岁，刘仲民之女。 韩爷爷——七十一岁，五保户。

小凤妈——三十多岁，生产队长。

会计——二十多岁，生产队会计。 二嫂——二十多岁，社员。

刘仲民——四十岁，公社书记。 满 囤 — 四十多岁，饲养员。

**时** **间：**一九七六年夏。 **地** **点：**陇东山区。

〔幕启：刘家的院子。右侧有房。 一道土墙，墙后是 二嫂家院子。 一枝杏树枝伸过墙来，杏满枝头。墙 的中部有一齐肩高的缺口。

〔小凤在墙根磨镰。韩爷爷拄棍上。

**韩爷爷** (望着小凤，轻轻地叫了声) ……凤!

〔小凤仍在磨镰。 **韩爷爷** 小凤!

**小** **凤** (迎过去)爷爷，快坐下。

**韩爷爷** 小凤，来，让爷爷再看看你。(抚摸着小凤的头发) 唉，我看着你爸长大了，又看着你长大了……想不 到，真想不到哇!

小 凤 爷爷，你咋了?

**韩爷爷** (掏出钥匙)小凤，把这交给你妈。

小 凤 不!爷爷，你又要走?(着急地大声喊)妈!……妈! **韩爷爷** (拦)小凤，别喊!我……不见她了。见了她，我，我

更难受!

小凤(向远处喊着)妈!

〔小凤妈持一玉米苗上。 **小凤妈** 啥事?

小 凤 妈，爷爷他又要走! **小凤妈** 大伯，你……

**韩爷爷** 我，我不能再连累大伙儿了…… 小 凤 爷爷!

**韩爷爷** 小凤，爷爷不想走哇!爷爷不想离开大伙儿。爷爷 是没办法啊!

小凤妈 大伯，这都怪我。老支书说了，这几年我们工作没做 好，照顾你老人家不周到。大伯，你就是打我、骂我 都行，可绝不能往那条路上想啊!不管咋说咱是社 会主义，集体经济，总会有个办法。

韩爷爷 (苦笑)唉，话是这么说，可咱们队到啥地步了，我知 道，我全知道!麦子上场了，心里也凉了!一亩打不 到五十斤，唉，又得吃回销，靠救济。小凤她妈，咱这

是啥命啊!我七十一了，土埋到脖子的人了，躺在炕 上白吃白喝，心里不忍呐!我还是走吧。我知道， 一 走，就回不来了，就做了外乡的鬼了……

**小凤妈** 大伯!

小 凤 (同时地)爷爷!

**韩爷爷** 队长，我不怪你。我咋能怪你们?乡亲们再好，也架 不住穷啊!队里到了这个地步，我这五保户，保不住 了 !

小 凤 爷爷，你别走!我不上学了，我参加劳动，我养活你! 真的，爷爷，你不说我跟你的亲孙女一样吗?爷爷， 你不能走!

小凤妈 大伯，咱是穷，咱不能老穷，总有一天党中央会给我 们做主的，眼下咱得想办法渡过难关。麦子完了，还 有玉米，以秋补夏嘛。老支书说了，咱一定抓好这一 秋!

**韩爷爷** 秋?(摇头)

**小凤妈** 咋?长势不错。

**韩爷爷** 别光看长势好，都出了虫了!

小凤妈 我到地里看了，不怕。只要这一两天里头洒上农药， 能治!大伯，你放心，回去歇着去，我们今晚就洒农 药。

**韩爷爷** 你呀，别给我说宽心话了!队里连给牲口灌药都没 钱，拿啥买农药?

小凤妈 大伯，你抬头看嘛!咱这满山杏树，今年能卖钱了! 韩爷爷 ……杏子，黄了。

小凤妈 黄了，杏子黄了!这一百棵，都是老支书从赵家山引 回来的良种杏儿。今年结果了，见利了!大伯，咱们

有盼头儿了。老支书说了，咱跟上赵家山学，穷队一 定能变成富队!

**韩爷爷** 赵家山?赵家山日子过好了?

**小凤妈** 人家富了!集体富了，社员也富了! **韩爷爷** 能吃饱肚子了?

**小凤妈** 我的好大伯，人家的粮食，堆着垒着，吃不完，家家户 户还都有个存折儿!

**韩爷爷** 存钱?唉，不借钱就好，还存钱?

**小凤妈** 大伯，哪能都像咱，你等着瞧吧，咱跟上赵家山学，有

个两三年，咱家家户户也能进银行存钱! **韩爷爷** 真的?

小 凤 爷爷!我妈啥时候哄过你，当然是真的!爷爷，你不 走了，啊?我扶你回去吧。

小凤妈 等等。(进屋端一碗盐出)大伯，老支书早上跟我说 了，你那盐罐子又见底儿了，给，你先拿上点儿。老

支书上县里开会去了，回来给你捎二斤来。 **韩爷爷** 哎……倒我手巾里吧。(掏手巾铺桌上)

〔小凤妈倒盐，韩爷爷把落在手巾外的盐，收回手巾

里 。

小 凤 爷爷，别要了，有土了。 韩爷爷 不怕，不敢糟蹋东西! 〔隔墙传来小孩哭声。

小凤妈 小凤，你把药送过去了吗? 小 凤 哟，我光顾了磨镰，忘了。 小凤妈 快送去，快!

〔小风急下，与上场的会计相撞。

会 计 哎哟，我的小姑奶奶!嗬，踩死我了。

小 凤 你跑啥? 会 计 你跑啥?

小 凤 我有急事!(下)

会 计 我比你还急!队长，坪上那片儿地，也有虫了!

小凤妈 我知道了。你打电话问供销社没有?咱的杏儿，他 们到底要不要?

会 计 打了八遍了，没人接!队长，别等了，傻老婆等蔫汉 子，等到啥时候去?拉上走吧!他供销社收就收，不 收咱就市场上卖去!

**小凤妈** 对!我也这么想，不行咱就上市场! **韩爷爷** 会计，能下多少杏儿?

会 计 两万来斤，能卖几千块钱。五保爷，队长说了，卖了

杏儿先给你发几块。 **韩爷爷** 干啥?

**会** **计** 给你扯件褂子，换换季呀! **韩爷爷** 胡说!

**会** **计** 这是队长说的，你问嘛。

**韩爷爷** 谁说的也不能这么办。队长，卖了杏儿，赶紧买农 药，保秋要紧!我老骨头老肉的，还讲究个啥?你就 给我发一块钱，够吃盐的就行了。(向会计)娃呀，有 了钱可不敢乱花!

会 计 好我的爷，就这俩钱儿，还敢乱花?真恨不得把一个 麻钱儿掰成两半了使唤!……队长，马上装车吧?

**小凤妈** 好。

**韩爷爷** 装车?不行!你们不会!

**会** **计** 五保爷，要造原子弹，咱不会，装车，还凑合。

**韩爷爷** 凑合?你娃见过这杏儿吗?吃过这杏儿吗?(顺手

从枝头摘了个杏)告诉你，这叫香蜜杏儿，又香又甜， 一兜水呀!(咬一口)嗯，就是一兜水。你尝嘛，我说 错了?

会 计 我吃了，真是一兜水儿，拿到手里不用咬，得……(做 吸吮状)这样吃才行。

**韩爷爷** 还是的!这怕碰，你们装不了，得我去!

**会** **计** (拉住)好我的爷!你千万别去!

**韩爷爷** 咋 ?

**会** **计** 看把你碰着。那儿又是箩筐又是扁担，碰你一下，你 就散了架子喽!

**韩爷爷** 碰着我，叫你娃给我买药去。

会 计 你想吃药?今天不行，明天!明儿你就是要吃人参、 鹿茸、牛黄、狗宝，队里也有钱买，论斤的吃，都行!

**韩爷爷** (唾他)呸!你盼我害病呀?告诉你，咱有盼头了，我 得好好活着!唉，我这病，不在身上，在心上!

〔小凤返上。

小 凤 妈，小拴锁儿烧得烫手! 小凤妈 药喝了吗?

小 凤 喝了。二嫂子还说谢谢你。我说，谢啥，都是我爹的 药，不是买的。

会 计 哎?那药能治你爹，也能治牛吧? 小 凤 你爹才是牛呐!

会计 不，不!我想你爹的药，也能治牛的病! 小 凤 你还说!你还说!(打会计)

会 计 哎，哎，谁跟你开玩笑了?你听嘛! 〔远处传来牛的哀鸣声。

会 计 咱的老犍牛病得大发了!冲着满囤儿大叔叫，叫得

直哭。满囤儿大叔搂着牛脖子，唰唰地掉眼泪。哎 呀，我头回儿见满囤儿大叔掉泪，我心都酸了!队 长，咱就剩那几头牲口了，再要死上一两头，二牛抬 杠都抬不过来了，人拉犁吧!唉，我爹种地，是二牛 抬杠，我种地，是人拉犁，好哇，黄鼠狼下耗子，一辈 儿不如一辈儿!

**小凤妈** 别卖嘴了。快叫你满囤儿叔把牛拉到兽医站去。 会 计 队长。(做伸手要钱状)

**小凤妈** 咱卖了杏儿给送去。走，装车去。

会 计 唉，多亏老支书，给咱接了这一百棵杏儿啊! 〔会计和韩爷爷下。

〔小凤妈欲下。二嫂从墙缺口露面。 二 嫂 队长!队里卖杏儿去?

**小凤妈** 啊，你捎啥?

**二** **嫂** 队长，求你个事。我那口子没在家，拴锁儿病着，我 离不开，我家的杏儿，队上给捎着卖了吧。

**小凤妈** 行。小凤，你给担去。叫会计过一下秤。 小 凤 哎。(下)

**小凤妈** (走近墙边)小拴锁儿咋样了? **二** **嫂** 烧还不退 ……

**小凤妈** 抱卫生院看看去吧，别耽误了。

**二** **嫂** 唉!剩下几个鸡蛋，昨天换了灯油了。 〔墙后小凤声：“二嫂子，扁担呢?”

**二** **嫂** 这儿呐!(闪入墙后)

〔小凤妈摇头长叹，进屋。

〔刘仲民骑自行车上，拭汗，从车上拿下挎包。 **刘仲民** (有所见地)小凤!小凤!

〔小凤挑一担杏上。 小 凤 爹，你回来了?

刘仲民 干啥去?

小 凤 卖杏儿去。

刘仲民 卖杏儿?你妈呢? 小 凤 刚走。

刘仲民 干啥去了?

小 凤 给队里卖杏儿去呀。 刘仲民 叫回来!快!

小 凤 啥事?

刘仲民 快，快把你妈叫回来!

〔小凤妈从屋内出，一边往布袋里装着馍馍。 小凤妈 啥事嘛?把你紧张的。

刘仲民 你没走哇?唉!(松一口气，坐下掏烟)万幸。我要

晚回来一步，麻烦了! 小凤妈 咋了?

刘仲民 咋了?(点烟)你们老支书到县上开会去了没有? 小凤妈 一早就走了。

刘仲民 你知道是啥会?你呀! ……小凤，把炉子端来。 小 凤 我忙着呐。(欲担杏)

刘仲民 端去!

小凤妈 小凤，快去。

小 凤 (撂下扁担，嘟嚷着进屋)人家急得火上房了，你还捣 罐罐茶!

刘仲民 我嗓子都冒烟了!这么热的天，我骑上车一口气蹬

回来的!你看，衣服都湿透了。 小凤妈 快脱下来!

[刘仲民脱下外衣，小凤妈接过晾开。小凤端炉子及 熬茶家什出。

小 凤 给!

刘仲民 拿水去!

〔小凤把熬茶家什一踧，嘟嚷着进屋。 小凤妈 啥事呀?把你跑了一身汗!

刘仲民 (架火，吹着)你等我先喝口水嘛! 小凤妈 你快点儿吧，我还忙着呐!

刘仲民 忙，忙，你就知道忙!你是闭着眼睛瞎忙，也不看看 现在是啥形势!

小 凤 (端水出)给!(放下水又拿起扁担) 刘仲民 放下!

小 凤 还干啥?你的那套家什都给你拿来了，还要啥?

刘仲民 不许卖杏儿! 小凤妈 啥?

刘仲民 不许卖杏儿!

小 凤 为啥不许卖?那么多杏儿，吃得了吗?都叫它烂着? 刘仲民 烂了，也不许卖!

小凤妈 咱有大队开的自产证。

刘仲民 (放着茶叶)有自产证，也不许卖!

小凤妈 你啥毛病犯了?上回你不是说可以卖杏儿吗?咋又 变卦了?

小 凤 哼，说话不算话，一天三变卦!

刘仲民 你懂个屈! 上回是上回，今天是今天!现在的形势， 一天一个样!(从包中取出半导体收音机)你们听 听!(打开收音机调台，一片嘈杂声)

小凤妈 (上前关上)有话快说，我没工夫听你这玩艺儿，吱吱

**哇哇的!**

**刘仲民** 你呀，就吃了不学习的亏了，早晚犯错误! **小凤妈** 我犯啥错误?

**刘仲民** 告诉你，最近反击右倾翻案又要掀高潮!县委书记 靠边儿站了，新调来的县太爷年轻气盛，非要把运动 搞出个名堂不可!上任三天，就免了四个公社书记!

**小凤妈** 他搞运动，也得让人卖杏儿呀!

**刘仲民** 还卖杏儿!县委下了文了，打击农村资本主义活动! **小凤妈** … …小凤，你看看去，老支书要是回来了，请他马上

来。

小 凤 哎!(欲下)

**刘仲民** 小凤! **小** **凤** 干啥?

**刘仲民** 回来!找老支书干啥?今天叫他参加县上批判大 会，我看凶多吉少。县委文件点他的名了，说他重副 轻农，发展集体资本主义，问题严重!

**小凤妈** 资本主义?……他是你入党介绍人，他这几十年搞 的啥主义，你心里不清楚?

刘仲民 唉，清楚又能咋样?我劝你，在这运动头上， 一定要 有个冷静的政治头脑。要和错误路线挂上，可就不 得了!

小 凤 哎呀，把你吓死了。怪不得社员说你们当官的，会上 像老虎，会下像老鼠，嘴上咋咋呼呼，心里嘀嘀咕咕。

**刘仲民** 你 !

**小凤妈** 小凤，快去! 〔 小凤跑下 。

**刘仲民** 小凤! …… (看见茶溢，忙端茶)

〔小凤妈坐下出神。静场。

刘仲民 哎，愣着干啥，我还没吃饭呐!

小凤妈 (猛站起)吃饭?好，你等着!(欲下) 刘仲民 哎，哎!你干啥去?

小凤妈 我要饭去! 刘仲民 啥话嘛!

小凤妈 实话!好几百口子人穷得快要要饭了，你当公社书

记的，管不管? 刘仲民 (跳起)你!

小凤妈 咋了?

刘仲民 现在忌讳啥，你偏说啥! 小凤妈 噢，不许说要饭?

刘仲民 现在，哪有要饭的!

小凤妈 你长眼了吗?社员们过的啥日子，你没看见?

刘仲民 (低声)有要饭的，也别嚷嚷嘛。只能说形势一派大

好!现在说话要注意。

小凤妈 噢!现在，得昧着良心说话?

刘仲民 咋能这么说!现在形势，还是好的嘛。 小凤妈 我们队不好。

刘仲民 这要看你咋看哩。

小凤妈 咋看?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吃了今天没明天，我咋 看咋不好。你到赵家山看看去，人家那才叫形势好 呐!

刘仲民 还提赵家山，那是全县的黑旗，复辟资本主义的典 型!今天县上大会重点批判的，就是赵家山。他们 公社书记撤职查办了，连党籍都丢了。

小凤妈 他批判他的，我就看赵家山好。人家越过越富，路子

越走越宽!

刘仲民 路子一宽，就走不直了，非走到邪路上去不可!你别 光看赵家山粮多、钱多，我早说过，这年头儿，宁可穷 点儿，不敢在钱上挖抓。一富，问题就来了!

**小凤妈** 噢，一富，就是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呢，就是穷?

**刘仲民** 你……好了，好了，咱别抬杠。不管咋说，杏儿，不能 卖 !

**小凤妈** 不卖?几千块钱，就这么白扔了?

**刘仲民** 几千块钱又咋样?同志，咱要算政治账!

**小凤妈** 别念咒儿了，念咒儿当不了饭吃!(把玉米苗撂刘仲 民面前)你看看，玉米出虫了!……麦子完了，秋田 再叫虫子吃光了，队里几百口子人还活不活?

**刘仲民** (看玉米苗) ……赶紧买农药嘛。

**小凤妈** 拿啥买?我给人家剁指头去?

**刘仲民** 唉，找银行贷几个嘛。

**小凤妈** 银行是你刘书记开的?这几年咱借的还少哇?一万 八千块的骆驼账，啥时候能还上嘛!眼前放着几万 斤杏儿不卖，伸手借钱去，这叫政治账?这叫混账!

**刘仲民** 你骂也没用，告诉你了，杏儿不能卖!

**小凤妈** 那就卖我去!真的，小凤也大了，能料理自己了。 走，卖不了千儿八百，还卖不了三百二百的?走哇!

**刘仲民** 你疯了!

**小凤妈** 叫你逼的!

〔满囤上，看一眼刘仲民，蹲下。 **刘仲民** 哦，满囤儿，啥事?

〔满囤不语。

**小凤妈** 牛呢?大队兽医站给看了?

**满** **囤** 治不了。

**刘仲民** 牛又咋了?

〔满囤看刘仲民一眼，仍不语。

**刘仲民** 大队兽医站治不了，往公社送啊!你还在这儿愣着 干啥?

〔满囤仍不语。 **刘仲民** 快去呀!

**满** **囤** … …上回欠的，还没还呐……

**刘仲民** 告诉他们，我说的，这回还欠着!

〔满囤仍不语。 **刘仲民** 去呀!

**满** **囤** ……队长，车装好了。

**小凤妈** (思想斗争片刻，毅然拿起布袋)走! **刘仲民** 哪儿去?

**小凤妈** 卖杏儿去!

**刘仲民** 回来!我跟你把话说在前头，县委有文件，严厉打击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坚决取缔自由市场!只要你敢

上市场，我就抓人，扣杏儿! **小凤妈** 啊?你 … …

〔满囤一抱头，重又蹲下。

〔刘仲民喝口茶，打开收音机，拧大音量。响起广播 员的声音：“……社员们说得好：如果让走资派重新 上台，我们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

**刘仲民** (拧小音量)听清楚了?

**满** **囤** (无精打采地站起)清楚，早就清楚。我们吃的就是

二遍苦，受的就是二荏罪!(欲下) **刘仲民** 你说啥?

**小凤妈** 满囤儿哥，你叫会计来!

满 囤(回身)队长，活人不能叫尿憋死! **小凤妈** 你放心吧，快叫会计去。

〔 满 囤 下 。

**小凤妈** 听见了吗?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市场不让卖，你给 咱另想个办法嘛!

〔刘仲民来回走动，不语。

小凤妈 她爹，你也是这个队的人，你老婆娃娃也在这个队 里，你能看着这个队的人，拉家带口，逃荒要饭吗? 她爹，你是公社书记呀!

**刘仲民** (不无痛苦地)这是县委的决定，我有啥办法!

**小凤妈** 你不是没办法，你是不想办法!

**刘仲民** 有啥办法?你说嘛!

**小凤妈** 咱们卖给国家!按收购价交售给供销社，这总不是 资本主义了吧?

**刘仲民** 不行!

**小凤妈** 又咋了?

**刘仲民** 你想想嘛，供销社这几年收过杏儿吗?

**小凤妈** 你也想想嘛，这几年咱们这儿有杏儿吗?老支书前 天跟供销社老王打过招呼，老王答应给咱跟县上联 系，只要县上有地方要，他们就收。

**刘仲民** ……供销社收?

**小凤妈** 农副产品嘛，为啥不收?刚才叫会计给老王打电话， 没打通。我想叫会计跑一趟问问去。不过，你是公 社书记，你去比他去强。她爹，我求求你，给咱跑一 趟吧，啊?

**刘仲民** 这……不，这事得琢磨琢磨。

**小凤妈** 有啥琢磨的!

**刘仲民** 不，现在是啥时候?凡事要慎重，要有个冷静的政治 头脑。可不敢捅漏子!

**小凤妈** 哎呀，这保险着呐，捅不了漏子! 〔刘仲民摇头，踱步。

**小凤妈** 火烧眉毛了，你还迈八字步儿! **刘仲民** 你等我想想!

**小凤妈** 这几百亩玉米不能等了，这杏儿也不能再放了。她 爹，论公，你是公社书记，我是生产队长，我工作有了 难处，你能不帮我一把?论私，我是你老婆，我求你 看在咱十几年夫妻的份上，给咱跑一趟。你去跟供 销社说说，他们总会给咱找个销路，总能把杏儿收 下。你抬头看看嘛，老支书领着咱接的这一山杏树， 几百双眼睛都瞅着它呐!再把这条路堵死，咱就没 活路了!

**刘仲民** (自语)这……不……是……路!(坐下) **小凤妈** 算了!请不动你，还叫会计去。(欲下) **刘仲民** 回来! … … 我去!

**小凤妈** (长舒一 口气)好我的爷，你总算发了善心了!那就 快走吧!她爹，叫供销社多问几个地方， 一定要给咱 办成。你告诉供销社，这不叫收购，这叫救命!

**刘仲民** 行了，行了!你们等着，我不回来，可千万别送去，听 见没有?(推自行车下)

〔小凤妈望其背影沉思有顷，欲下。

〔二嫂抱娃娃上。 二 嫂 队长，队长!

小凤妈 咋了?



二 嫂 (把娃娃抱到小凤妈跟前)你看看!

**小凤妈** 我看。……哎呀，她二嫂子，快抱卫生院看去! **二** **嫂** 杏儿还没卖 ……

**小凤妈** 走，跟我找会计去。

〔 会计上 。

会 计 来了!队长，满囤儿叔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让卖 杏儿了?我不信!

**小凤妈** 就是!上市场卖杏儿，又成了资本主义了。 **二** **嫂** 那赵家山 … …

**小凤妈** 赵家山成了黑旗了，公社书记把党籍都丢了。

会 计 唉!我早说过嘛，五保爷爷的思想老也跟不上形势。 **小凤妈** 咋了?

会 计 他老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过时了!我算看 透了，现在当官的，是包老爷挨刀，好人没好报；心黑 手辣，称王称霸；两面三刀，步步登高；虚报浮夸，戴 大红花；做饭哄娃，工资照拿；埋头苦干，撤职查办； 为党为国，有死没活!

小凤妈 行了! 一 张嘴就闭不上了。你快想法子给她借上几 块钱，娃娃烧得厉害。

会 计 队长，我是会计，我不是变戏法儿的!我那儿就剩下 算盘了。二嫂子，你问问，卫生院要是要算盘，就卖 给他。放我那儿也没用，一没钱，二没粮，算啥?算 他妈的吧!

二 嫂 会计，娃他叔!你行行好吧!给借上几块钱，这几块 钱，再不等年底扣了。要不……会计，你给我几块 钱，我这一树杏儿都交给队里。

会 计 二嫂子，我心也是肉长的!看着拴锁儿，我要不心

疼，我是王八蛋!可队里， 一块钱都没有了，我打开 账你查嘛。

〔幕侧传来牛的哀鸣声。 会 计 看，又来一个!

〔满囤牵着牛缰绳上，拴好。 满 囤 队长，牛……不行了!

会 计 队长，走吧，卖杏儿去!今天就是今天了!咱是武大 郎喝毒药，喝也得死，不喝也得死，反正没活路儿了。 队长，再等会儿，集就散了!

小凤妈 哪还有集?县委把市场取缔了。

会 计 取缔了? … … 绝!这招儿，太绝了!出这个主意的 人，准能升官儿!不过……咱他妈可倒了霉了。队 长，咱卸车!分杏儿!从今天起，家家户户，不做饭

了，吃杏儿吧!

〔传来牛哀鸣声。

会 计 对，还有牛肉。香蜜杏儿烧牛肉，嘿，这还是西餐。

狗长犄角——洋(羊)式! 〔牛不断哀鸣。

**满** **囤** 队长，你换饲养员吧! **小凤妈** 咋了?

**满** **囤** 我……它给咱出了十几年的力!(拭泪)我 ……

**小凤妈** 满囤儿哥，你沉住气。不让上市场，咱另找路嘛。老

支书不是安顿过，只要供销社收购，咱就卖给国家。 会 计 电话打不通，打通了，还不知道人家唱的啥调调。

小凤妈 我叫人问去了。

会 计 谁去了?

小凤妈 小凤她爹。

**会** **计** **谁** **?**

**小凤妈** 小凤她爹! **满** **囤** 真的?

**小凤妈** 我还能骗你们! **会** **计** 走了吗?

**小凤妈** 走了。

**会** **计** 真走了?

**小凤妈** 你还不信!我说了一车好话，求人家去的。 **会** **计** 队长，你坐下。

**小凤妈** 干啥?

会 计 我给你磕头!

**小凤妈** 去去去!都快娶媳妇儿了，还跟个猴娃娃一样。

会 计 队长，你救了全队人的命了!真没想到，刘书记今天 给咱办了好事了!

二 嫂 会计，刘书记去，能给咱把杏儿卖了?

会 计 好我的二嫂子!人家是公社书记，他说一句话，供销 社当圣旨捧着。二嫂子，放心吧，小拴锁儿这病有救 了!

小凤妈 二嫂子，你等着，跟我们送杏儿的车走，领了钱，先给

娃看病。 二 嫂 哎 。

会 计 满囤儿叔，你也等着吧! 满 囤 等着!

〔众静等片刻，儿啼。儿啼中夹着一两声牛的哀鸣， 满囤抱头蹲下，长叹。

二 嫂 别哭了，别哭了!妈知道你烧得难受，妈抱你看去， 啊!刘书记快回来了，就回来了!(抱娃焦急地来回

走着)唉，咋还不回来?

会 计 回来迟了，说明有希望，人家供销社准是到处给咱联

系去了。二嫂子，你别转悠了，转得我心乱。你坐下 等吧。

二 嫂 哎，好，好。唉，大热的天，让刘书记受累了。 〔儿啼愈厉。

二 嫂 会计，你给打个电话问问去吧。 **满** **囤** (猛站起)来了!

〔众忙迎过去。

**小凤妈** (止步)咳，那是韩大伯。

**满** **囤** 唉，把我盼得眼都花了。

〔韩爷爷上。

**韩爷爷** 队长，车早装好了，咋还不走呀? **小凤妈** 我……我找他去!(急下)

**韩爷爷** 找谁去?

**会** **计** 找刘书记去，他给咱联系卖杏儿去了。 **韩爷爷** 啊!卖杏儿还得联系?

**会** **计** 我的爷，你还不知道哇?这几年，上头是变戏法儿

的，说变就变!一会儿叫卖， 一会儿不叫卖；上个月 广播里还说以副养农，今天又是资本主义了!

韩爷爷 唉，你们当干部的，不许给上头提意见?

会 计 给谁提意见?谁敢提意见?谁听咱的意见?咱们是 磨房的驴-  听喝!上头咋吆喝，咱就得咋转。转 得慢点儿，就是一鞭子!

满 囤 这些杏树，老支书白给咱接了!

会 计 有用!逼到咱走投无路的时候， 一人分上一棵树。 满 囤 干 啥 ?

**二** **满** **会**

**会** **计** 上吊!

**韩爷爷** 别说丧气话!咱仲民当的公社书记，你们不懂，那叫 父母官。父母官还能看着老百姓上吊?老话说，爱 民如子嘛!(指二嫂)爱咱老百姓，就像她爱拴锁儿 一样，……

**二** **嫂** 韩爷爷，你给看看，小拴锁儿烧得直攥拳头…… **韩爷爷** (看娃)……不好，娃要起风啊!

**二** **嫂** 啊?!……(呜咽)会计，你……快给想想办法吧! **会** **计** 我，我，我有啥办法嘛!

**韩爷爷** 会计，救娃娃要紧呐，你快…… **满** **囤** (大喊一声)来了!

**会** **计** 唉!真来了! **二** **嫂** 救命的来了! 〔刘仲民上。

**刘仲民** 韩大伯，坐这儿干啥?怪热的。 **韩爷爷** 我在等着你。联系好了?

**刘仲民** 小凤她妈呢?

**会** **计** 找你去了。刘书记，有话朝我说，车早装好了，你说， 往哪儿拉，咱马上就走!

**韩爷爷** 咳，大热的天气，书记为咱跑腿受累，你叫他歇口气 嘛!仲民，快坐下。(递上自己装好的烟袋锅)

**刘仲民** (不接)唉，白跑一趟，你们的杏儿，供销社不能收购。

**嫂** **囤**

啊!

**计**为啥不要?这么好的杏儿，还愁卖不出去?刘书记，

国家决吃不了亏嘛，为啥不肯收?

刘仲民 不是不肯收，是不能收!供销社请示了县里，人家说

咋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收购了你们的杏 儿，就是支持你们走重副轻农的道路，就等于支持农 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二 嫂 那我娃娃咋办?刘书记，我求求你，再给咱说说去 吧。这是救命的杏儿呀!娃娃要是你的，你能看着 他 ……

韩爷爷 仲民! ……刘书记!这杏儿卖不出去，我们就没活 路了!几百亩玉米就完了 ……仲民!大侄子!我看 着你长大的，我今年七十一了，我也求求你，你全当 行善积德，救救咱老百姓吧!我……我给你跪下了! (跪倒)

刘仲民 咳!你，你这是干啥?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一套!杏 儿能不能卖，这不是谁说一说的事，这是关乎两条道 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则问题。唉，跟你说，你也不 懂，这叫政治!……好了，我还忙着呐，搞运动，会 多。会计，小凤妈回来你告诉她，这杏儿，不能卖，也 没人买。(拿起半导体欲下)

会 计 队里的事，咋办?

刘仲民 队里的问题嘛……嗯……啊，看县委的嘛，啊? …… 好吧，我回去请示县委再说吧 …… (欲下)

二 嫂 刘书记!(哭出声)

**韩爷爷** 仲民!你……能见死不救哇?!

满 囤 (猛站起，挡住刘仲民去路)你! ……

刘仲民 哎呀，我说了半天，你们还不明白呀?唉，也难怪，你 们缺乏学习，对当前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不理 解。你们没听广播里经常讲嘛：“反击右倾翻案就是 好，形势越来越好，比任何时候都好!”

**满** **囤** 好个球!人快穷死了，还好，好个啥?

**刘仲民** (关上收音机)满囤儿!你……你这是反革命言论! **满** **囤** 我就是反革命!你斗我吧，你拿绳儿拴我吧，老子不

怕!

会 计 刘书记，你拴他的时候，受累，把我也捎上。还有咱 五保爷，正无家可归呐!干脆你把牢门儿敞开吧，我 们队里想进去的人多了。里边比外边儿好：里边是 专政，管饱；外边也是专政，还不管饱!

**刘仲民** 胡说!

**会** **计** 这是实话!省上文件都说，要用专政办法办农业，这 就是对我们的专政嘛!

**刘仲民** 你敢说这种话，不想活了?

**会** **计** 我们想活，活不下去了!这几年我们是咋活的，你不 知道?吃不饱，我们忍着；穿不上，我们忍着，送到 “学好队”里，白天劳动，晚上批斗，不给工分儿，我们 还忍着!我们心里想，总有好的一天。我们盼呀盼， 盼来的是啥?是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是对咱实行 全面专政!是反击右倾翻案!刘书记，你说形势逼 人，确实逼人啊!把我们越逼越紧，把我们逼到绝路 上了!

韩爷爷 ……我没有想到哇，我没有想到哇!打日本鬼子的 时候，打蒋匪帮的时候，我们出了多少小米儿!我们 担了多少担架!我们流了多少血!支书的大儿子， 就是临解放牺牲的。我们为了啥?就是为了过好日 子!大伙也相信，跟着党走，将来一定能过上好日 子!土改、互助组、合作化那几年，路子越走越宽，心 劲越干越足，生活越过越好!可现在呢?连买盐的

钱都没有了，还说咱是资本主义!连意见都不敢提

了，还说咱是反革命! 满 囤 走!我跟你走!

〔小凤拿着一袋盐，边喊着边跑上。 小 凤 会计!会计!快，我妈叫你，快去! 会 计 啥事?

小 凤 我妈把老支书抬回来了! **满** **囤** 啥 ?

**韩爷爷** 别着急，慢慢说!

小 凤 老支书，在会上……挨打了，还没走到村口，就昏倒

了…… 众 啊!

小 凤 他和县委书记顶起来了，他们说老支书是破坏运动

的现行反革命，打得可厉害了。 **刘仲民** 啊?! … …

小 凤 会计，我妈叫你快想办法，给老支书看伤。

〔会计、满囤、二嫂喊着“支书”跑下。

**韩爷爷** (从震惊中醒来)支书!支书!(踉跄下)

小凤爷爷!老支书给你买的盐!爷爷!五保爷爷!(欲 追下)

**刘仲民** (欲下又止) ……小凤! 小 凤 爹，快看看老支书去呀! **刘仲民** 小凤，把你妈叫回来!

小 凤 … … 啥 ?

**刘仲民** 把你妈叫回来!快! 小 凤 叫回来干啥?

**刘仲民** 快去!

〔 小凤妈上 。

**小凤妈** 你也快去吧，小凤他爹!老支书不行了，他想你，他

要在闭眼以前，跟你说几句话。 小 凤 啊!(跑下)

刘仲民 要跟我说几句话?……要说啥话?……他自己的问 题嘛，应该跟运动办公室谈……最好，直接找县委， 我……

**小凤妈** 你!别打官腔了，快去吧，去晚一步，怕见不上活面 儿了!

**刘仲民** 唉!他，他 … …

小凤妈 他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他身上还带着日本鬼子的炮 弹皮；他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革命；他为了社会主义 建设，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他为了让社员过上好日 子，让集体走向富裕，被打成走资派，被打成反革命， 被打得口吐鲜血，昏迷不醒!他这一辈子，对得起 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咱，对得起你!他……他现 在不行了，他要看看你!

**刘仲民** 我……我去。 **小凤妈** 快去!

**刘仲民** (欲下又踌躇止步)……等等，他……他真是跟县委 书记当场顶起来了?

小凤妈 顶起来了，当场顶起来了!他说：“谁想让社员穷死， 谁想让集体穷垮，谁想让社会主义穷掉了底儿，谁才 是走资派!赵家山是黑旗还是红旗，县委说了不算，

要由人民来定!”

**刘仲民** 哎呀，他!那我就 … … **小凤妈** 你就不敢见他?

**刘仲民** 小凤她妈!你要明白，我是党员! **小凤妈** 知道。

**刘仲民** 我是公社书记 …… **小凤妈** 知道。

**刘仲民** 正在搞运动，正在抓走资派!

**小凤妈** 知道!我没问你这些，我只问你，老支书那儿，你去 还是不去?

**刘仲民** (低声)小凤她妈，你要考虑我的处境，弄不好，我要 跟上他背黑锅……

**小凤妈** 你! ……好哇!十几年的夫妻，我今天总算认识你 了!(转身进屋)

刘仲民 凤她妈!(追上，推门不开)你!(走到窗边)你开开 门，我跟你说嘛! …… (见门不开，踱回窗前)唉，咱 十几年夫妻，你心里想的啥，我明白。我承认，我对 不起老支书，我不应该这样怕事，可我为了啥? …… 你想想，我要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咱们家会咋样? 咱这一家要比二嫂子还穷，比韩大伯还惨!这些话， 还用我说?你心里也明白嘛 ……

〔小凤妈拿一套摺好的新衣出，欲下。 **刘仲民** (拦住)哎，哎!你干啥去?

**小凤妈** 给老支书送去!他有个好歹的，连换的衣服都没有。 他辛辛苦苦 一 辈子，我不忍心叫他这么走!(欲下)

**刘仲民** 等等!我跟你把话说完 … …

**小凤妈** 还说啥，我早就听腻了!又是你做官为人的三条原 则：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

**刘仲民** 关键是这第三条：不冒政治风险。这几年，风风雨 雨，运动不断，我能够安安稳稳地撑到今天，全靠这

一条。一句话，宁往左迈一步，不往右挪半分。家庭 副业，我不准搞；集体副业，我不提倡；集市贸易，我 不支持；有问题的人，我不沾边儿。不管你来啥运 动，揪啥走资派，也弄不到我头上。我是有文件的， 照办，有风险的，不干!

小凤妈 你不干可以，你有个铁饭碗，饿不着。可社员! …… 算了，你当你的官，我宁跟个老老实实的穷社员，也

不要你这个戴乌纱帽的怕死鬼! **刘仲民** 你 !

〔小凤边喊边跑上。

小 凤 妈!妈 — — !老支书他 … … (痛哭) 小凤妈 啊!(捧衣急下)

**刘仲民** 凤她妈! … … 好吧，总得表示 一 下。小凤， … … 小

凤!(边喊边掏口袋) 〔小凤不理，转身抽泣。

〔韩爷爷拄拐棍上。 **韩爷爷** 队长! … … 队长!

**刘仲民** 她没在。韩大伯，啥事?

**韩爷爷** (看刘仲民一眼，转身不理，走向小凤) ……小凤，把 钥匙交给你妈……告诉她，支书死了，集体完了 …… 我走了。

小 凤 爷爷!(抱住韩爷爷痛哭)

韩爷爷 ……凤啊，爷爷走了!孩子，你记住，每到咱们队杏 子黄了的时候，你在山上叫一声爷爷，我……不管死 在哪儿，也能听见……

小 凤 爷爷，你别走!老支书……你看，这还是老支书给你 捎来的盐!

韩爷爷 (一把抓过盐袋)支书!……你不管我这无依无靠的

人了!支书!你睁开眼再看看我呀! ……

〔韩爷爷边哭叫着边下，盐袋里的盐哗哗往下淌着。 小 凤 (怔过片刻，喊着追下)爷爷!五保爷爷!

〔小凤妈喊着上。

小凤妈 韩大伯! … … 大伯! … … 小凤!把你韩爷爷追回 来!(欲下)

刘仲民 (掏出钱，拦住)给!支书的后事……这不多，你给送 去……

小凤妈 哼!我要的不是你的钱，是你的心! 〔刘仲民愕然无语。

小凤妈 我问你!你到供销社去了吗? 刘仲民 当然去了!

小凤妈 联系了吗? 刘仲民 没、没人要!

小凤妈 真没人要?我给供销社打电话找你，人家说县城水 果商店货架子都空了!人民要买杏儿，人民要吃杏

儿。可是有人就是不让供销社收购! 刘仲民 当然不能收!

小凤妈 是谁在供销社做的指示?

刘仲民 ……我。县委有文件嘛，我赶到供销社，就为这事。 小凤妈 你是人吗?……社员们已经掉到苦海里了，你见死

不救，还要往他们心口戳上一刀! 刘仲民 胡说!我是为了革命!

小凤妈 你再说!

刘仲民 我……我为革命!

小凤妈 你糟蹋革命!人家为了革命，为了人民，蹲大狱，上

刑场，掉脑袋都不怕!你……你嘴上讲的为革命，为 人民，为这，为那，实际上，是为了保住你的党籍，你 的纱帽，你的饭碗!你心里哪有人民的死活?你心 里只有你自己!

〔刘仲民颓然坐下。

小凤妈 老支书临死前说了：赵家山，是红旗，队里的杏儿，要 卖!……老支书，我们一定踩着你的脚印儿走!

〔会计拿一杆鞭子和满囤上。

会 计 队长，走!卖杏儿去! **小凤妈** 走 !

〔会计猛甩一下鞭子，同满囤下。

〔小凤妈欲随下；又止步，回身痛苦地望着刘仲民。

**——幕落**

**并非误会**

方肇瑞 孙家骐



人 物

鲁 辛——区委书记，五十四岁。

路树基——老掏粪工人，五十二岁。 侯 风——区劳动科科长，四十岁。

黄 玉——电影院售票员，三十五岁，侯风之妻，近 视眼。

侯小兰---—中学毕业生，十六岁，侯风之女。

**时** **间：**一 九七七年盛夏。

**地** **点：**某市，侯风的家里。

〔布景：侯风的家里。 一座幽静而美丽的小院。舞台 的三分之二是侯风的会客室兼餐厅。室内有式样新 颖的茶几、沙发、圆桌、藤椅等家具。墙上挂着名人 字画。陈设美观大方，井然有序。 一侧有门通内室 及厨房。舞台的三分之一是院内一角。在葡萄架 下，有石桌、石凳、自来水龙头等物。

〔幕启：时值午后，天气炎热，金蝉长鸣，鹅声嘎嘎。

黄玉殴着拖鞋，头发蓬松，显然午睡刚醒。她提着两 瓶“绵绣川”白酒正向远去的客人挥手道别。鹅叫声 大作，她向鹅斥喝。

黄 玉 你嘎嘎什么?老张又不是生人! 〔鹅叫声嘎然而止。蝉鸣声渐强。

〔黄玉欲进屋，又转身朝客人的去向喊着。

**黄** **玉** 老张——,别忘了，那两张红票是今天晚上的内部参

*考片。*

〔内应：“放心吧，忘不了 ——- ”

〔黄玉嘴里哼着歌曲走进室内，把酒放在茶几上。

**黄** **玉** (向内室轻声地)侯风……老侯，都三点多了，该起来

了 ……

〔话音未落，侯风已推门而出，他打哈欠，伸懒腰。 **黄** **玉** 哟，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没等叫你就起来啦?

侯风不语，对着穿衣镜整理衣服。 〔黄玉忙着打洗脸水。

**黄** **玉** 要不是老张来，我还醒不了呢。你看，这是他刚刚送

来的“绵绣川”特酿，市面上根本见不到。 〔侯风象没听见似的，整理着发型。

黄 玉 (拿出电影票来数着)嗯，给水产门市部送五张；给煤 气站老李送三张；对，给布店小汪两张，(笑)上个月 多亏她给买到了五米多出口转内销的高级毛料；还 有……

侯 风 (不耐烦地)哎呀，别唠叨了好不好!管这么几张电 影票看把你烧的!(拿起电话听筒)喂，请接32号 ……噢，是李部长啊，我是老侯呀， ……孩子分配的

事，您就一百个放心吧，我一定做到让您大人、孩子 双满意。……哪里，哪里。李部长，您那小车我想今 天下午……好，好，就这样。(放下电话听筒)

黄 玉 又要小车干什么?

侯 风 你别管啦。今天下午你要好好备上一桌饭菜。 黄 玉 好。哎，又要请谁呀?

侯 风 请一位马上就要来上任的区委书记鲁辛。 黄 玉 鲁辛，你认识他?

侯 风 不认识。

**黄** **玉** 不认识，他还没上任，你就请他来吃饭，他能……

**侯** **风** (胸有成竹地)我都安排好啦。这就叫作先发制人 嘛。只要把领导的关系疏通好了，嘿嘿，什么情况都

 能开绿灯!

**黄** **玉** 对，老侯，他有没有要分配的孩子?或者……

**侯** **风** 这些你就不用操心啦。今天下午你的任务就是抓紧

时间准备好饭菜……(忽然想起)哎，咱小兰呢? **黄** **玉** 游泳去啦。

侯 风 (不高兴地)什么?你怎么又叫她去游泳!去年夏 天，要不是遇到了好心人把小兰救了上来，恐怕早就



〔忽然一阵车铃响。

黄 玉听，是不是鲁书记来啦?

〔侯小兰推着女式自行车上，自行车后架上夹着游泳 衣、帽。

**侯小兰** 爸爸，妈。

**侯** **风** 小兰，以后不准去游泳啦。

**侯小兰** (伸了伸舌头)爸爸，你放心吧，现在我已经能游二十

多米啦。要是去年我有这个水平，掉在水库里也不 至于淹着啊。

**黄** **玉** 看看把你能的。

**侯小兰** (深情地)当时多亏放鹅的那位老伯伯把我救了上来



黄 玉 是啊，要能找到他，咱们得好好地谢谢人家。

侯小兰 是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可当时我问他叫什 么名字，他就不告诉我，只是说：孩子，以后要想不挨 淹，非得学会游泳。所以我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 要学会游泳……(回忆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着他 ……将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黄 玉 对，把他请到咱家来，好好地招待招待。妈请他看几 场新电影；要是他有孩子要分配工作，叫你爸爸优先 照顾……

侯 风 行啦行啦，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侯小兰 (撒娇地扑向侯风)爸爸，对女儿的救命恩人表示感 谢，你不同意?

侯 风 (无可奈何地)同意，同意……

侯小兰 我的好爸爸!(端起脸盆到葡萄架下洗衣服)

侯 风 哎，鲁书记来了以后，再来人找我，你就赶紧出去应 付，一般人就说我不在家……还有，今天下午有个掏 大粪的工人，可能来找我，为他儿子分配的事儿，写

了好几封人民来信，点名告我…… 黄 玉 啊!点名告你?

侯 风 哼哼，怎么样?我这个区劳动科长不是还照样当着 吗?他还放出风来说，要是这次再不把他儿子分配 出去，就带着老婆、孩子到咱家来吃饭……

黄 玉 哟!走不上后门，急红眼啦。 侯 风 哼，拿大话吓人!

黄 玉 (担心地)他要真来闹腾怎么办?

侯 风 嗨，这不是“四人帮”搞打砸抢那时候啦，量他也不敢 来!

**黄** **玉** 对。来了也不要紧，有咱那几只鹅把着门，生人别想 溜进来。

〔门外传来汽车喇叭声。

**侯小兰** (端盆进屋)爸爸，车来了!

**侯** **风** 好，我亲自去请一趟，给我皮包。

**黄** **玉** (递过皮包)等等，她三姨、四舅还要两个名额。这是 名字。(递条)

**侯** **风** (接过纸条)咳，没完没了!(塞在衣袋里，下) 〔汽车鸣着喇叭，由近而远。

黄 玉 (掏出钱包)小兰，你赶快到水产门市部去买两条法 鲤鱼来。

**侯小兰** 门口早挂了牌子，上边写着“鲜鱼售完”。

**黄** **玉** 你到后边去找经理。

**侯小兰** 妈，我不认识他。

**黄** **玉** 来，我写个条子。(写条)嗯，再给他带上五张电影 票。(拿电影票)

**侯小兰** 妈，你可真行!

**黄** **玉** 行什么,你妈也不过是灶王爷吃酸枣 啃不上什 么大果木，小打小闹的呗。要想办大事儿，还得靠你 爸爸啊!(兴奋地)孩子，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爸爸已 经给你办好了留城手续。妈心上的这块石头总算落 了地啦。

侯小兰 妈，我姐姐、哥哥都留在本市工作，我不是应该下乡 吗?别为了我，叫爸爸犯错误。

黄 玉 嘿，傻丫头，你爸爸的脑瓜还能像你这么简单呀，保 证办得合情合理。(小声地)是你爸爸和别的区上换

着办的 …… **侯小兰** 干什么工作?

黄 玉 放心吧，孬不了!人家不是说嘛：学好数理化，不如 有个好爸爸。孩子，你有这么个好爸爸，算把你掉进 福窝里去啦。

**侯小兰** 妈，我早就作好上山下乡的思想准备啦。我 ……

**黄** **玉** 好啦，这事以后再说，快去买鱼，免得鲁书记一到，就

来不及啦。 **侯小兰** 妈 … …

**黄** **玉** 好啦好啦，好宝贝儿，快去…… (正推侯小兰下)

〔突然传来鹅叫声。 **侯小兰** 妈，来客人啦。

**黄** **玉** (向外张望，因近视看不清楚)什么打扮? **侯小兰** 穿着灰制服，看样子像个干部。

黄 玉 (惊喜地)哟，可能是鲁书记 …… (急步出屋，慌乱中 掉了 一只拖鞋，又连忙穿上，满脸堆笑地)来了，同 志，快里边坐……(转对鹅)行啦，行啦，别叫啦。(亲 热地向门外)看见您来啦，我这鹅也嘎嘎地表示欢 迎。快请屋里坐。

〔路树基身着崭新的灰色制服，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 囊的提包，上。

**路树基** (旁白)嗯，这次待遇升格啦 …… (对黄玉)侯科长在 家吗?

黄 玉 啊，您是……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贵姓啊? **路树基** 免贵姓路。

**黄** **玉** (喜出望外)啊，您是鲁书记! **路树基** (因音同，一惊)您怎么知道的?

**黄** **玉** 老侯早就给我说啦。哎，老侯坐着车接您去啦，您在 路上没碰见他?

**路树基** (旁白)怎么?前两次我来，他连大门都没开，院子都 没让我进，这次还坐着车去接我?……这可怪啦!

**黄** **玉** 小兰，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给你鲁伯伯倒茶。 (给小兰使眼神)

**侯小兰** (端茶)伯伯，您喝茶。我出去一趟。 **路树基** 好。

〔侯小兰推自行车下。黄玉急忙赶出屋。

**黄** **玉** 小兰，要是碰见你爸爸，叫他赶快回来。就说书记到 啦!

〔侯小兰在幕后应：“知道啦!”

路树基 (旁白)书记?我这个掏大粪的工人，今天哪点儿像 书记了?(明白黄玉误会了，笑)噢，怪不得一见面这 么热情，这可有好戏唱啦。

**黄** **玉** (进屋)鲁书记，您抽烟。(忙递烟，点烟)

**路树基** 我这有。(掏出烟卷点上) **黄** **玉** 鲁书记，您……

**路树基** 别叫书记，大伙都喊我老路。

**黄** **玉** 对，喊老路更亲热。老路同志，一见面就觉着您平易 近人，和蔼可亲，不愧是老干部!

**路树基** (旁白)越说越玄啦!(对黄王)我可不是老干部 …… 黄 玉 啧啧，快别谦虚啦，我看得出来……

〔突然鹅叫声大作，转而变成鹅扑打翅膀的声音。

黄 玉 噢，又来生人啦。您喝水，我看看去。(出屋门大惊)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为啥掐俺那鹅脖子?!

〔幕后鲁辛的声音：“我要是再不动手，它就朝我下嘴 了。哈哈哈 …… "

黄 玉 哎呀，你快松开，快，再不松开就给俺掐死啦! 〔幕后传来鹅的飞逃声，黄玉松了口气。

〔鲁辛上。他身穿一件旧工作服，肩上搭着一块毛 巾。他抽下毛巾，擦着汗。

鲁 辛 这是侯风同志的家吧? 黄 玉 你有什么事?

鲁 辛 我想找他谈谈。 黄 玉哪方面的问题? 鲁 辛 关于招工的事。

黄 玉 (旁白)很可能是那个掏大粪的!(冷笑)关于招工的 事，得按国家的规定办，不能走后门。

鲁 辛 说得对。不过我可是从你这前门进来的，我是想跟 他谈谈……

黄 玉 (不耐烦地)谈什么,还不就是家里有困难呀，孩子需 要留在身边呀，得给俺分个好工作呀……哼，粉碎 “四人帮”都这么长时间啦，还想弄这一套!告诉你 吧，公事公办，明天你到区劳动科找他，家里不办公! 今天他出去啦。

鲁 辛 (笑笑)他什么时候回来? 黄 玉 不知道。

鲁 辛 那我就在这儿等他吧。

路树基 (自语地)这老伙计“凉水沏茶——泡上啦”。

黄 玉 (没好气地)我给你说清楚，他下了班还可能接着开 会，开起会来可没个准时候，你要是不怕耽误工夫就 等吧。

鲁 辛 (坐到石凳上)嗯，这大六月天，能坐上个冷板凳，倒 也痛快!

黄 玉 (进屋)真没办法，有些人也太不自觉，现在都到了什 么时候啦，还想走后门!(端壶给路树基倒茶)

路树基 是啊，林彪和“四人帮”是完蛋啦，可是他们的流毒还 在一些人的头脑里起作用啊!你说是吧?

黄 玉 可不是呗，就凭这些人这思想水平还能实现“四化”? (递茶杯)来，路书记……噢，老路同志，天气热，多喝 点茶，这是老侯托人从福建弄来的一级茉莉花茶。 喝!

**路树基** 好，好。(喝茶)

〔此时，鲁辛在室外找了一只大瓷碗，在自来水龙头 处，接了一碗水，一饮而尽。然后他又拧开水龙头洗 起脸来。

〔与此同时，黄玉拧了个毛巾把，递给路树基。

黄 玉 天太热，擦擦脸，凉快凉快。老路同志，以后你们就 在一块工作啦，您又是领导，都不是外人，不管是公 事还是私事，只要用得着我们，您尽管吩咐，他在这 个区里年数长啦，人熟关系多，什么事都难不住咱



路树基 (弦外有音)好哇，我是少麻烦不了啊!

黄 玉 (又端出一盘瓜子和糖果)您在这吃点瓜子和糖果， 我简简单单的弄两个菜，一会儿老侯回来，您俩端两 盅，痛痛快快的……

路树基 哦，不，不，别麻烦了。

黄 玉 咳，都是现成的东西，没什么麻烦的。咱们第一次见

面，尝尝我的手艺。哈哈哈……(进内室)

**路树基** (旁白)她“拿着棒锤引线——当成针(真)啦”。 **路树基**

(同时端起碗)嗯，同是一家客，待遇却两样……(摇

**鲁** **辛**

摇头)咳，再喝一碗。(两人同时喝水)

〔两人放下碗，同时踱至屋门口，相互望了一眼。 **路树基** (有些同情地)老伙计，你喝碗茶吧?

鲁 辛 不用啦，还是这个痛快!(将大碗一晃) **路树基** 看样子你是第一趟来吧?

**鲁** **辛** 这么说你们是老熟人喽?

**路树基** 不，不，是钉子碰多了，逼得我摸出一点进见的门道 来。

鲁 辛 嗯，符合辩证法，这叫实践出真知。 **路树基** 你是为了招工的事吧?

鲁 辛 大概你也是为了这事而来?

**路树基** (上下打量鲁辛)你是个老工人? 鲁 辛 我看，你也不会例外。

路树基 不，我是干部。(故做干部模样) 鲁 辛 (笑)这，你瞒不过我的眼睛。

路树基 (笑)算你有眼力。不过，你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 鲁 辛 莫非你带来了“进山礼”?

**路树基** 难道你还不知道如今兴“联络图”?

鲁 辛 噢?……今天我倒要开开眼界，看你的啦。

**路树基** (跨出门去，握住了鲁辛的手)嗯，一握你这手，我心 里就更踏实了。(自我介绍地)你别看我这身衣裳挺

板正，不瞒你说，我是个掏大粪的工人!

鲁 辛 ( 激动地)好，你对清除社会上的垃圾粪便，保证人民 的身心健康是有功的呀!(用力地握住了路树基的 双手)

路树基 共产党，毛主席，从苦海里把我们救了出来；今天，以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又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觉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我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光荣!

**鲁** **辛** (激动万分)老伙计，说得对!

**路树基** 可是，有的人就看不起我们。(愤怒地指指室内)他， 就是一个!为孩子分配工作的事儿，我到这里来跑 了两趟啦，他连大门都没让我进，还不如你呢，(指石 凳)好赖有个冷板凳坐。

**鲁** **辛** 这么说，你前两次来，也和我一样，是空着手来的。

**路树基** 谁说不是。后来我才打听到，这位侯科长对人有四 种待遇：赤手空拳又无关系的，坐冷板凳、喝凉水；人 托人，脸托脸，多少能勾拉上点关系的，或是多少带 点礼物的，可给你写个条子记上个名字，塞到他下边 口袋里，这就算有了一线希望；礼大，又有熟人、亲戚 直接介绍，他就把名字记在蓝皮本子上，装在他上边 口袋里，这就大有希望；那些有权有势的，或是关系 密切的，他就把名字记在一个小红本本上，塞在贴身 的衬衣口袋里，这种，连问也不用问，分配得又快又 好，就光在家等着接通知上班啦。

**鲁** **辛** 这名堂还真不少。(风趣地)那你今天想奔哪种待 遇?

**路树基** (笑)就凭我这点“礼物”,弄好了能写个条儿塞到下

边口袋里。不过我现在正演着戏，待遇可能高一点。

鲁 辛 演戏?扮的什么角色? 路树基 阴错阳差当了书记啦。

鲁 辛 哟，你冒充领导可不合适啊! 路树基 不，是她硬给封的。

鲁 辛 噢，竟有这事儿?

**路树基** 对。听她说话的意思，区上才来了个书记也姓路，今 天这位侯科长要请他来端两盅。我刚才一报姓，这 位婆娘就把我当成路书记啦。

**鲁** **辛** 其实你是路树基同志，道路的“路”。 **路树基** 树木的“树”。

鲁，辛 基础的“基”。

**路树基** (惊奇地)对。老伙计，你怎么知道?

**鲁** **辛** 听说过你的事迹。那天在第四清洁队的光荣榜上， 还看见过你的照片呢。

路树基 哎，现在我这个假书记已经上场，就等那个真书记登 台赴宴啦。(气愤地)哼，刚刚上任就拉拉扯扯、吃吃 喝喝地捣咕这些玩艺儿，这样的干部，能带领咱们进 行新长征、搞“四化”?

鲁 辛 老路同志，咱们还是要相信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嘛。

路树基 对。可我就是不相信这位侯科长和来赴宴的路书 记!老同志，你放心，孬好黑白我还能分得清，我决 不是为了追求私利到这儿来无理取闹!

〔黄玉听到院里高声谈话，急忙从内室走出。

鲁 辛 老路同志，我是说……

黄 玉 (不服，自语)……你是说给你孩子安排个好工作。 自私自利!

**路树基** 你别说啦，你的意思我全明白……

黄 玉 (埋怨地自语)这个路书记，不在屋里吃水果，嗑瓜 子，跑到院里跟他啰啰个啥!(忙喊)老路同志!(向 路树基招手)

路树基 (点了点头，又低声地对鲁辛)你要有兴趣，就坐着冷 板凳，喝着凉水看这场好戏吧。

鲁 辛 看来，你这场戏一演开了，弄不好连我也得牵进去。

**路树基** 你要怕事，那就走开。反正今天这场戏我是演定啦。 (进屋)

黄 玉 (急忙倒茶)您做思想工作可真会见缝插针。不过， 对待这些私心重、闹个人主义的人，您就是磨破嘴皮 也没用。

〔幕后传来汽车喇叭声。

黄 玉 (喜)听，准是老侯回来了，我看看去。您坐，您坐。

(奔向大门口)

鲁辛(自语)这位侯科长一回来，这戏可该热闹啦。(背过 身，点上一袋烟)

路树基 (自语)这位真路书记一到，我这假路书记就得换换 角色啦。

〔侯风、黄玉急走进院。

侯 风 (见鲁卒，低声地向黄玉)这是谁?

黄 玉 (不悦地，低声)可能就是写信告你的那个掏大粪的。 侯 风 (冷冷地对鲁辛)你找我有什么事?

鲁 辛 关于招工名额的事。

侯 风 有关招工的问题，明天你到机关上找我，在家里一概 不办公事。

鲁 辛 那就算是私事吧，等着你有了工夫再细说 … …

侯 风 (气愤地)你! … …

黄 玉 (推着侯风)算啦，算啦，他愿意等就叫他在这等去。 〔侯风朝鲁辛点点头，进屋。黄玉白了鲁辛 一眼， “砰”地带上了门。鲁辛不以为然地笑笑，然后戴上 眼镜，坐下看起报来。

黄 玉 (抢先地)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的路书记， ……噢，对，咱们的老路同志。

侯 风 (亲热地握住路树基的手)刚才我亲自到家去接您， 听说您早来了。

**路树基** (一语双关地)看看，又弄到两岔里啦!

**侯** **风** 是啊，我这就急忙地往回赶。您等了老半天了吧?

**路树基** 时间不长……(从提包里拿出一条“大前门”牌香烟) 侯科长，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侯** **风** (受宠若惊)哎呀，鲁书记您……您的心意我收下啦， 可这礼品……

**路树基** 咳，这算不上什么礼品，只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你要 是不收，那就见外啦。

**侯** **风** 您要是这么说……那我也就不客气啦!(接过) **路树基** 好，我就喜欢痛快!

**侯** **风** 您坐，抽烟……(递烟)

**黄** **玉** 您喝茶……(端茶。进内室)

**侯** **风** (也点上一支烟吸着)今后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工 作上，都得请您多加帮助啊。

**路树基** 是啊，我这个人说话也不会客气，今天我就是为这 — - 才来的啊。

**侯** **风** (喜)那——太好啦!说句实话，我还真担心您来不 了 呢 。

**路树基** 咳，你对我这样，我要是不来，怎么能对得起你呢，哈 哈哈 … …

侯 风 好哇，好哇!(看看表)老黄!饭菜准备好了吗? 〔黄玉内应，端两盘凉菜走出。

黄 玉 就等小兰去买的活鲤鱼啦。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担心地)难道大老李没在那儿 …… (放下凉菜)我看 看去。(欲走。传来自行车铃声)回来啦，回来啦!

〔侯小兰推自行车上，车把上挂着两条活鲤鱼。她放 下车子，提鱼进屋。

**鲁** **辛** (暗笑。旁白)还真够排场的。

**侯小兰** 妈，(示鱼)你看!那条子可真灵：李经理一见，二话 没说，就从后院池子里捞了这两条最大的。(不好意 思地)可那些顾客看见了，都吵吵着找经理提意见



**黄** **玉** 哼，那是捞不着走后门，急红了眼啦!大老李怎么说 的 ?

**侯小兰** 李经理说，(学李经理的腔调)“同志们，大家不要误 会，这是招待归国华侨的!”

**路树基** (旁白)好家伙，我又成了归国华侨啦。

**黄** **玉** (骄傲地)瞧，俺闺女学得还真像大老李!

**侯小兰** (难为情地)妈，这走后门的事，以后我再不去啦。

**黄** **玉** 傻丫头，咱一不偷，二不抢，凭钱买鱼，名正言顺，这 有什么难为情的?

侯 风 行啦行啦，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快抓紧时间做鱼去 吧。鲁书记最爱吃糖醋鱼，今天就看你的手艺啦。

黄 玉 一会儿就好!小兰你再去买点姜来。(提鲤鱼下) 〔侯小兰推自行车下。

**路树基** (旁白)好家伙，这新书记还没来上任，连爱吃什么, 他(指侯风)都摸透啦。

**侯** **风** 鲁书记，关于您二孩子的工作安排，您和孩子还有什 么意见吗?

**路树基** 安排到哪个单位啦?

**侯** **风** (意外地)嗯?我不是叫人把通知给您送家去了吗? **路树基** 我没见呀!

**侯** **风** 啊，误会!这是怎么搞的!(忙拉开皮包，拿出介绍 信存根查了一下)您看，在这儿：“鲁春芳”分配到“展 销门市部”啦。这工作是又干净又轻快，工资还高， 最适合姑娘- 这是好多人都抢的热门儿。

**路树基** 工作挺好，这个门儿-  也挺热，可没有通知单也是 白 搭 。

**侯** **风** 那没关系，我再给您补一张。

**路树基** 别人的你给我补十张也不好使唤。

**侯** **风** (奇怪地)怎么?别人的?“鲁春芳”不是您的二女儿 吗?

**路树基** (笑)我的老二是大小子。

**侯** **风** (抱歉地)哎哟误会!这是怎么搞的，弄错了 ……那 ……您哪个孩子还没安排工作?

**路树基** 我的二小子，去年高中毕业，在家等了一年啦。

**侯** **风** (埋怨地)您原来那个区管分配的人太不象话了!怎 么能叫孩子在家等一年呢?真是岂有此理!现在马

上分配!(拿出钢笔，铺开介绍信)老二叫什么名字? **路树基** 路钢。道路的“路”,钢铁的“钢”。

**侯** **风** 呵，鲁——路——钢。 **路树基** 不，姓路，名钢。

侯 风 (一惊)啊?您不是姓山东简称的那个“鲁”吗?

路树基 不，俺家从老辈里就姓道路的“路”,从来也没改过 姓 。

侯 风 啊，您不是鱼字下边一个日的那个“鲁”?听说文化 大革命前在市机械局当党委书记。

路树基 越说越玄了，我从来没当过那么大的干部，现在才是 个小小的班长。

侯 风 (不信地)什么?(大笑)哈哈哈……我的好书记，您 是新的领导班子的班长!您可真会开玩笑哇 ……

路树基 我可不是什么书记，我叫路——树——基! 侯 风 什么?

路树基 道路的“路”,树木的“树”,基础的“基”,路树基! 侯 风 你……清洁队那个掏粪工?

路树基 (气愤地)为了孩子分配的事，我到这儿几趟啦，你连 大门都没让我进!

侯 风 (惊愕)啊?! …… (呆若木鸡)黄玉! 〔黄玉内应：“来啦——!”端鱼上。

黄 玉 鲁书记，先尝尝我这业余厨师的烹调手艺!

侯 风 错啦! 黄 玉 没错!

侯 风 错——啦——!

黄 玉 没错没错!你不是说鲁书记最爱吃糖醋鲤鱼吗? 侯 风 我不是说糖醋鲤鱼，我是说 … …

黄 玉 清清楚楚，你刚才说的就是糖醋鲤鱼，怎么又…… 侯 风 误会啦!

黄 玉 什么误会?

侯 风 咳!(向黄玉耳侧小声地)他不是鲁书记!是写信告

我的那个掏大粪的!

**黄** **玉** **啊?!(盘子落地)**

〔侯风、黄玉不知所措。顷刻，侯风、黄玉进内室。

〔室外，鲁辛站了起来，见身旁一棵小树歪斜，他动手 扶正，又用脚培土。

〔侯小兰唱着歌推自行车上。

〔鲁辛闻声抬头，与侯小兰打了个照面。 **侯小兰** (意外地)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鲁** **辛** (不在意地)是吗?我可是第一次到你家来。 **侯小兰** 您去过桃花岭?

**鲁** **辛** 我在那里放过鹅。

**侯小兰** (迫不及待)您从水库里救过一个学生吗?

**鲁** **辛** (一怔，仔细端详)噢，是你!一年没见长这么高啦! **侯小兰** (激动地扑向鲁辛)老伯伯，我平时做梦都常常梦见

您。想去看您，可是不知道您的住址和姓名。真没

想到，今天您来到我家里啦! **鲁** **辛** (笑)哈哈，无巧不成书嘛!

**侯小兰** 我爸爸、妈妈常说，一定要好好地谢谢您的救命之 恩!

鲁 辛 嗨，能为别人尽点义务，做点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 快乐和幸福。

**侯小兰** 不，一定要谢!我这就告诉爸爸、妈妈去!

鲁 辛 不慌，你爸爸很忙，我已经在这儿等了老半天啦。这 不，到现在还没挨上号哩。

**侯小兰** 爸爸、妈妈要知道是您来了，早就热情接待您啦。我 这就去告诉!

鲁 辛 等他忙完了再说也不晚。

**侯小兰** 对，也好。待会我突然宣布这个喜讯，爸爸一定会说 (学侯风)“误会，纯系误会”!您喝茶吧?我去端!

**鲁** **辛** 不用啦。(指指水龙头)喏，我已经喝饱啦。 **侯小兰** 应该请您屋里坐。

**鲁** **辛** 屋里闷得慌，还是这里凉快。

**侯小兰** (思考。小声地)伯伯，您家里有几个孩子? **鲁** **辛** 两个。

**侯小兰** 都工作了吗?

**鲁** **辛** 老大工作了，老二今年高中毕业。

**侯小兰** (忽然领悟地)噢，您是为了招工的事来找我爸爸的 吧?

**鲁** **辛** 对呀!

**侯小兰** 那好办，只要我一说，保险没问题!(看了看室内，神 秘地与鲁辛低语)

〔室内。侯风、黄玉自内室出。

**侯** **风** (亲热地)老路同志，刚才……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误 会，使咱们之间加深了了解……现在也不是外人啦，

你就直说吧，想给孩子要个什么工作? 〔黄玉收拾起酒菜。

**路树基** 听从国家分配，看他够个什么料就叫干什么。 **侯** **风** (为难地)第一批名额已经分配完了 ……

〔 室 外 。

**侯小兰** 爸爸还留下了两个最好的单位，没有分人。 〔 室 内 。

**侯** **风** (从上边口袋里掏出蓝皮本子)这样吧，我把你孩子 的名字记上，下一批名额一到首先把他分下去。

〔 室 外 。

**侯小兰**

**鲁** **辛** **路树基** **侯** **风** **侯小兰** **鲁** **辛** **路树基** **侯** **风** **侯小兰** **鲁** **辛** **路树基**

**侯** **风**

**侯小兰** **鲁** **辛**

**路树基** **侯** **风**

**侯小兰** **鲁** **辛**

**路树基**

**侯** **风** **侯小兰** **鲁** **辛** **路树基**

我叫爸爸把您孩子的名字写到他那个小红本本上， 马上就可以拿到分配工作的通知。

〔室内、室外同时进行。

(各有所感地)咳! … … 叹什么气呀?

(各有所感地)哈哈哈…… 怎么又笑了?

(深沉地)这么说，“关系”这块敲门砖，劲头真不小哇



俗话说

:“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爸爸说

哈哈哈…… 又笑什么?

(感慨地)我在想，这手中的权力，可真是个无价之宝

啊!

你的意思 …… (同时地)

您是说 …… 你说，这种做法合理吗?

**侯** **风**

这 … …

**侯** **小** **兰**

**黄** **玉** (解围地)老侯， ……我看，老路同志也不是外人啦， 你就不能再挤一个名额?

侯 风 咳!难啊。 … … (点上烟) 〔室内沉默。

〔室外鲁辛感慨万分，抚摸着小树。

鲁 辛(深情地)孩子，你听过毛主席送子上前线的故事吗?

|  |  |
| --- | --- |
| 侯小兰 | (点头)听过。 |
| 鲁 辛 | 看过周总理教侄女务农的报道吗? |
| 侯小兰 | (点头)看过。 |
| **鲁** **辛** | 你知道华主席送女儿上山下乡的故事吗? |
| **侯小兰** | (点头)知道。 |
| **鲁** **辛** | 嗯。(念)  “第一想到不忘本， 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想到党培养，  无党岂能有所作?” |
| **侯小兰** | (接念)  “第三想到衣食住， 若无人民岂能活?” |
| 鲁 辛 | (合念) |
| 侯小兰 |  |
|  | “第四想到虽有功， 岂无过失应惭怍。” |
| **侯小兰** | 这是陈老总的诗：《手莫伸》。 |
| 鲁 辛 | 对!从这首诗你想到了什么呢? |

**侯小兰**

鲁 辛

**侯小兰**

**鲁** **辛** **侯小兰** **鲁** **辛**

**黄** **玉**

侯 风

**路树基** **侯** **风**

鲁 辛

**侯小兰**

侯 风 黄 玉

(思考，领悟地)您是说我们应该像无产阶级革命家 们那样，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对吧?

对。

我也觉着应该这样做!实际上，现在有好多事情大 家也明明知道那样做不对，可还是那样做了，而且



而且还觉着自己挺有办法，做了心安理得。 对，爸爸说，这是人之常情嘛!

(感叹地)一个多么可怕的人之常情啊! 〔 室 内 。

(向侯风低声地)你赶快挤个名额，把他打发走算了， 等鲁书记一来就更麻烦啦。

(下决心地)老路同志，既然咱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发 展到了这一步，彼此也就不见外啦，前边的误会都一 笔勾销!说实在的，干这个差事有这个差事的苦衷， 我也有我的难处啊!好吧，我就给你挤个名额。

为我挤掉了别人，这……

这你就别客气啦，谁叫咱们有这么一种特殊关系呢? 这是人之常情嘛!哈哈哈 …… (拔笔欲写通知单)

〔 室 外 。

(沉重地)啊，最令人担心的是你们-——年青的一代， 也欣赏这个“人之常情”!

伯伯，常不常情的，咱们一会儿再讨论。(喊)爸爸、 妈妈!你们知道他是谁呀?

〔侯风、黄玉闻声急出屋。 (同时地)是谁?

**侯小兰** **侯** **风** **黄** **玉**

侯 风

**路树基**

黄 玉

他，就是我的那位救命恩人! (惊愕地)啊?!

啊，误会!纯系误会!(责备地)老黄，你今天是怎么 搞的?该请进屋里坐的，你却让人家待在院子里!

(旁白)不该请进屋里的冤家对头，倒让进屋里当贵 客啦!

咳，我真昏了头啦!他大伯，这完完全全是误会，您 可千千万万别见怪呀!您这是刚从乡下来?

鲁 辛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就回来了，到现在快一年啦。 黄 玉 快请屋里坐。

〔侯风、鲁辛、黄玉、侯小兰进屋。

**路树基** (风趣地)快请坐，看来都没外人啊!哈哈哈 …… **侯** **风** 关键时刻，你救了孩子一命，全家不胜感激。

**鲁** **辛** 小事儿一件，不必放在心上。 **黄** **玉** (非常热情地)快请喝水。

**鲁** **辛** 刚才在院子里，我已经喝饱了。

**黄** **玉** (难为情地)都怪我……真对不起。请吸烟。(递烟) 鲁 辛 (举举烟斗)我习惯这个。

侯 风 (十分亲热地)家里几口人呀?

鲁 辛 老伴，两个孩子，还有我，整整四口。 **侯小兰** (欲说又止，走至院中)爸爸!

侯 风 (出屋)什么事?

〔黄玉也随着出屋。

**侯小兰** 爸爸，他的二孩子今年毕业，和我一样。我看他也是 专为这事来的，你就别等他开口啦。

侯 风 噢……这，(佯作为难的样子)这批不好办啦……这

样吧，我把他的名字记上。(掏出上边口袋中的蓝皮 本子，欲写)

**侯小兰** (撒娇地)嗯，要写红本。

**侯** **风** (装起蓝本子，又从衬衣口袋里掏出小红本)好，记到 小红本本上，下批第一个就分他。

**侯小兰** (继续撒娇地)嗯?爸爸，想想办法嘛 …… **黄** **玉** 老侯，这个面子你得给呀!

〔室内。

**路** **树** **基** 看来，你这回是汇痒痒不挪窝- 挠着地方啦。 〔室外。

侯 风 好吧，也给他个名额。算他俩有运气，这是攥在我手 里的最后两个啦。

黄 玉那小兰她姨和她舅要的名额还有没有? 侯 风 那就让他们等下一批吧!

侯小兰 (更加撒娇地)对，让他们往后排排!你真是我的好

爸爸……(急跑进屋) 〔侯风、黄玉也进屋里。

**侯小兰** (兴奋地)伯伯 ……

**黄** **玉** (制止地)小兰，大人的事情孩子家少插嘴，让爸爸给 伯伯说。

侯 风 (向鲁辛)刚才我听小兰说了，说实在的，这事确有些 为难，可我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的。现在就剩 下最后的两个机动名额啦，你们两位要是再晚来一 步，我也就没有办法喽。(提笔欲写)小孩叫什么名 字 ?

〔突然传来三轮摩托车刹车声。 〔喊声：“侯科长在家吗?”

〔鹅叫声。

**侯** **风** 小兰，看看是不是鲁书记来了?

〔侯小兰应声出屋，下。

**侯** **风** 老黄，你去看看，一般的人就说我不在家。(低声对

黄玉)要特别注意，问问是不是鲁书记。 黄 玉 我知道……(出屋急下)

〔侯风放下笔，侧耳倾听。

〔幕后传来黄玉和来人的对话声：黄玉：“啊，老张。” 来人：“侯科长在家吗?”黄玉：“在。(喊)老侯，来一 下。"

〔室内。

**侯** **风** 你们二位稍等一下。

〔侯风出屋，正碰上黄玉和侯小兰抬 一 方(冰砣)鲜带 鱼上 。

〔鲁辛与路树基站在门里观望。 **黄** **玉** (小声地)冷藏库的老张找你。

〔侯风急下。

**侯** **小** **兰** 妈，快看，还有几个大王八呢。

黄 玉 哎哟，对，你爸爸这几天太劳累啦，让他保养保养身 体……

〔黄玉、侯小兰抬鱼下。

〔幕后传来侯风与来人的对话声：侯风：“老张，到屋 里喝碗水!”来人：“不进去啦，主任托我捎来一封 信。”侯风：“好…… ”

〔侯风持信急匆匆地复上。

〔顷刻，三轮摩托车发动声，鸣喇叭，离去声。 〔鹅叫声纷乱。

〔黄玉与侯小兰上。黄玉端着一盆鹅食。 **黄** **玉** 小兰，你去喂喂鹅。

〔小兰接过鹅食盆下。

侯 风 (拆开信，内装一块手表)你看—

黄 玉 (惊喜地)啊!大罗马 …… (爱不释手)怎么办?

侯 风 (搔头皮)他们(指屋内)两人中，要去掉一个名额。 黄 玉 (点头)嗯 ……

〔 室 内 。

**路树基** (风趣地)看来，我这一条“烟”,不如刚才送来的这 鱼、表、王八分量重啊。

鲁 辛 侯科长会权衡轻重，择优录取，哈哈哈…… 〔 室 外 。

黄 玉 把烟让他带回去。 侯 风 我也是这个意思。

黄 玉 (为难地)可怎么给他说呢?

侯 风 (胸有成竹地)我自有办法。(进屋) **路树基** 侯科长，你可真忙啊!

侯 风 (为难的样子)咳，朋友太多，实在难于应付。不瞒你 们二位说，兄弟这个差事，大伙都认为是个美差，其 实是个作难、得罪人的差事。答应你，你就高兴；不 答应他，他就生气。(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纸条 子)看，这都是些亲戚、朋友、老同学、老同事送来让 照顾的……(摇了摇头又装回口袋)实在是没办法安 排，太多了。还有……

路树基 还有你那个蓝皮本子上写的。

鲁 辛 还有你那小红本本上记的，是够多的……

侯 风 是呀，是呀……是真叫人为难啊!(搓手踱步)

**路树基** 我看，你也别作这么大的难，有什么变化你就直截了 当地说算啦……

侯 风 不不不，千万别误会。对于你们二位的问题，我是要 尽上最大的努力……(拿出介绍信本子翻了翻，故作 惊讶地)哎呀，怎么搞的?我真昏头啦，刚才我记错 了，这不是只有一个名额了嘛。(抱歉地)咳，真对不 起，看，先给谁合适?其实，等不了多长时间，第二批 名额就下来啦，您看……

**鲁** **辛** (笑) … …

**路树基** (生气地)你说呢?

**侯** **风** 其实我都想尽力而为，一位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一 位是小兰的救命恩人，说起来都不是外人，只是…… 〔幕后传来自行车铃声、鹅叫声。

**黄** **玉** 又有人来啦。是不是鲁书记?(出屋观看)

〔幕后传来来人的声音：“这是给你爸爸的信。”侯小 兰的声音：“好，你到屋里坐会儿吧。”来人的声音：

“不啦，我还有事儿。” 〔自行车铃声由近而远。

[侯小兰手中拿着一封信，急上。 **侯小兰** 爸爸!(见黄玉)妈，我爸爸的信。 **黄** **玉** 谁来的?

**侯小兰** 市里的。(欲进屋)

**黄** **玉** (急忙喊住)小兰!(以眼神制止她进屋)老侯! **侯** **风** 好，请你们二位再等一会儿。(急出屋)

**侯小兰** 市里来的信。

**侯** **风** (急忙拆看)啊? … … 真是越渴越给盐吃 … … 咳! (拧开自来水龙头，洗了把脸)

黄 玉 什么事儿?

侯 风 还能有什么事儿?李部长再要两个名额。 黄 玉 啊?这可怎么办?

侯 风 (下决心地)把冷藏库的那个名额追回来! 黄 玉 那……(指表)这块大罗马怎么办?

侯 风 连鱼一块儿给他送回去。 黄 玉 这……(有些舍不得)

侯 风 这什么,送回去也缺不着你的表戴，少不了你的鱼 吃。

黄 玉 追回这个名额来也不够啊。

侯 风 那就得把这个(指指室内)也扣回来。

侯小兰 (急)爸爸，我能活到现在，可多亏了这位伯伯，他那 个名额你可一定得给他啊!

侯 风 (急)孩子，我能有现在这个情况，还不是多亏了李部

长帮忙!他要的两个名额，一个也不能少! 侯小兰 没有伯伯早就没有我啦!

侯 风 没有李部长早就没有你爸爸啦!没有你爸爸，有你

又有什么用?

侯小兰 爸爸你……(哭)

黄 玉 老侯，就不能再想想别的法子?

侯 风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就这么定啦!(欲进

*屋)*

侯小兰 (用力拉住侯风)爸爸!

侯 风 (嗔怒地)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松开手!(用力挣 脱。进屋)

侯小兰 (扑向黄玉)妈- ! (哭) 〔 室 内 。

**侯** **风** (对鲁辛)真抱歉；这次实在无能为力了，现在一个名 额也没有啦。

〔鲁辛、路树基相对而笑。

**侯小兰** (冲进屋内)爸爸，你说话到底算数不算数啊?

**侯** **风** (气)你 … … 你胡说些什么?大人的事你少插嘴!

(狠狠地瞪了侯小兰一眼) **黄** **玉** (追进屋内，制止地)小兰!

**侯** **风** (对鲁辛、路树基)我可以交个底，是李部长又来要两 个名额。

**路树基** (指指鲁辛)那我们两个的名额就都吹灯啦!

**侯** **风** 领导上既然张了口，叫我这个做具体工作的又有什 么办法呢?我想你们是会谅解我的 ……

鲁 辛 哼，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对下级的考查，不是按党的 干部政策，培养接班人的条件，看他们的德才和为 “四化”作的贡献大小，而是看他是否听话，能不能为 自己办事儿!

侯 风 是啊，虽然都不公开说，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情……

鲁 辛因此也给 一 些人养成了 一种很坏的习惯：谁是第 一 把手呀?顶头上司什么脾气，有什么爱好呀?他们 根本就不考虑如何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而是专 心于献媚自己的上司；善于看着上司的眼色行事，而 把人民的利益、党的原则、国家的法纪置于不顾! (挑战地)据说有个区委书记还没到任，有的干部就

连他爱吃糖醋鱼都打听到了…… 侯 风 (气愤地)你这是什么意思?

鲁 辛 我的意思很清楚：这些年来，万恶的林彪、“四人帮”, 搞乱了我们的思想，破坏了我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四人帮”打倒了，但是不等于问题都解决了。这正 如打死了苍蝇，而细菌还继续存在一样，这些毒菌还 远远没有肃清，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起着作用!

**侯小兰** (激动地)伯伯说得对，我爸爸就是一个很突出的典 型 !

**侯** **风** 你 …… (恼羞成怒，朝小兰打了一巴掌)我叫你胡说!

…… (又欲打)

**路树基**

(同时高喊)住手!

**鲁** **辛**

**侯小兰** 妈!—— (大喊着扑向黄玉) **黄** **玉** (急)老侯，你这是干什么?

**路树基** 朝孩子耍的啥威风?

**侯** **风** 这是我家的事情，别人管不着!(拿起路树基送来的 “香烟”)你不要拿这些玩艺来拉拢、腐蚀干部，请拿 回去吧。(塞到路树基手里)

**路树基** 这是我特意送给你的， 一定要收下!(扯破外面的 纸，抽出一张大纸，上面有讽刺诗与画)

鲁 辛 (展开)诗配画。(念) “侯科长，手挺长， 假公济私敲竹杠。 拿着原则作交易， 巴结上司办法强， 恶劣作风如不改，

总有一天要算账。” 写得好!画得也好!

侯 风 哼，不要因为自己目的达不到，就跑这里来，装腔作 势，血口喷人!

路树基 (大笑)哈哈哈……(转而严肃地)侯科长，你知道不? 我老伴常年有病，已经享受劳保待遇；大孩子前两年 上山下乡啦；去年，老二高中毕了业，经领导上批准， 叫他留城安排工作。可是，孩子在家整整等了一年，

到现在也没有分出去…… 鲁 辛 (关心地)那是为什么?

路树基 为啥?(激动地)俺孩子说：“爸爸，咱谁也不怨，就怨 你是个掏大粪的!姓侯的拉关系走后门用不着你。” 哼!(指侯风)我要是照你这个觉悟，早就告诉同志

们不来给你掏茅房，叫你姓侯的臭了窝子啦! 侯 风 (气急地)你……你竟敢攻击、诬蔑国家干部!

鲁辛(大笑)哈哈哈……好大的帽子啊!作为一个国家干 部，破坏党的政策，大搞不正之风，使党的政策不能 落实兑现，又该怎么说?据了解，在这个区里，像路 树基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群众怨声载道，造成恶劣 影响。我看应该建议组织让你立即停职检查!

侯 风 (反问)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 鲁 辛 党和人民!

侯 风 你……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鲁 辛 来给你退通知书!

侯 风 (意外)什么?

鲁 辛 (从口袋里掏出通知书)你对我的情况了解得还很不 全面，我的二孩子鲁春芳，响应党的号召，已经报名 上山下乡啦。你托人送去的这张通知书退给你吧!

(放到桌上) 〔 众 惊 愕 。

侯 风 啊?你……您就是区委刚调来的鲁辛书记?

鲁 辛 我还没上任，你就逼着我登场啦!

侯小兰 (激动地)鲁书记!(流着眼泪扑到鲁辛怀里)

鲁 辛 (深情地抚摸着侯小兰的头)孩子。大伙都喊我老鲁 …… (拿出烟斗)

**路树基** (发自肺腑地)老鲁同志! **侯** **风** ……误会，纯系误会…… 鲁 辛 不，并非误会!

**侯** **风** (挥动李部长的信，声嘶力竭地)哼哼，你们认为我就 这样完了吗?

**鲁** **辛** (点上烟斗，摇灭了火柴)是啊，这场戏并没有结束

〔 音乐骤起 。

**——幕急落**

**屋外有热流**

马中骏 贾鸿源 瞿新华



人 物

赵长康——黑龙江农场农业研究所勤杂工。

弟 弟——赵长康的弟弟。 妹妹 — - 赵长康的妹妹。

**时** **间：**当 代 。 **地** **点：**当地。

〔这是一个情节简单的哲理剧。剧情发生在一个孤 儿家庭里。兄妹得到了大哥可能要病退回城市的消 息，各怀心计，暗伤脑筋。

〔场景：舞台一分为二，用几何图形的景物构成；一堵 无形的墙将弟弟、妹妹的寝室隔开。其余根据导演 的理解，自由发挥。

〔幕启：下雪。风声起。兄妹俩各得其所，正在自行 其 乐 。

弟 弟 (从埋头疾书中跳起来)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很

远吗?(冷得打喷嚏)阿嚏!唉，我的春天，你快来 吧!阿嚏，阿嚏!阿嚏 ……

**妹** **妹** (打牌算命)明年回来?今年回来?明年——(甩下 一张牌)今年!呸!倒霉!(打开收录两用机)

〔广播声：“据新华社报道，本月四日，暴风雪过后，离 农业研究所 …… "

〔妹妹调台，随着音乐声踏拍起舞。

弟 弟 (不耐烦，敲桌)喂喂!我的业余华侨小姐，你安静一 点好吗?大哥快回来了，我还得准备欢迎词呢!

妹 妹 哈罗!我的后补作家先生，你准备欢迎词，我在练迎 宾舞呢!

弟 弟 话说在头里，大哥半个月没来消息，说回来又没回 来，八成是搞病退。要是他病退回家了，这生活费



妹 妹 我三块，你七块，大哥一直很节约，加起来十块，够多

了 。

**弟** **弟** 不行!我饭量大，开销多，每月买书就好几块，我出

三块。

妹 妹 我是集体，你是国营，集体不靠国营，你说靠谁?七 块!

弟 弟 算我倒霉，四块!

妹 妹 至少六块! 弟 弟 最多四块五!

妹 妹 六块，六块，六块!你还算当代青年， 一分钱看得比 圆台面还大。

弟 弟 (一时无言以对)哎哎，你听(作弹琴状) ……这叫对 牛弹琴。(欲走)

妹 妹 你说给墙听吧!等等，听说你们厂新试制了一种高 级人参珍珠霜，老太婆擦了能变小姑娘，如果你能每 天带点回来，给我试用试用……

弟 弟 对不起，鄙人最痛恨的就是小溜溜，小扒扒……

妹 妹 啊哟，别假正经了!我试用一点珍珠霜，也是为你们 厂做广告嘛。你只要答应了，咱大哥的生活费嘛



弟 弟 你全出?

妹 妹 你再为我写份报告。 弟 弟 1什么报告?

妹 妹 大哥上山下乡，知青困难冬令补助申请。

弟 弟 (跳起来)好哇，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盗用哥哥名义 拿补助，怪不得每年冬天都翻行头。

妹 妹 你眼热?那好，油水归你，大哥也由你负担!

弟 弟 (一想)好好，我不跟你铜钱眼里跳“伦巴”。你说吧， 报告要评论性的，还是抒情式的?政治理论强的，还 是文学色彩浓的?短小精悍简单扼要的，还是长篇 大论加油添醋，外带一点……花露水的?

妹 妹 (扔过一张报)抄报纸呗!

弟 弟 (看报被吸引)“……中央气象台报告，西伯利亚寒流 南下…… "

妹 妹 不对，隔壁的那篇。

弟 弟 (继续大声地)“气温达零下五十度”,乖乖! 妹 妹 难怪今年更比去年冷了。

弟 弟 “交通一度中断，飞机停飞，轮船停开，铁路被阻

…… ”

妹 妹 火车不通?(跳起来双手合十)上帝保佑，阿弥陀佛!

弟 弟 你是拜菩萨，还是信上帝?

妹 妹 这叫中西结合。(兴奋地)好了，火车不通，大哥的生 活费就不要我们出了。

弟 弟 (扫兴地)“经过紧急动员扫雪，火车……顺利到达。”

妹 妹 (泄气)到达就到达，回来就回来。你快替我写，要求 补助二十元，不，三十元。再加点漂亮话，什么“心爱 的领导，你的关怀使我心都碎了…… "

**弟** **弟** 什么心爱的，这不是写情书。快，拿块面包给我，我 写。

妹 妹 要有面包、咖啡，我也会当作家的。

弟 弟 (踱步)你不懂，写文章最好是几块面包，一杯咖啡，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走到妹妹屋里)巴尔扎克就是 这样写出了一百八十部小说，号称《人间喜剧》,(偷 桌上面包)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嚼面包)

妹 妹 你快写呵。 弟 弟 嘘 … …

妹 妹 (发火)你这是什么意思?

**弟** **弟** (手插口袋，摆出洋腔)马克思写《资本论》,左拉写 《娜娜》,罗曼 · 罗兰写《约翰 ·克里斯朵夫》的时候，都 是这样考虑文章结构的，这叫肚子里面做文章。

妹 妹 (藏起面包)你肚子功夫一向很好。 弟 弟 (突然)嘘!来了，来了……

妹 妹 谁来了，谁?

弟 弟 灵感，灵感来了!(又从妹妹盘中抓一块面包，奔进 自己屋)

妹 妹 哎哎……(赌气坐下，数面包)

〔光渐暗。弟弟写报告。妹妹在盘算。

弟 弟 “亲爱的领导，由于本人家庭困难，大哥上山下乡，长 期来一直受到组织上无微不至的关怀…… ”

妹 妹 (摆弄着一条喇叭裤，发自内心的声音)大哥上山下 乡，我年年借光……

弟 弟 “党和国家关心我们这样父母双亡的子女，做到孤儿 不孤…… ”

妹 妹(内心声音)钱到手，先买一斤开司米，织一件镶金丝 的大开衫，配上香港尖角领……

弟 弟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妹 妹 (内心声音)当心，厂里千万不能穿。

弟 弟 “我深深感激党和国家…… ”

妹 妹 (内心声音)春节再申请补助一次。 弟 弟 “在生产上作出贡献!”

妹 妹 (内心声音)有捞不捞猪头三!

〔光更暗。弟弟和妹妹处于蒙胧欲睡状态。风起。 门窗撞击声和耗子的声响。

**弟** **弟** (惊醒)耗子?糟了，我的书! 〔赵长康在屋中出现。

**赵长康** 你找不到它的，这里有，隔壁也有。

**弟** **弟** 谁?哥哥!你怎么进门都不敲一下，走路一点声音

没有?吓我一跳!你看，全给你打断了。 **赵长康** 什么打断了?我可以给你接起来。

**弟** **弟** 思路。思路你懂吗?我正在构思一部情节离奇、故 事惊人、有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刚刚想到ABC三 角恋爱，B和C 争风吃醋，一个说非你不嫁，一个说 非她不娶，而A 眼睛出血气得拔出手枪的时候…… 你插进来了，全完了。

**赵长康** 你不是说你在攻美术，做石膏像吗?

弟 弟 现在马路上推销石膏像的太多，连裸体的“维纳司”

也卖不了几个钱，我认准了还是搞写作吃香。

**赵长康**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搞写作先要有灵魂。

弟 弟 灵魂?这些年来，我没见过有灵魂的人。就拿你说 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来讲，写文章发表，不也是一靠看 行情，跟形势；二靠走路子，开后门；三靠抓机会，碰 运气 ……

赵长康 少数人没有灵魂，可绝大多数人还是有灵魂的。当 夜深人静的时候，灵魂会和自己说话的……妹妹呢? 她也是这样想的吗?

弟 弟 她呀，在做梦，睡得死死的。 赵长康 我要去把她从梦里叫醒。

弟 弟 (拉赵长康的手)我替你叫 …… (触电一般缩回手)你 的手冰凉冰凉的?

**赵长康** 我冻僵了。你坐，我自己去。

〔弟弟呆呆地坐下，疑惑地看着赵长康走出。火渐渐 暗淡，光亮消失。

〔妹妹的屋中彩光渐起，在扑朔迷离的梦幻色彩中， 妹妹慢慢地从床上支起身子。

妹 妹 (喃喃地)你来了，我亲爱的，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找到 你的。

**赵长康** 你知道我从哪儿来吗?

**妹** **妹** 香港、巴黎、华盛顿、纽约、伦敦、旧金山……不管哪 里，只要是国外。

**赵长康** 我从远方，从冰天雪地里，从很穷很苦的地方来。

**妹** **妹** 我爱你，我情愿跟你到国外去吃苦受累，情愿受资本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弟 妹 弟

家的剥削压迫。你带我走吧，离开这个穷地方。

**赵长康** 国外有人无非多了一点钱，可一个人的灵魂，用金钱 是买不到的。

**妹** **妹** 灵魂有什么用?再说，活人不讲灵魂，只有人死了， 人家才会说那是灵魂。

**赵长康** (走到床前)你睁大眼睛看看，我到底是谁?

**妹** **妹** (疑惑地)哥哥?(寻人)

**赵长康** 妹妹，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呵!

**妹** **妹** (找寻)他呢?(打个寒噤)我怎么这么冷，我要烤烤 火。

**赵长康** (急拦)不不!

〔炉火一亮，赵长康消失。

〔妹妹扑向沙发，继续做梦。毯子掉地。

〔另一边。弟弟一个寒噤，梦醒。 弟 (隔墙呼唤)妹妹，你屋里冷吗? 妹 我在做梦?

弟 妹妹，我梦见了哥哥! 妹 我也梦见了哥哥。

〔静场。两人沉思。

弟 (内心思索)幸亏是做梦，要是大哥真回来了，叫他住 在哪儿呢?

妹 ……叫对面让一块地方出来……

弟 叫她让出房子非要说得她心动…… 妹我要说得他心软……

(不约而同)不，心酸!

((润润嗓子)啊吭!啊吭!

妹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妹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摸摸喉咙)啊啊……

(同时对壁练习)亲爱的妹妹二哥你有一个多么……

〔双方顿生疑心，情不自禁贴墙偷听，见没动静，继续 练习。两人无声地嚅动嘴唇，捏弄手势。

(手舞足蹈)精彩，我一定能打动她。 (陶醉地)漂亮，我一定能挑他上钩! 〔弟弟和妹妹同时走近门。

妹妹，到我屋里来，有事商量。 你不请，我也要来了。

亲爱的妹妹! 亲爱的二哥!

(同时)你有一个多么淳朴、老实、善良的哥哥呀。你

饿了，他省下吃的……(愣住，又突然接上)你冷了， 他用自己的身子……(又愣住)

(狐疑地)说下去!

你睡了，他把棉袄盖在你身上……

(接)你哭了，他唱歌给你听。一模一样，像大朗诵。

一字不差，像录音机放出来的。 一定是你偷听!

你偷听!告诉你，我交朋友经常说这种话，你要听， 我可以再背一打给你听。

我发表过文章，会说不过你?

你床底下那些退稿都是拼拼凑凑抄人家的，以为我 不知道?

弟弟 你懂什么?这叫借鉴!等我出了名，别人不也借鉴

我 的 。

妹 妹 你良心这么坏，能写出好文章?你还是想想十年前 对大哥说的话吧!

〔灯暗。舞台左角一束光柱中出现十年前的情景。

弟 弟 哥哥，你干吗要离开我们，到黑龙江那么远的地方

去?

赵长康 我们好多同学一起去，大家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一 起劳动，一起拿枪保卫祖国边疆，那种新生活一定很 带劲。虽然地方远一点，生活苦一点，但我们一定会 很快活的。再说，你们还小，我还要照顾你们，去农 场工资高，如果插队就没有钱了。

弟 弟 那我也去，哥哥，你带我去。

**赵长康** 过二年，等农场盖起了新公房，你和妹妹也长大了， 我一定回来接你们。我们三兄妹一起用汗水浇灌大 地，再也不分开了。可现在你还小，还要留在家里照 顾妹妹。

弟 弟 我一定照顾好妹妹。

赵长康 妹妹小，不懂事，有时候看见别人买糖买话梅，会跟 你吵，跟你要的。你千万别发火，你就说等哥哥发了 工资，一定给她买。千万千万……不要打她，也不要 骂 她 。

弟 弟 我懂，哥哥。

赵长康 你鞋子破了，我这一双鞋底还好，换了个面子，你穿

吧 。

弟 弟 哥哥，我不要。

赵长康 等哥哥有钱了就给你买一双高帮的白跑鞋，好吗? 弟 弟 哥哥!(扑入哥哥怀中，哭)

〔灯暗。黑暗里妹妹、弟弟继续绞尽脑汁，试图打动 对 方 。

〔妹妹幕外声：“哥哥为了缝这双鞋，熬了几个晚上， 手给针扎出了多少血，他当时只有十七岁。十七岁 就又当哥哥，又当妈妈，你不想想，不想想吗?!”

〔弟弟幕外声：“那么你呢?你为什么不说说自己?” 〔一束灯光亮。舞台另一角，十年前，妹妹靠在赵长 康身上哭泣。

**赵长康** 小妹，你怎么又哭了?

**妹** **妹** 哥哥，你不要走，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走嘛…… **赵长康** 哥哥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妹 妹 你骗人，爸爸、妈妈死了，你骗我说他们要回来，我等 呀等，到现在还没回来。我知道你一走也不会回来 的 ……

赵长康 (心碎地)小妹……哥哥不骗你，哥哥 一 定会回来看 你的。隔壁张阿姨每天晚上都会来看你的，帮你做 衣服，补鞋子。还有李老师每天下课后会留你到办 公室做功课，送你回家。以后上课要多用心，不要做 小动作，不要跟人吵……晚上睡觉要当心，不要踢被 子，再踢要着凉的。(给妹妹披上大衣)

**妹** **妹** 哥哥，我不要。

**赵长康** 我有棉袄，你看，真的有。

**妹** **妹** 这是爸爸的旧棉袄。

**赵长康** 补补就好了。哥哥发了工资就买新的。

**妹** **妹** 真的?

**赵长康** (拿出一包话梅)你一直要哥哥买话梅，哥哥没钱，今 天哥哥走了，就给小妹买一包，就这一包，五颗话梅，

小妹，你不怪哥哥吗?

妹 妹 哥哥，你真好，你也吃呀。 赵长康 我不要，你给二哥吃。

妹 妹 你吃，你吃……

〔 灯 暗 。

〔弟弟幕外声：“我只吃了 一 颗，其余都给你吃了 ….."

〔妹妹幕外声：“两颗，吃了还赖，黑心黑肺黑肚肠。” 〔弟弟幕外声：“我黑心?我问你，哥哥写信托你买农 业书，你把车费都算上，这事有吗?”

〔妹妹幕外声：“你还说我?告诉你，我去邮局查了， 寄书的邮费八毛六分，你跟大哥报销两块，以为我不 知道!”

〔灯亮。场上兄妹气急败坏，斗得脸红脖子粗。

弟 弟 你呀!可以做“周扒皮的妈妈”了。 妹 妹 你好?告诉你，好人不生肚脐眼!

〔幕外传来摩托车声，有人喊：“49号，姓赵的电汇 单”。妹妹出去拿电汇单上。弟弟抢，抢到附条。各 进自己屋。摩托车声在风声里远去。

妹 妹 一 千块?天哪!农场寄来的。

弟 弟 (读附条)“寄上人民币一千元，详情另告”。(进妹妹 屋)信呢?信在哪里?

妹 妹 邮差说，雪大，信要慢一点。

弟 弟 (思索)寄给我们的，难道是积蓄?

妹 妹 决不可能，他从前每月寄钱回家，哪里还有积蓄? 弟 弟 ( 猜测)病退补助费?安家费……不，也不可能。

妹 妹 奖金，一定是奖金。哥哥每年都是先进，拿到了一笔

妹 弟

**弟** **弟** **妹** **妹**

**赵长康**

**弟** **弟** **妹** **妹** **赵长康**

**弟** **弟** **赵长康** **弟** **弟** **妹** **妹** **赵长康**

妹 弟

外快!

管它什么,拿来再说，(对妹妹)我去领。 我先拿到，我去。

〔弟弟和妹妹互相争夺，欲出门。 〔半空中的声音：“你们回来!”

〔赵长康出现在妹妹屋里。

通往那儿的路被大雪封住了。

〔弟弟、妹妹怔住，诧异，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哥哥，你回来了?

哥哥，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看见? 只要你们一吵架，我就要回来。

〔弟弟忙把妹妹的手 一藏，掩饰地假笑。妹妹也假 笑 。

大哥，你病退搞好了? 不，我不回来了。

(异口同声)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回来，也离不开我的土地，我 的稻种，我的研究所。虽然它们和我一样，都在冰天 雪地里。

你抽到研究所了，你在研究稻种?

啊!我想起来了。上半年我给黑龙江报投稿，没回 音，我天天查报纸，看见一篇报道，说一个城市知青， 坚持在寒冷的东北平原改良稻种，不折不扣，不屈不 挠，不罢不休……对!世界上，只有你这种牛脾气的 人才干得出。哥哥，你一定有了伟大的发明，创造了 惊人的奇迹，拿到了一笔巨额奖金。

赵长康 你猜错了，那是我们连长。我们农场还很穷，为了改 良稻种，他把手表都卖了。真的，要有钱，我们可以 搭温室，盖暖棚，种一大片稻种试验田……

弟 弟 (掏出小本子，欲记)妙!了不起的豪言壮语，充满了 生活气息，又富有革命激情。哥哥，你再说两句。

妹 妹 空话填不饱肚皮。走，哥哥，到我屋里去。(拖赵长 康左胳膊)

弟 弟 (拖赵长康右胳膊)慢，我要和哥哥好好谈谈，我要为 哥哥写一部长篇小说 ……

**赵长康** 别争了!我饿，我不能老吃冰块和雪团，你们懂吗? 〔弟弟、妹妹如触电流，同时缩回手。

弟 弟 需要，需要，你等等，我给你烧饭，我有压力锅，快得 很。(下场)

妹 妹 (注视着弟弟，背对赵长康)快，大哥，到我屋里去，我 有牛奶，还有面包。

〔赵长康穿墙进妹妹屋。妹妹转身诧异。 **妹** **妹** (取碟、盘)哥哥，你是研究所的稻种专家? **赵长康** 不，我在实验室工作。

**妹** **妹** 搞试验，那一定是研究生?(端上保温瓶) **赵长康** 给他们帮帮忙。

**妹** **妹** 噢，那一定是技术员。(送上蛋糕)

**赵长康** 不，我是专门打扫实验室，洗洗玻璃杯的，有时候送 送稻种，空了给大伙洗洗衣服……

妹 妹 (摸摸电汇单，一笑)哥哥，你太谦逊了。你出名了， 一定不会忘记我吧。唉!你妹妹真可怜，集体单位， 请病假还要扣工资。不像二哥，银行里存了九百二 十元钱!

**赵长康** 啊，他有那么多钱，为什么还写信问我要?

〔弟弟端着锅、盆、碟上，进妹妹屋。 **弟** **弟** 妹妹，你这屋真冷啊!

**赵长康** 那是你们在屋内待得太久了。

**弟** **弟** 哥哥，走，到我屋里去。(拖赵长康) 妹 妹 哥哥还没吃完，你瞎起劲干嘛?

**弟** **弟** 哥哥不是你那位“拉菲克”,你管那么紧? 〔赵长康穿墙过弟弟屋。弟弟惊怔，进屋。

弟 弟 (热情地)哥哥，快，这边坐，我有热饭热汤。(拿锅) 咦!怎么结冰了?蛋汤也结冰了?奇怪，简直不可

能 。

**赵长康** 可能的。雪一直在下，屋顶会压塌，地上会结冰，你

一开口，声音都会冻住。刚才，我就有这个感觉。 **弟** **弟** 刚才?刚才你在哪儿?

赵长康 (梦幻似地)我在雪地里爬，爬了两天一夜。大雪把 路都覆盖了，我爬呀爬呀，白茫茫的远方，突然出现 了一串红红的灯火，是老连长来接我了。啊!连雪 花都变得温暖极了。我看见最后一片雪花飘到了我 的脸上……

**弟** **弟** (一怔，摸了摸赵长康)你在雪地里爬过，怪不得衣服 湿漉漉的。你大概冻僵了。

**赵长康** 是吗?我怎么一点不冷。我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这 么冷，这么怕冷!

**弟** **弟** ( 看一下锅子)我……去给你热一热。

**赵长康** 不要热了。我突然觉得，这里的东西我一点不想吃。 **弟** 弟 (似有所悟)那是你饿过头了。也好，待会儿我做几 个东北大馒头给你尝尝。(思索，下决心地)哥哥，你

们这次一共拿多少奖金?几个人分? **赵长康** 奖金?我们没有奖金。

**弟** **弟** 算了，你没回来，组织上就把你那笔……

**赵长康** 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等我，所以我要爬，一直爬下去， 爬到雪花把我和稻种送回家去。

弟 弟 (不耐烦地)哥，漂亮话以后再说。我跟你摊底牌吧， 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老实，吃亏就吃亏在老实上。你 现在出名了，为什么不把材料封锁起来，让我替你写 篇报告文学?这样你、我都可以扬扬名，还可以拿到 一笔稿费。哥哥，我正在攻文学，物质基础很差…… 我不像小妹，年轻轻的私房藏了四百八十元，就在沙 发底下，每天要看三遍。

〔妹妹一直在偷听，至此，恼羞成怒，冲进弟弟屋。

**妹** **妹** 放屁!你自己藏了九百二十元在银行里，还拚命到

处刮，哼，你! **弟** **弟** 你……

〔双方欲斗。

赵长康 (拍桌，痛心地)我们研究所的同志为了改良稻种，三 九严寒跳到冰沟里开渠，手冻僵了，人一天天瘦了。 为了给他们增加热量，增加营养，我两个月没给你们 寄钱回来。可是你，还有你，你们就一封信不写，好 像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哥哥，你们……哈哈 …… (突然 刹住，警觉地)你们听，雪花、雪花向你们压来了。

弟 弟 咦，炉火通红，怎么没热气?

赵长康 在这间屋子里，火不再是热的。

弟 哥哥，我们要有你这么些钱，心也会热的。

赵长康 (触电般地)我有钱?(转而平静)我已经不需要它

了 。

弟 弟 真 的 ? **赵长康** 真的。

妹 妹 好，说话算数! 〔赵长康点头。

〔妹妹兴奋地转身跑向门外，弟弟急拦。 弟 弟 好哇!你想独吞。

妹 妹 大哥给我了。

弟 弟 屁!我是二哥，又是男的，理应多分点! 妹 妹 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

弟 弟 你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 妹 妹 你是无赖，流氓!

弟 弟 对付无赖就要装无赖，对付流氓就要学流氓，这是鲁 迅说的!

〔双方围绕赵长康转。弟弟拿镇纸欲揍妹妹。

妹 妹 你敢，我到法院告你!(拿起一本书) 弟 弟 家庭问题，自己解决。

妹 妹 法律保护妇女。(躲进自己屋里) 弟 弟 (追上)教育妹妹不犯法。

妹 妹(跳到高处)你敢碰，我就撕，打一下，撕一页，打两 下，全撕光!

弟 弟 哎，别撕!(无可奈何地)这种书一出新华书店门口，

就能翻几个跟头，高价卖掉! 妹 妹 你把镇纸放下!

赵长康 (喊出)我的弟弟，我的妹妹，你们的灵魂呢?

弟 弟 看，把哥哥给气坏了。有你这个妹妹真使做哥哥的 惭愧。来，过来，让哥哥分!

**妹** **妹** 哼!大哥早看透你了，分就分。(走近)大哥，你来 分。大哥呀，最喜欢我了。

**赵长康** (看单子)是这钱?你们不能用。 **弟** **弟** 怎么,你反悔了?

**妹** **妹**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

**赵长康** 不!这是国家的钱，是大家的。

**弟** **弟** 国家已经给你了，就是你的。

**赵长康** 可我们也是国家的呀!农场亏本，我们活着一直白 吃国家的粮食，白拿国家的工资，难道走了还要拿国 家的钱吗?

妹 妹 国家，国家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些年来，你还不明白 吗，只有你的才是自己的，哥哥，我们才是亲骨肉呐。

赵长康 (指着自己和弟弟、妹妹)我们都是孤儿。没有国家 会有你、我、他吗?(痛心地)一个人做的事比他能做 的要少，他在生活里就是一个逃兵。这一点，你们也 不懂吗?

弟 弟 哥哥，在家里用不着“三突出”。

妹 妹 就是嘛!现在只有嘴里吃的，身上穿的，手里花的才 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弟 弟 手胳膊总要朝里弯。哥哥，我先领回来再说。

赵长康 不，你们不能用，这是农场职工的血汗钱，是稻种，是 粮食!

妹 妹 什么血汗钱?我才不相信这些 ……

弟 弟 哥，你的脑筋怎么转不过弯来?还停留在十多年前 的老框子里。

**赵长康** (突然手指屋顶，厉声地)你们看见吗?雪还在下! 它已经不肯停了，在没有把这间屋子封住以前，它是

不会停的。(激憤，举起单子)它跟雪花一样都来自 大地，它还要回到大地上去的。(撕单子)

妹 妹 (疯一样地喊出)傻瓜!疯子!

弟 弟 (气极)绝无仅有的疯子，天字第一号傻瓜! 〔妹妹忽然呜呜哭泣。

弟 弟 别哭了!叫他走。(指着赵长康)你赶快给我走! 妹 妹 (跺脚)走!你走!

〔灯暗。 一束强烈的追光打在赵长康脸上。

赵长康 (痛心疾首地喊出)我的弟弟、妹妹死了!都怪我，怪 我没有照顾好他们。为什么我只想到给他们寄钱? 为什么我只会问：你们冷吗，饿吗?(自我怀疑地)难 道我寄钱错了?不寄钱，他们反而会活吗?不，不， 我为什么每月只写一封信，不写十封，一百封，关心 一下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灵魂 …… (又自我否认地) 可是我写了信，他们就会不变吗?(痛苦地)我怎么 向爸爸、妈妈交代?我怎么对亲人说：他们死了，这 么年轻就被魔鬼夺去了灵魂 …… (疑惑地)我是在做 梦吗?他们死了?死了怎么还会说话，吃饭，喋喋不 休的争吵?难道他们活着?活着为什么缺少热，缺 少爱，不爱祖国，不爱亲人，不爱同志，也不爱自己的 灵魂?哦，我明白了，他们失去了——它!

〔赵长康从怀里掏出无形的冰。 〔全场大亮。

弟 弟 (吃惊)冰!你把冰藏在心口上。

**赵长康** 在心里结冰的是你们。你们丢失了一样最宝贵的东 西。去，趁大雪还没有把最后一扇窗子封住，你们快 去，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没有它，你们要冷的。

弟 弟 疯了，他真的疯了……

**赵长康**· 你们以为披上了毯子，穿上了大衣就不冷了吗?不 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冷，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抵御的。 去!快到屋外去。屋外有热流，生命在于运动!

**妹** **妹** 他是冻僵发疯了。

赵长康 不，你们冻僵了。你们的皮肤由于烤火而冻住了，你 们的肠胃填满了牛奶面包所以结冰了，你们的四肢 只会跳舞打扮结果麻木了，你们的心眼老是算计别 人它就要僵硬!这间屋子里的空气都冷了，火决不 会热。快到屋外去，用纯洁发烫的冰雪擦一擦身子， 擦一擦你们的心，你们才会热起来。快去呀!

弟 弟 他是给农场逼疯的。这种事小说上多了，快叫他回 农场去!

妹 妹 大哥，你快回农场去吧，你再缠下去，我们都要冻死 了 。

赵长康 (严峻地)冷是最好的消毒工具。(逼近)国家的热量 会给你们耗尽的。你们光想吃国家；用国家，玩国家 会不冷吗?!(激奋，大步地，不受场景限制地逼近) 你们光想吃别人，用别人还会不冷吗?(大声迸发 出)你们光知道消耗热量，不生产热量，还会不冷 吗?!

〔弟弟、妹妹震住，一动不动。

〔光渐渐暗，只有赵长康的脸上有一柱光线。

赵长康 (向黑暗伸出双臂，喊)回来吧，弟弟、妹妹们的灵魂! (霍地转向观众)你们谁看见了他们的灵魂?你们快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丢失了灵魂?你们不知道他们 还年轻，还要活下去吗?你们也有弟弟、妹妹，你们

也是从弟弟、妹妹走过来的。他们不光是我的，也是 你们的弟弟、妹妹。(指着观众席)你，你，还有你，你 们既然睁大眼睛看得那么仔细，为什么坐着一动不 动?不吭一声?我们不应该在责备生活中生活下去 啊!噢；我看出来，你们在思索，在痛苦，和我一样在 呼唤，在寻求：回来吧，那发光发热有生命的灵魂!

〔仿佛呼应一样，从空间、从四面八方传来男女老少 的声音：“你们缺少热量，还不冷静想一想吗?你们 没有热量，还不冷静想一想吗?你们失去热量，还不 冷静想一想吗?”

〔同时，赵长康脸上的光渐暗，消失在屋内。 〔弟弟、妹妹从呆滞中惊醒，光渐亮。

**弟** **弟** 我冷得实在受不住了。我有大衣，我有大衣 … …

( 下 )

〔妹妹披上毯子，弟弟披大衣上，兄妹俩仍冷得上下 打战。

弟 弟 妹妹，你冷吗?

妹 妹 从头冰到脚，心都发凉了。

弟 弟 我也是。我真怕会冻死在这屋子里。

妹 妹 (注视窗外)奇怪，大哥怎么不冷，他站在雪地里大声 喊 ……

弟 弟 你快看，大家围着他一起在喊 ……

〔弟弟、妹妹侧耳细听屋外传来的声音：“屋外有热 流”……

**弟** **弟**

(对问)这是什么意思?

**妹** **妹**

**弟** **弟** 也许大哥说得对，我们是应该出去活动活动 ……

妹 妹 又有人出来了，一个，两个，七个，十个。他们都出来 扫雪了。人越来越多，他们用箩筐抬雪，还开来了铲 车，堆起了雪人，唱起了歌。哥哥，我们出去吗?

〔沸腾生活的音响效果起。

**弟** **弟** 不不!屋外绝不比屋内热。你教我跳个“伦巴”活动 活动。

妹 妹 好。我去开收音机。

〔弟弟和妹妹随着节拍边打哆嗦边舞。突然音乐中 断 。

〔收音机声：“专题新闻。新华社十七日电，黑龙江群 众隆重集会沉痛悼念因公殉职的赵长康烈士。本月 四日，暴风雪过后，在农业研究所附近的雪窝里，发 现一具冻僵了的身躯。他怀里揣着一袋抗寒三十六 号稻种，嘴里含着已经结成冰块的雪团。他是农场 农业研究所一名普通的勤杂工，牺牲时年仅二十八 岁 …… ”

弟 弟 (惊呆)哥哥?哥哥两星期前就死了? 妹 妹 不，不可能，他刚刚还回来过。

**弟** **弟** 那是他的灵魂，一千块是抚恤金，是抚恤金……

妹妹(慢慢地举起双手)大哥，大哥，你死了?你真的死了 吗?

弟 弟 (难过地)哥哥，你听见吗?听见我和小妹在喊你吗? 要是知道你真的死了，我们不会赶你走的呀!哥哥 你回来吧，我们冷得受不住了。

妹 妹 大哥，你快来，快来帮帮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

弟 弟 (木然)我们在做梦吧?小时候也下过这样 一 场大 雪，白茫茫的一片，我们溜到大街上去玩，结果迷失

了方向。汽车喇叭声、自行车铃声、人们的喊声交织 成一气，我们害怕极了……

〔传来孩提时代童声的弟弟、妹妹喊哥哥声。

妹 妹 哥哥那天在冰天雪地里找我们，找呀找，找到我们的 时候，身上披着一层雪，脸都冻红了……

弟 弟 那时，我们笑得多欢呐。哥哥带我们一起堆雪人打 雪仗，我们又唱又跳，骑在他的身上把雪团塞到哥哥 的脖子里。我们一点都不冷，笑得多快活，围着他不 停地喊哥哥，哥哥。

〔响起兄妹三人玩雪的笑声。

妹 妹 大哥，你回来吧。我们再也不会赶走你了，只要你回 来 ……

弟 弟 哥哥，你答应吧，答应我和小妹一次……回来看看我 们 。

〔从空间传来赵长康的呼喊：“小弟，小妹——;小弟， 小妹——;小弟，小妹—— ”

〔弟弟、妹妹循声寻找，不由自主扑出门外。

〔光渐暗，黑色弥漫，场景暗转。风声凄厉，一阵紧似 一阵。

妹 妹 (从光亮中探出身子)大哥，你在哪里?你不要我了， 真的不要小妹了吗?

弟 弟 (从另一束光中探出身子)哥哥，你在哪里?你不能 丢下我和小妹。我们只有你一个亲人，你叫我们再 找谁去?

妹 妹 大哥，你恨我们，可我们应该恨谁去?许多人不都和 我们一样生活吗?我们再坏，也是你的弟弟、妹妹

■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弟 妹 弟 妹 弟 **妹** **弟**

哥哥，你不肯原谅我们一次吗?我们不应该光想到 自己，不应该把你赶出去。可现在，除了你，谁还会 想到我们呢?哥哥，你不能，不能扔下我们 …… (泪 流满颊)

(转向观众，恳切地)你们谁看见了我的大哥?你们 谁知道他在哪儿?如果你们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如 果你们都心疼自己的弟弟、妹妹，那就快告诉我呀， 我的大哥在哪里?

(对观众)他一定坐在你们中间，他刚才就是从这儿 发出的呼唤。他说过，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他在， 你们大家快帮我找一找吧!

〔赵长康空间的声音：“小弟，小妹——”赵长康现实 的声音；“小弟，小妹——”赵长康近在耳边的声音： “小弟，小妹—— ”

〔弟弟和妹妹循声激动地寻找。不知不觉走向高处。

(踏上一步)大哥，你在哪里? (踏上一步)哥哥，你在哪里?

(站到顶峰上，用力高呼)哥哥，你在哪里?

〔回荡声起。传来赵长康近在耳旁的真切的声音： “我在你们身边。你们看，走出屋外，站在高处，和人 民在一起，你们就不会冷；只要为国家，为大家做点 事，你们就会有热量。你们听— ”

〔由远而近传来的生活之音：马路上嘈杂的人声；车 间里汽锤的撞击声；汽笛高鸣；火车的疾驶声……

〔赵长康：“生活里充满热流，充满斗争，充满生命，到 处都有我的声音。”

〔各种各样的音响交织一起，充满生机。在沸腾的生 活之音中—

**幕徐徐落**

**爱你不容易**

王 俭



王俭，男，1958年生，中国戏剧家协会、电视艺术家协会 会员，空政话剧团一级编剧。作品有大型话剧《角落里的火 花》(合作)、《这里的夜晚不宁静》(合作)、《困惑的新婚》、《雪 峰恋》、《特殊军营》、《大漠魂》、《战地玉人魂》、《归来兮》。大 型歌剧《党的女儿》(合作)、《大明舟师》及短剧数篇，曾多次 获军内文艺会演创作一等奖。《党的女儿》获第六届全国优 秀剧本奖，第二届文华大奖、文华编剧奖。

人 物

郑雄杰——男，48岁，转业军人，现为下岗干部。

汪月琴——44岁，空军某部特级飞行员，郑雄杰妻。 梦 菲——20岁，大学生，郑雄杰、汪月琴之女。

**时** **间：**我们生活的今天，一个平凡的夜晚。 **地** **点：**都市里普通的居室，剧中人的家。

〔随着郑雄杰的话音，光起，呈现出郑家居室的客厅， 陈设简洁。

〔郑雄杰正在打电话。他 一 身便装，颇为俭朴，质朴

的外貌既有农民的憨厚、工人的朴实又不乏军人气 质 。

郑雄杰 (捧着话筒)……喂，秋云呀，今晚我和你一起过中 秋，还有要紧的事跟你商量呢……哦，我爱人参加大 演习，回不来……女儿呀，在大学和同学聚会呢…… 哪儿还顾得上我呀。哎，我说你别有啥顾虑了，就这 么定了，我到你那儿去。哎，月饼都买好了，我知道 你不能吃甜腻的，特意买了蔬菜月饼……你就在家 等着我吧，一会儿见!(放下电话，兴致勃勃地将一 盒月饼装进塑料兜里，准备出门)

〔梦菲进屋。她靓丽率真，热情奔放，无拘无束，穿戴 新潮，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她故意蹑手蹑脚地来到 郑雄杰身后，欲给他一个惊喜。

郑雄杰 (欲出，恰与梦菲撞个满怀)哎呀妈呀! 梦 菲 (俏皮地)嘿，你是我爸，别乱叫呀!

郑雄杰 (嗔怪)吓我一跳!哎，你没听见我刚才打电话吧? 梦 菲 电话?我妈来电话了?

郑雄杰 (搪塞)啊，没、没。(连忙岔开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今晚不是在学校和同学搞那个……“派对”吗? 梦 菲 (故作神秘地)我有约会!

郑雄杰 好，你约你的，我出去办点儿事……

梦 菲 过中秋你一个人上哪儿去?我妈不在家，你就待不 住呀?

郑雄杰 (掩饰)我……要去慰问职工……呃，我去了，可能很 晚回来，别等我。(急于出门)

梦 菲 (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叫住郑雄杰)爸，有你的信。 郑雄杰 (止步回头)哪儿来的?

梦 菲 (看一眼信封)上面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只留了两个 字 —— “内详”。

**郑雄杰** (一怔)“内详”?

**梦** **菲** 哎，我们大学的女孩子给心上人寄情书往往都这样

落款，(打趣地)这会不会也是……情书呀?

**郑雄杰** (又一怔，随即故作镇静地)情书?瞎扯!是你大伯 来的信吧?

**梦** **菲** 还大伯呢，这笔迹一看就是小女子写的，而且还“内

详”,由此可见…… **郑雄杰** 不要乱猜!

**梦** **菲** 那就拆开信看看嘛，验证一下我的猜测。(佯作要拆 信 )

**郑雄杰** (伸手去抢)哎，别动!

**梦** **菲** (纳闷)我又不是拉导火索引爆炸弹，你紧张什么? **郑雄杰** 把信给我!

**梦** **菲** (把信高举起，察言观色，俏皮地)爸，脸红什么?怎 么又黄了?

**郑雄杰** (急着抢信)梦菲!别没大没小的，快把信给我!

**梦** **菲** (把信拍到郑雄杰手中)当然给你喽，我怎么可以侵 犯你的隐私权呢?不过，你可别有什么故事呀!

**郑雄杰** (回避梦菲的目光，闪烁其辞)故事?哎，你可别往那

方面想呀! 梦 菲 哪方面?

**郑雄杰** 呃……是 ……

梦 菲 是哪方面嘛!

**郑雄杰**你想的是哪方面?

**梦** **菲**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方面?

**郑雄杰** (急摆手)不、不，扯远了!哪儿跟哪儿呀!别瞎想， 你爸可是老共产党员!

梦 菲 爸，没听过新段子吧：“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

飘”,你可别跟这些沾边呀……

**郑雄杰** 什么乱七八糟的，别往我身上扯!

〔突然传来汪月琴愉快的哼唱声：“常回家看看，回家 看看" ……

**梦** **菲** (欣喜)妈回来了!

郑雄杰 (一怔，告诚)梦菲，可千万别在你妈面前胡说八道! 你不是还有约会吗?快去约吧会吧，赶紧走!(说着 就把梦菲往门外推)

〔汪月琴拎着小皮箱风尘仆仆进屋来。她一身军装， 佩戴大校军衔，坚毅、干练中不乏成熟女性的魅力。

**汪月琴** (朗声地)嗬，要去跟谁约会呢? **梦** **菲** 妈 !

**郑雄杰** (迅即控制住慌乱，抢在梦菲前，笑脸相迎)哟，月琴! 你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 (从汪月琴手

里接过小皮箱，放到一角) **汪月琴** (爽快地一笑)突然袭击嘛。

**郑雄杰** (也跟着笑了笑)你呀，把演习都搞到家里来了。

**汪月琴** 这次转场训练、大演习，一晃几个月，我也挺想家的。 本来要和大部队一起过些天才能回来，可是明天电 视台《当代女性》栏目要拍摄我的专题，政委下了命 令，愣是把我给“押送”回来了。

梦 菲 (亲热地挽住汪月琴)妈，你一回来，咱家的月亮就圆 了!爸就料到你得赶回来过中秋，连月饼都买好了。 (拿出月饼盒递给汪月琴).

汪月琴 哟，我可嘴馋了!(打开盒就要取月饼) 郑雄杰 (不由得伸手阻止)哎!别 ……

汪月琴 (不解)怎么了?

郑雄杰 (掩饰地笑笑)呃，你、你还没洗手呢……

汪月琴 不讲究了。(干脆地拿起一个月饼就咬)嗯?味道不 对呀?什么馅的?

郑雄杰 啊，蔬菜的。

汪月琴 蔬菜?(笑着问)你忘了我最爱吃什么月饼? 郑雄杰 莲茸、椰茸 … …

汪月琴 (在盒里挑着)哪个是莲茸的? 郑雄杰 (嗫嚅)呃 ……

梦 菲 全是蔬菜的!

郑雄杰 啊，我这就去给你买莲茸月饼。(说着就要走) 梦 菲 (拦住郑雄杰)爸，要买我去买，你好好陪妈妈!

汪月琴 不用买了，就尝尝蔬菜的嘛，嗯，挺好吃的。(勉强下 咽)

梦 菲 妈，其实这月饼是爸准备慰问别人的。

〔郑雄杰一怔，连忙作手势，递眼色制止梦菲。

汪月琴 (顿时噎着)啊?怎么不早说呀!这可怎么办?我马 上去买一盒月饼换上——哎，是不是就要蔬菜的?

郑雄杰 (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没事!呃，不慰问人了，自个 儿吃!

汪月琴 (兴致勃勃)行，我来做几道点心。你们想吃什么? 炸春卷，莲子羹……(脱下军帽和军装，露出漂亮的 毛衣，尽显成熟女性魅力)

郑雄杰 (阻止)哎呀，你怎么能出了机舱就进厨房呢?堂堂 的特级飞行员 …… (利索地将汪月琴的军帽和军装 挂好)

汪月琴 我飞得再高也要着陆，过平常人的日子嘛。回到家

里，我也就是你的老婆、梦菲的妈。我对这个家实在 欠得太多，也该好好补偿了。从现在起，所有的家务 都由我来干!

**郑雄杰** 别、别!你是国家的宝贝，也是咱家的重点保护对 象。回到家，就是休养……(殷勤地将汪月琴拉到沙 发前坐下，忙不迭地又是递饮料，又是递拖鞋)这是 进口的水果茶，对降血脂和软化血管很有效果…… 这是刚买的毛绒拖鞋……我来给你按摩按摩 …… (娴熟地替汪月琴按摩起肩背)

梦 菲 妈，我现在得去机场接个朋友，晚点儿回来。你得等 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爸，我那幅画呢?你给装镜 框了吗?

**郑雄杰** 装好了。(拿来一个小镜框递给汪月琴)看，这是梦 菲用电脑制作的彩画，我给做的镜框。

汪月琴 (欣赏着)嗯，雄鹰搏击风雨雷电，展翅翱翔……真 棒!哟，还有题词呢：“心中的鹰，爱到永远”……多 有诗情画意呀，太好了!是送给我的吧?

梦 菲 不好意思，这件礼物是要送给我的朋友……

**汪月琴** (敏感地)朋友?嗯……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梦菲小 姐恋爱了……

**郑雄杰** 是吗?(转脸问梦菲)你在搞对象?

**梦** **菲** 别用这种词儿，多俗呀。我是爱上了一个人……

**汪月琴** 梦菲，我们不是跟你约法三章吗?上大学期间不要 谈恋爱……

**郑雄杰** 是呀是呀，要小心哪，今儿报上还有报道呢：“安全套 送进高校”……

**汪月琴** 梦菲，现在的社会很开放，充满了各种诱惑，什么大

款呀、小蜜呀、试婚呀、同居呀，还有婚外恋、第三者



梦 菲 你还别听不惯，这些词儿都收进了新出版的《辞海》。 **汪月琴** 你可别受这些影响呀!

**郑雄杰** 月琴，咱们的女儿决不会沾这种词儿 ……

**汪月琴** 哎，那老政委的女儿应该说受过良好的政治教育吧? 她居然嫁给了一个黑人!

**梦** **菲** (不以为然)那又怎么了?联合国秘书长还是黑人

呢 。

**郑雄杰** (帮腔)是呀是呀，不管白人黑人，只要有真情就是好

人 。

**汪月琴** 雄杰，你在替谁说话呢?……还有，幼儿园那个小秦 老师辞职不干了，做了一个香港老板的二奶!

梦 菲 你生什么气呀?又不是黄世仁霸占喜儿，人家小秦 自愿，管她当大奶还是二奶!

汪月琴 嗬，你还一套一套的。我看呀，给你把关还得靠我! 你那位“心中的鹰”……"职业、文化程度、政治面貌、 人品、个性……

**郑雄杰** 你当是组织部选拔干部呢?

**汪月琴** 我当然很想知道女儿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嘛。(琢磨) 嗯，“心中的鹰……”雄杰，当年你给我写信也这么称 呼……梦菲，你是不是爱上了 ……飞行员?

**郑雄杰** 飞行员好哇，那个个是精英，是人才呀! **汪月琴** 来来，梦菲，快说说他的基本情况……

**梦** **菲** (似有难言之隐)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 〔墙上的挂钟敲响，报时。

梦 菲 哎呀，七点半了!我得去机场接人了，国际航班，飞

机八点半降落。(拿起镜框，装进拎袋里欲走)妈，等. 我回来再慢慢向你汇报吧。

**汪月琴** 好吧。哎，雄杰，你不是要去慰问职工吗?去吧，我 等你们回来，趁这个空，抓紧上网查资料……

**郑雄杰** 嗯，我去去就回。(迫不及待地拿起月饼跟在梦菲后 面，也要出门)

**汪月琴** (正欲进里屋，蓦然意识到什么,止步转身，脱口叫 道)等等!

〔郑雄杰和梦菲都一怔，急忙回身。

**郑雄杰** (不免发慌)月琴，你是要问我上谁家去吗?哦，那个 职工她……她病了，病得挺重，我……

**汪月琴** (却向梦菲)梦菲，你刚才说飞机八点半降落?是国

际航班? **梦** **菲** 是呀。

**汪月琴** 是从法国飞来的4295航班吗? **梦** **菲** 猜得真准。

汪月琴 李建国在法国试飞基地培训，今天回国，乘的就是 4295航班。政委把我送回来就去机场接他了 …… (禁不住紧张起来)梦菲，你那位“心中的鹰”就是李 建国?

**梦** **菲** (点头，莞尔一笑)到底是我妈，心有灵犀一点通!

**郑雄杰** 原来是这只“鹰”呀!你可真够高标准的，爱上了试

飞英雄!好，很好，有眼力!哎，快走呀，别让人家等 急了。

**梦** **菲** 我去了!(急匆匆就走)

**汪月琴** (骤然大喝)站住! 〔梦菲刹住步子。

**郑雄杰** (诧异)怎么了?

**汪月琴** (急了)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呀? 李建国都结婚了!

**郑雄杰** (一拍脑门)哎哟，忘了这茬儿!

**汪月琴** 梦菲，你不能去! **梦** **菲** 妈妈 … …

**汪月琴** (难以置信)你怎么能这样!

**梦** **菲** (不以为然)我为什么不能这样?

**汪月琴** 你……你爱上李建国为什么不征求我们的意见? **梦** **菲** 妈妈，你当初爱上我爸，征求过父母意见吗?

**汪月琴** 我连组织的意见都征求了!得到上上下下、方方面 面的同意，我才开始和你爸谈恋爱……

**梦** **菲** 我的妈呀!就这样还爱得起来?我真佩服你们!

**汪月琴** 梦菲呀，你谈恋爱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为什么偏偏 爱上李建国?

梦 菲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里惟独 不向爱情发问!《泰坦尼克号》里的富家女为什么会 爱上一个流浪汉?《廊桥遗梦》里的摄影师为什么会

爱上一个有夫之妇? **汪月琴** 那是电影，胡编的!

梦 菲 (侃侃而谈)现实中那就更不用说了。宋庆龄明明知 道孙中山有家室，为什么偏偏对他一往情深?那赵 四小姐为什么心甘情愿一辈子做张学良的情人?

**郑雄杰** 扯远了，说大了!

**梦** **菲** 那就问问你们自己：妈妈，你当初已是赫赫有名的女 飞行员，为什么会嫁给默默无闻的机械师郑雄杰同 志?

**汪月琴** 这 ……

**梦** **菲** 而且，你们现在还深深相爱吗?

**郑雄杰** 这……(回避)呃，这还用问吗?爱情是最说不清道 不明的……月琴呀，梦菲爱上李建国，这……爱上就 是爱上了，咱就别问“为什么”了……

梦 菲 我也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偏偏爱上李建国?其实， 追求我的人很多，班上有个男生，追我追得要命，爱 我爱得要死，处处依着我顺着我……

**郑雄杰** 就像我当年对你妈那样，这不挺好吗?

**梦** **菲** 好什么呀?他充其量就是个大男孩儿，跟一杯白开 水似的，没劲!

**郑雄杰** 白开水怎么了?总比苦酒要好喝吧?

**汪月琴** 别扯什么开水、苦酒的，说梦菲的问题

**梦** **菲** 我的意思是，不愿在追求我的人中选择，而要去做一 个追求者。也就是说，选一个我爱的人比找一个爱 我的人要更有价值……

**汪月琴** 你说绕口令呢?

**梦** **菲** 我是说要追求心中的偶像……

**汪月琴** 还偶像呢，你这不是明摆着插了一腿吗?

**郑雄杰** 月琴，也许梦菲对李建国的感情，是一种女孩子对英 雄的崇拜、敬爱，不是那种爱……咱们也要理解女儿



**梦** **菲** 随便你们怎么理解，反正我现在得赶快去机场，迎接 建国，给他一个意外惊喜!(拿起镜框就要走)

**汪月琴** 不行!梦菲，你这么做，等于给李建国的家庭投下一 颗"定时炸弹"!

梦 菲 这只不过是一发“信号弹”,我有权利向心爱的人表

白真情!(说着就走) **汪月琴** (喝道)站住!

**梦** **菲** (并不停步)谁也命令不了爱情!我只服从自己的心 愿!对不起了，妈妈，我要强行起飞!(执意要走)

**汪月琴** (疾步冲上前，挡住梦菲的去路)不许去!你不能去

见李建国!郑雄杰! **郑雄杰** 到 !

**汪月琴** 你当机械师时，是怎么对待事故隐患的? **郑雄杰** 一查到底，坚决消灭!

**汪月琴** 你给我把住门，看好人! **郑雄杰** 是!(迅即挡在门口)

〔汪月琴抢去梦菲手中的镜框，争夺中镜框落地。

**梦** **菲** 妈妈!你可以没收这幅画，但没收不了我的这份爱!

**汪月琴** (急)我决不许你跨出这一步!(吩咐郑雄杰)快把门 锁起来!

梦 菲 你锁得了门，锁不住我的心!不出家门一步，我就能 向建国表达全部感情!我马上就写封情书，直接给 建国E-mail! (欲进里屋)

**汪月琴** (急挡)梦菲!

**梦** **菲** 我还可以打电话，亲口向建国说一声：I Love you! (去拿电话)

**汪月琴** (一把抢下电话，疾言厉色)郑梦菲!你给我听着!

你要是敢这么做，就不要认我这个妈!

郑雄杰 (急忙上前拽住梦菲)梦菲!好好掂量掂量，母亲只 有一个，爱人却是可以选择的嘛。你年轻轻的，还有 的是时间和机会，翻过这座山，还会有更好的风景 呢，干吗非要在一棵树上……那个呢?

**梦** **菲** (任性地)我愿意! **汪月琴** 梦菲啊 ……

**梦** **菲** 妈，爸，你们不懂我的心啊!(冲进里屋)

**汪月琴** (欲跟进屋，却被关在门外)梦菲!你可千万别给李

建国发E-mail 呀!

**郑雄杰** 要不我把电话线给掐喽?

**汪月琴** (长叹摇首)唉，我真是不明白，就在我们眼鼻子底 下，梦菲怎么会偏偏爱上李建国?梦菲你一定要跟 我们说明白!

**梦** **菲** (冲出屋，将一本日记本撂给汪月琴)看吧，看吧!这 是我的日记，我的心灵档案，你们打开看个明白吧!

**郑雄杰** (上前抢下日记本，还给梦菲)不、不，这是你的隐私 权，我们哪敢侵犯呀。

梦 菲 我正式公开这段隐私，看吧 ……

**汪月琴** (不由自主地打开日记本，轻声念)“……我和李建国 同住一个部队大院，他是看着我长大的。小时候，我 一到星期天就瞒着爸爸妈妈去找李建国玩 …… "

**郑雄杰** 哎哟，这段历史还挺悠久的 ……

梦 菲 (陷入回忆) … … 我常常把小脑袋探进他的单身宿 舍，像个跟屁虫似的缠着他：“建国叔叔，给我讲个故 事吧!建国叔叔，跟我捉迷藏吧……”那天我跟他滑 冰，摔了个大跟头，哇哇直哭……

汪月琴 (继续念着)“……建国用他那又大又暖和的手轻轻 拍拍我的小脸蛋，让我勇敢地站起来。顿时，我的脸 红得像个大苹果，滚烫滚烫的，一直烫到心里，那天 我都不愿洗脸 …… "

**郑雄杰** 嗯，你妈当年跟毛主席握过手，也连着几天不肯洗手

+

**汪月琴** · (继续念)“我的童年、少年一直是把李建国当作偶像 ……"

**梦** **菲** 我在心中追随他， 一直追到了考上李建国念过的航 空大学 ……

**汪月琴** (念)“那是去年校庆，李建国作为校友来校参加座谈

… ”

〔一束蓝光投射在记忆空间，梦菲情不自禁地走过 去 。

梦 菲 哎呀，真该死!闹钟没响，我睡过了头，迟到了半小 时。急匆匆闯进会场，李建国正在发言，他扭头看了 我一眼，又继续从容地讲下去。我尴尬极了，赶紧钻 到角落里坐下来，这才感觉我的脸可能红得像个大 苹果，滚烫滚烫的，一直烫到心里……他讲述着试飞 新型战机的经历，那么惊险的情景，却被他讲得如此 轻松、从容，娓娓动听。场上所有的人都被他迷住 了。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那是 李建国试飞的当天，我偷偷跑到机场去，准备迎接他 胜利凯旋 …… (欢欣地奔走)我要为他祝贺!跟他干 杯!我要抓住这个宝贵机会向他表白埋藏在心中的 情感 … … (四下寻找)他在哪儿呢?去参加庆功会 了?还是 …… (情绪突变)啊!万万没想到，可怕的 事情突然发生了!

**汪月琴** (念)“李建国的飞机发生故障，起落架放不下来，无

法降落!而此刻油料也快燃尽了!” 〔警笛的呼啸骤起。

梦 菲 (惊呼)哎呀!飞机冒着黑烟摔下来了!

〔飞机的轰鸣排山倒海般袭来。梦菲仿佛被巨大的

风浪掀翻在地，又惊恐地跃起，挥手高喊-  **梦** **菲** 建国!建国 … …

**汪月琴** (念)“就在眼看要坠毁的一刹那，飞机又被艰难地拉

起来!歪歪斜斜向着田野滑落……危险!”

梦 菲 太危险了!太可怕了!天啊，建国回不来了!我肯 定见不到他了，再也见不到他了，建国，建国……(惶 恐地扑倒在地痛哭)

〔警笛呼啸声和飞机轰鸣声消失，顷刻沉寂。 **梦** **菲** (绝望地抬起头)完了……一切都完了……

**汪月琴** (念)“当我抬起沉重的头，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 影 …… "

梦 菲 (抬头看去，顿时愣住)啊?我看见什么了?是真的 吗?(狠掐自己，噌地跳起，即刻反应过来，破涕为

笑，惊喜地狂喊)建国!建国!(飞扑上前)

**汪月琴** (念)“李建国化险为夷，他回来了…… ”

**郑雄杰** (接着念日记)"菲菲，是你呀，吓我一跳…… " **梦** **菲** 都快吓死我了!你怎么从天上下来的?

**郑雄杰** (念)“就这么像蜻蜓点水一样，嗖地一下……嘿，紧 急迫降——搞掂。”

**梦** **菲** 你说得真轻松，就跟玩电子游戏似的。

**郑雄杰** (念)“等我休假了，咱俩再打电子游戏，玩高科技的 空中对抗战 …… "

**梦** **菲** 哎!你别走呀!建国，我……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 么吗?

**郑雄杰** (念)“祝贺我试飞成功?” **梦** **菲** 还有……有话对你说……

**郑雄杰** (念)“说吧……”

**梦** **菲** (不知如何开口)我 … …

**郑雄杰** (念)“你不说，我也知道…… ” **梦** **菲** 你知道什么?快说!

**郑雄杰** (念)“你很棒…… ”

**梦** **菲** 真的?我在你心中真的很棒吗?

**郑雄杰** (念)“我是说，你想说我很棒。”

**梦** **菲** 是的是的，我很棒—-不、不，是你很棒!

**郑雄杰** (念)“那还用说?要不是最棒的，我今天就回不来 了。”

**梦** **菲** 你又创造了奇迹，大英雄……

**郑雄杰** (念)“我并不在乎英雄称号，刻在心上的是我的飞行 代号——18……”

梦 菲 18?多么吉利的数字!要是电话号码和车牌里有18 这两个数字，那含金量不得了哎!能卖个好价钱。

郑雄杰 (念)"18这两个数字一旦成为我的飞行代号，那代表 的就是我的智慧、才能和战斗力，代表我全部的生 命!每次我呼叫‘18准备完毕，请求起飞',就是把自 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天空…… "

**汪月琴** (念)“我满怀深情地凝视着他 … … ”

**梦** **菲** (敬慕地凝视着)哇!你好酷啊，无论外表还是内心



**汪月琴** (念)“我心里荡起了一股热流，记忆的长河里翻起了 沸腾的浪花…… ”

梦 菲 呃，建国……哦，你还记得吗?我考高中的时候，不 小心摔断了腿，那次妈妈到西藏执行任务了，爸爸也 不在家，是你背着我去考场的!那时我紧紧搂着你

的肩膀，我的心嘭嘭乱跳，你感觉到了吗?

**郑雄杰** ( 念 )“我……就感觉你挺沉的，好像有八十多斤了 吧?”

**梦** **菲** 唉……哎，建国，你的腿受伤了吧?我来背你!(不 由分说地强行欲背)

**郑雄杰** (念)“嗨，我没受伤，一根汗毛都没伤着，你看……” **汪月琴** (念)“他矫健地跳跃，做着投篮和射门动作，像个运

动健将 …… "

**梦** **菲** 建国!你听我说!

**郑雄杰** ( 念 )“哎，别建国建国的，我是你叔叔!” **梦** **菲** 那是过去时，现在，我都二十了!

**郑雄杰** ( 念 )“你呀，在我面前，永远长不大…… ”

**汪月琴** (念)"他说着，很随意地拍了拍我的面颊 …… "

**梦** **菲** (激动不已，捂着面颊，沉醉地自语)我的脸滚烫滚烫 的，一直烫到心里……我长大了，我再也不是你眼里 的那个小女孩了!建国 ……

**汪月琴** ( 念 )“可是建国却走了，急着回家…… ”

**郑雄杰** ( 念 )“你阿姨烧了一桌的菜，还备了好酒。我该回去 了，再见!"

梦 菲 (缓过神来)酒?我都带来了，干白，法国的干白! (怅然自语)来，干杯……I love you!I Love you … … (深情地呼唤)

〔光复原，又回到现实中。

**郑雄杰** (啪地合上日记本，打断梦菲的思绪)还干白呢?白 干吧!

汪月琴 你爱李建国，可他爱你吗?

梦 菲 不知道、不知道!可我决不放弃!我抓住一切机会

去靠近他，我和建国终于有了共同的结晶! **汪月琴** 啊?结晶?

**郑雄杰** 什么?你俩都有……结晶了?

**梦** **菲** 是智慧的结晶。我和建国一起完成了《飞行故障模 式》软件的设计!

**汪月琴** 李建国搞软件设计，你去瞎掺和什么?

**梦** **菲** 这个设计是我提出的创意。其实，我是为了有机会 能和李建国在一起……他的智慧和自信，他那股子 勇往直前的劲头，还有乐观和幽默，都令我欣赏、让 我着迷!和建国在一起工作的每一天，都是阳光灿 烂的日子!在他面前，我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郑雄杰** 那大不了也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和李建 国顶多只是友情，甭往爱情上扯嘛。

**梦** **菲** 爸，你能一眼就分清友情和爱情的界限吗?

**郑雄杰** 这……呃，这友情和爱情是、是有点儿含含糊糊的，

扯不大清，要不怎么会有个词叫“友爱”呢?

**汪月琴** 梦菲呀，你正处在青春成熟期，容易躁动，一撞击也 许会擦出点儿火花来。

**郑雄杰** (应和)是呀是呀，那也就是思想的火花，你可别把它 当作爱情……

**梦** **菲** 爸，你要是遇到这种火花，把它当作什么呢?

郑雄杰 (吱唔)我……我都快到更年期了，怎么可能擦出这 种火花来呢?梦菲，赶紧把你那火花给浇灭喽，就没 事了 ……

**梦** **菲** 可我越来越喜欢建国，他就是我一直期待的优秀男

人 呀 !

**汪月琴** 梦菲!你 … …

梦 菲 妈妈，我能爱上一个飞行员那也是继承了你的遗传。 我在你肚子里的时候就被你带上了天。我接受的胎 教就是飞机的轰鸣，是高度、速度、能见度……等我 出生了，视力有了能见度，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飞机



**郑雄杰** 那是我给你折的纸飞机……

梦 菲 自打我懂事起，满耳朵听到的就是要爱蓝天，爱飞行 ……我如今实现这个理想了，把挚爱寄托在一个飞 行员身上，这有什么不好?我既不是傍老外，又不是 傍老总，能爱上一个老飞，这够高尚的吧?

**汪月琴** 你爱上一个有家庭的男人，那还叫高尚呀?你这是 在当第三者!

**梦** **菲** 我可不管什么第三者第四者的，我要做一个光明正

大的竞争者! **郑雄杰** 竞争?

**梦** **菲** 爱情婚姻难道就不能竞争上岗吗?

**郑雄杰** 唉，你当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哪，可以引入竞争机制， 搞优胜劣汰、资产重组……

梦 菲 道理是一样的。只有优化组合，才能有高质量的爱 情和婚姻。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建国，我爱他，我要 争取得到他!

**汪月琴**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

**梦** **菲** 当然想过，无非有两种结果，一是，李建国拒绝我，他 们的婚姻天长地久。那我就把这份情感藏在心里， 默默地爱他，这是我的权利和自由。

**汪月琴** 另一种后果就是因为你的爱，李建国的家庭被拆散! 梦 菲 (振振有辞)前苏联解体并不是外来侵略造成的吧?

一个家庭要是能被轻易地拆散，那只能说明他们内

部出了问题，是该散伙了，我不会觉得对不起谁。 **汪月琴** 梦菲!你 … …

**梦** **菲** 妈，你和我爸之间有谁能插进来吗?

**郑雄杰** (一惊)梦菲!呃，说你的事，甭往爹妈身上扯。 **汪月琴** 梦菲，你要冷静!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梦** **菲** 你以为感情是自来水呀?有个龙头控制着，开呀关 的，说流就流，说停就停，哪儿那么容易?妈妈…… 你根本就不懂得爱!

**汪月琴** (语重心长)梦菲呀，人对感情都该有 一份责任啊! 你不能只想到自己，不能太自私了!

梦 菲 (回身盯视着母亲)自私?我看这两个字应该给你



**汪月琴** 我 ? 自 私 ?

**梦** **菲** 你一点儿也不为女儿着想，只顾自己的面子和威信。 妈，听说你马上就要当领导了，是不是生怕这件事会

给你带来不好的影响? **郑雄杰** 梦菲，不能这样说你妈!

**梦** **菲** (任性)本来就是!如果妈妈不是李建国的战友，不 为了高升，还会像现在这样要求我吗?

**汪月琴** (不容置疑)会的，会的!无论如何，我决不允许你去 当第三者!

梦 菲 你没有权力管我! 汪月琴 我是你的妈妈!

梦 菲 (情绪冲动)妈妈?从出生到长大，你对我尽了多少 做母亲的义务?给了我多少母爱?你爱这身军装、 爱飞机、爱蓝天，远远胜过爱女儿!

**郑雄杰** (恳求)梦菲，别说了!去你房间待着!(欲将梦菲拽 进里屋)

**汪月琴** 说吧，有什么话你都说出来!

**梦** **菲** (控制不住，倾吐着)说就说，憋在心里也难受!妈，

当年你为了飞行不想要孩子，可偏偏怀上了我 …… **郑雄杰** 那不怪你妈，都是我的失误……

**梦** **菲** 可是，妈妈想法要把肚子里的孩子折腾下来，是吗? **汪月琴** 是的，我跑步、打球、剧烈运动，不停地飞啊飞，还吃

药……直到驾驶杆压到我隆起的肚子了，才不得不 停飞 ……

梦 菲 我来到世上，多想喝妈妈的奶水啊，可是你为了恢复 训练，尽快飞行，愣是强行断奶，我只好靠爸爸用奶 粉和米汤喂养 ……

**郑雄杰** 不是把你养得蛮好吗?就是瘦点儿，现在的女孩子

巴不得能有这么瘦的体形呢! **梦** **菲** 还有 … …

**汪月琴** 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

**梦** **菲** 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这只是妈妈先进事迹中几个 感人的细节，可我看了好心酸 ……

郑雄杰 这报上怎么什么都登呀?哎，梦菲，有一件事我得让 你知道……你妈生你的时候难产，有生命危险。她 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对大夫说：“不要管我，保住孩 子就行，一定要保住孩子……"我听见的，她真是这 么说的!就冲这句话，梦菲啊，听你妈的吧，别惹她 生气，让她伤心……

梦 菲 妈，在这件事上，你不要把我当女儿看，把我当作女 人，你就能理解我……

**汪月琴** 那好，我们就作为两个女人好好谈谈吧。我也有个

秘密要告诉你…… **梦** **菲** 你也有秘密?

**汪月琴** 我跟你一般大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梦** **菲** (怔住)什么?

**汪月琴** 那是我的初恋……

**梦** **菲** 初恋?你的初恋不是跟我爸?

**郑雄杰** (嗫嚅)呃，我跟你妈是初恋，可你妈和我不是头一回



**梦** **菲** 妈，你初恋的情人是谁?

**汪月琴** 是……对不起，雄杰，也许我不该提这段往事……

**郑雄杰** (故作大度)没、没事，说吧，那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不

会往心里去的……你说吧，对孩子有好处……

汪月琴 (敞开心扉)他是我们师的老师长，抗美援朝的战斗 英雄……三十年前，他到大学来作报告，我作为学生 代表向英雄献花……

〔潮水般的掌声飘荡而来， 一束蓝光投射在记忆空 间。汪月琴仿佛身临其境，迎向光束，沉浸在回忆之 中，声情并茂地描绘着——

**汪月琴** 在那个年代，姑娘们梦中的白马王子是军人、是英

雄，更何况是空中英雄，天之骄子! 〔激烈的枪炮声、爆炸声震响。

汪月琴 他在轰炸大和岛的战斗中，飞机尾部遭受重伤。这 时又有三架敌机向他围攻过来，而他都因流血过多， 昏迷过去。飞机急剧下坠。寒风呼啸，从被打穿的 座舱盖吹进来，把他吹醒了。他使劲地拉起操纵杆， 加大油门，继续朝大和岛冲去!

**梦** **菲** 快跳伞快跳伞!

**汪月琴** 直到把复仇的炸弹投向敌人的工事，他才跳伞，浑身

的鲜血在空中飘洒，像红色的雨点…… 〔轰炸声化为雷鸣般的掌声。

**汪月琴** 当我把鲜花献到他的手中，我的心也飞上了蓝天

……我毅然中断大学的学业，考上了飞行学院，成 为他的学员。从此，我对他越来越熟悉、了解，爱慕 也就越来越深 ……

**郑雄杰** 可是在航校， 一个女学员对教官是决不能有那种意 思的!

汪月琴 我只好把这颗种子埋在心底，勤学苦练，盼着早日飞 上天，盼着终有一天能和心中的雄鹰比翼齐飞!没 想到，等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女飞行员，当我满怀激情 写下第一封求爱信的时候 ……

〔一束光投射记忆空间，汪月琴仿佛回到当年，兴冲 冲地奔走。郑雄杰也身临其境，紧紧跟随她。

**汪月琴** (停步回首)郑雄杰同志，你干吗老跟着我? **郑雄杰** 小汪，我想跟你请教几个战术问题。

**汪月琴** 我现在没空，要去见陈教官，有重要的事。

**郑雄杰** 我也去。陈教官要办喜事了，咱们去帮他布置新房 吧 ……

**汪月琴**(顿时惊呆)什么?郑雄杰，不许你胡说!

**郑雄杰** 没、没胡说呀，你看，那就是陈教官的新媳妇……

**汪月琴** (望去)你胡说，胡说!那个拄着双拐的女人，怎么会 是陈教官的 ……

**郑雄杰** 没错!她和陈教官在东北老航校就是战友，在 一 次 敌机轰炸中，她用身体掩护陈教官，自己中了弹片，

后来下肢瘫了 ……

**汪月琴** 不、不!你说，陈教官爱她吗? **郑雄杰** 不知道，反正成亲了就是爱吧?

〔汪月琴突然伤心地哭了。

**郑雄杰** (纳闷)哎，汪月琴同志，教官结婚是喜事，你哭个啥 呀 ?

**汪月琴** 你知道什么叫爱吗?

**郑雄杰** 知道，当然知道!我在心里把“爱”这个字都快嚼烂

了，咂巴出了很多很多的滋味! **汪月琴** 你说、你说，是什么?

**郑雄杰** ( 涨红了脸，激动无比，却木讷地)是……呃，就是

……那个……也是……这个 … … (费劲地比划着) 嗯，比方说，心里老惦记着一个人，老想见着她，逮着 机会就围着她打转转 ……

**汪月琴** 对、对，就是这样!是这样的 …… **郑雄杰** (越发激动)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兴奋异常)月琴同志! 〔汪月琴越发哭得伤心。

**郑雄杰** (不知所措)哎，你哭个啥嘛! 〔光复明，回到现实中。

汪月琴 后来，他又成了我的团长、师长，天天在一起，带着我 飞啊飞啊。我埋在心底里的那颗种子怎么也压抑不 住，它在偷偷地发芽、冒尖……每次一动这份情感， 我就觉得自己的思想不健康。我面对毛主席像发 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一定要 把全部的爱献给飞行事业!

梦 菲 妈妈，你的这份情感，就一直没有向他流露过吗?

**汪月琴** 没有!我一直压抑着、克制着，要在心田里把这份情 感连根拔掉!

梦 菲 可是那颗种子一直埋藏在你的心底里，它悄悄地滋

生、长大，长成了一棵大树! **汪月琴** 不，不!

梦 菲 妈妈，承认这一点吧!你连这个勇气都没有吗?

**汪月琴** (由衷地)几十年了，我对他从来也没有流露出一丝 一毫个人感情，而且还故意疏远他、冷淡他……直到 他临终前，我去见他最后一面 …… (一步步走上前， 缓缓伸出颤抖的手，握住那道蓝色的光束)我们俩才 第一次握手。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松开呀……他 说：“小汪，我有个心事放不下，咱俩是不是有什么误 会?为啥你对我总是别别扭扭的?”

梦 菲 你说呀!妈妈，你不仅是飞行员，你还是个女人，你 说呀!把埋藏在心里的那份感情都说出来!让他知 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女人在爱慕他、在欣赏 他，让他带着这份美好的情意离去 ……

汪月琴 我何尝不想把埋在心里的那份情感全都倒出来!可 是……话到嘴边，又都咽下了……什么也没说，为了 两个家庭的幸福，我不能说啊!

〔那道蓝光在汪月琴的手中渐渐隐去。

梦 菲 妈妈!你难道就这样冷酷无情?你给他、给自己都 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汪月琴** (情绪冲动)不，没有!他对自己的 一 生无怨无悔!

我也对得起我的家、他的家，我无愧于头顶上的这片

天空!梦菲呀，就像妈妈一样，克制自己的感情吧! ·

梦 菲 (摇头)我做不到……压抑情感，对你来说，也许是 一

种传统美德，可是，对我来说，就好比是让现代女性 裹小脚!如果对自己的感情生活都不能自由地选 择，那还怎么去创造丰富多彩的人生?

**汪月琴** 梦菲，我们都是女人，我能做到，你为什么就不能做 到?妈妈不是照样在创造吗?

郑雄杰 (苦口婆心地)梦菲呀，这段隐私，你妈是不愿掏出来 的，更何况面对自己的女儿，可她还是讲了，能好受 吗?理解你妈的用心吧!

梦 菲 爸，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知不知道这个隐私?

**郑雄杰** (点头)结婚那天，你妈当着我的面把那封求爱信拿 出来烧了 ……

梦 菲 可你想没想过，她内心深处还会不会藏着这颗种子? **郑雄杰** (连连摇头)我不想，压根儿就不往那儿想!

**梦** **菲** 可我不得不想；你们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有多少爱?

**汪月琴** 这还用问吗?我和你爸的感情是经过多少年风风雨 雨考验的，我们这个家庭牢不可破!

〔电话铃响。郑雄杰和梦菲不约而同欲接电话。

**汪月琴** (抓起话筒)喂，喂!找谁?说话呀……挂了。(放下 话筒)

**郑雄杰** 也许是李建国来的?

**梦** **菲** 这会儿李建国还在路上呢。

**汪月琴** 是个女人的声音，大概打错了。

**郑雄杰** (再也忍不住)呃 … … 月琴，咱们之间恐怕有麻烦了



**汪月琴** 麻烦?

**郑雄杰**· (沉重起来)月琴，刚才批评梦菲，越说我越觉得鞭子 抽在自个儿的心坎儿上。从女儿的事上，我看到了



自身问题的严重性，我不能再瞒下去了……我对不 起你，对不起这个家，我犯错误了……

**汪月琴** (难以置信)犯错误?可能吗?我还不了解你?对党 忠诚，对工作忠诚，对妻子忠诚，无论在哪个岗位上， 都是个忠于职守的模范标兵，就连过马路也规规矩 矩走斑马线- 给你个胆儿都不敢闯红灯是吧?

**郑雄杰** (低沉地)可我这回确确实实出事故了。 **梦** **菲** 爸，你别吓唬我!你不会出那种事吧? **郑雄杰** (沉重地)这件事 … …

**汪月琴** (不由分说)哦，你要说的那事呀，我早就知道了。 **郑雄杰** 基本情况你都掌握了?

**汪月琴** 那么大一个局机关撤销了，能瞒得住谁呀?你不愿

说，我也就不多问了。 **郑雄杰** 我 ……

**汪月琴** 我理解，你是不想让我分心，怕影响我的飞行，才瞒

着我，对吗?

**郑雄杰** 我说的是 ……

汪月琴 (自顾说下去)我呢，也怕影响你的自尊心，所以就装 着不知道。你的“黑匣子”呀，我看得清清楚楚，没有 我不了解的心事。其实呀，这算不上什么“事故”。 局机关撤销，干部分流、下岗，那也不是你郑雄杰一 个人的事。你没听顺口溜吗?“裁减的部长一走廊， 下课的局长一广场”,你这个副主任科员被裁下来算 得了什么?怎么能说是犯错误哟?哎雄杰，你分流 到一家机械厂，还当了工会副主席，是吗?

**郑雄杰** 是第七副主席。

梦 菲 别不好意思，政协的副主席有十四个呢。

**郑雄杰** 就连这个工作也没有了，我……下岗了! **汪月琴** 什么?你 … …

**郑雄杰** 国有企业搞改革，资产重组，我所在的新华机械厂被 金海集团兼并了，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工人下岗。

汪月琴 可你是干部呀!好歹也是个副主席呢。你是局机关 分流下来的，而且是转业军人，还是女飞行员的家 属，怎么能让你下岗呢?你别着急，我可以让组织上 出面去谈，一定给你重新安排工作!

**郑雄杰** 不必了。厂里本来就规定：党员干部都能留用。

**汪月琴** 那你怎么还下岗了呢? **郑雄杰** 是我自己要求下岗的。 **汪月琴** 啊 ? 你 … …

**梦** **菲** 爸，你这是为什么?

**郑雄杰** 那天，被宣布下岗的工人们成群结队，吵吵着要去区

政府上访。我代表工会去劝说 … … **汪月琴** 这个工作可不好做呀。

**郑雄杰** 可不嘛!我都喊破嗓子了，可大伙儿啥都听不进去， 围着我嚷嚷，要求回答一个问题：为啥下岗的都是工 人，却没有一个党员干部?我被问得抬不起头来，工 人们的目光像刀子似的往我心口上扎呀!

梦 菲 问得好!你就说，这年头，党员干部要后天下之忧而 忧 ……

郑雄杰 (情不自禁地走过去，仿佛回到当时，发自内心地)同 志们，工人同志们!大家静一静!你们问得好，问得 在理啊!是呀，为啥党员干部就不能下岗?哪儿来 的“护身符”?那党章上写得明明白白，共产党员起 码的准则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咱飞行部队，最

难最险的科目，团长、大队长争着第一个飞!这是共 产党的老规矩呀!当年自然灾害那会儿，连毛主席 都带头不吃红烧肉了，现在的干部为啥就不能带头 下岗呢?凭什么就得让工人群众吃苦在前?“企业 亏了钱，厂长坐本田；工资发不了，书记坐蓝鸟。”难 怪工人们要骂大街呀!该骂!我也恨不得跟你们一 块儿去上访!可是不行呀，师傅们，出乱子比砸饭碗 更可怕呀!我当了几十年的学雷锋标兵，这点儿觉 悟还是有的。工人兄弟姐妹们!请相信我吧，我这 个党员干部，就从自个儿做起，从现在做起，主动要 求下岗!我郑雄杰说到做到。同志们，记住一个理： 共产党永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

梦 菲 (深受感染，禁不住鼓掌)哇!震啦!爸，我要是下面 一个听众，肯定会爱上你的!(忽然悟到)喔，我明白 了，恐怕真的有人爱上你了……

**汪月琴** (打量郑雄杰)就你这样的人谁会看得上?既不是大 款又不是大腕儿，既不年轻又不潇洒，平平庸庸的



梦 菲 (不满地打断汪月琴的话)妈!不许你这样说我爸， 这不公平!郑雄杰是你的丈夫，是我的父亲!你把 他贬低了，也就是贬低我，贬低你自己!

**汪月琴**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不信你爸会有外遇……

**梦** **菲** 爱情不问高矮胖瘦，爱情不分贫贵富贱。

**郑雄杰** 月琴，我可是对你坦白交待了 ……

**汪月琴** (严肃起来)哎，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呀，别搞得弄假成 真。

**郑雄杰** 明明是真的嘛，你干吗非要当成假的?(鼓足勇气)

汪大校月琴同志，我最后向你汇报一次：你不在家的 这几个月里，我和另一个女人单独在一起九次，收到 她的信件三封，电话四十六次，寻呼三十八次…… (腰间寻呼机骤然响起，连忙解下来递给汪月琴)第 三十九次，你审查吧!

**汪月琴** (拿过寻呼机看信息，念)“天纬通讯祝您全家中秋节 快乐!”

**郑雄杰** 这……哦，不是她呼我……

**汪月琴** (把寻呼机放到桌上)我看呀，你可以去编电视剧了， 净胡编乱造!你想气气我是吗?这半年来我很少给 你打电话，一封信也没写，这得请你谅解了。知道这 次大演习有多么重要吗?是有史以来高科技程度最 强的一次三军合成演练。雄杰，我实在顾不上你了

**郑雄杰** 月琴，我是说……

**汪月琴** (和风细雨地)雄杰，我知道你的心态，下岗后有了失 落感，怕我看不起你是不是?于是想找心理平衡，故 意制造一种假象，想用这个办法来引起我对你的重 视。其实你多虑了，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对你的感

情永远也不会变的。 **郑雄杰** 你就那么相信我?

**汪月琴** 我这个人就是自信，要不能飞上天吗?

**梦** **菲** (在一旁着急)妈!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呀?现在 可没“电子干扰”,你怎么就发现不了“目标”呢?真 有女人给我爸写信!

**汪月琴** (一怔)信?还真有个“她”?都写什么了? **郑雄杰** (不由自主地递上信)你审查吧 ……

**梦** **菲** (制止)爸!别干傻事，你有责任保护对方的隐私权!

**郑雄杰** 唉……纸是包不住火的!还是捅破了吧……(把信 放在了桌上)

〔汪月琴不由自主地去拿信。梦菲眼疾手快，一把抢 过去 。

**郑雄杰** 梦菲!把信给你妈 ……

**梦** **菲** 爸!还记得吗?上初中时，有个男生给我写情书，我 傻乎乎地把信交给你，你转手就交给了校长。结果 那个男生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害得他喝了敌敌畏，

差点儿丢了性命……(把信塞给郑雄杰) **汪月琴** 这不会是情书吧?

**郑雄杰** (嗫嚅)也许……有点儿那意思……

**汪月琴** (盯视郑雄杰良久，忽地拍案而起，变了脸色)这是怎 么了?咱们家到底是怎么了?丈夫收到女人的情 书，女儿爱上了有家庭的男人……(苦笑)这婚外恋 怎么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传来传去，竟然传到我们 家里来了!

**郑雄杰** (低头自责)是我不好!

**汪月琴** (痛惜)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呀!郑雄杰同志也会走

这一步…… **郑雄杰** 我 …

**汪月琴** 在当今社会上，有多少党员干部抵不住灯红酒绿的 诱惑，被糖衣炮弹打中，成了金钱美女的俘虏!这样 的教训还少吗?

郑雄杰 我……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糖衣炮弹专打有权有钱 的人，都供不应求了，怎么可能打到我这个下岗干部 头上来呢?

汪月琴 那你怎么会……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郑雄杰 她是个下岗女工。

汪月琴 什么?你怎么会跟一个下岗女工 …… 郑雄杰 (嗫嚅)我是一个下岗干部嘛。

汪月琴 (气恼)难怪有人说，现在的男人找情人太累，找小姐 太贵，找下岗女工最实惠……没想到这些乱七八糟 的东西你竟然活学活用了!

郑雄杰 (气)你、你，你不许胡说下岗女工! 梦 菲 妈，你说错了，要向爸道歉!

汪月琴 (恼火)我道歉?到底是谁做错了事? 你还是我女儿吗?

梦 菲 我就是再现代也不可能容忍自己的父亲有外遇!可 是，爸爸决不会像你想的那样，不会的!

汪月琴 可他自己都承认了，跟一个下岗女工……

梦 菲 爸，你和那个下岗女工到底怎么了?快说呀! 郑雄杰 唉，也说不清是什么把我和她扯到了一起……

汪月琴 说不清也得说。你现在下岗了，没有组织了，我就是 你的组织。你一定要说清楚，一五一十，竹筒倒豆子



郑雄杰 我倒!全都倒出来 ……

梦 菲 爸，你可别真有那种豆子呀……

郑雄杰 (勾起往事)那是我下岗后……虽说是自己要求的 可也一下子找不着北了，心里空空荡荡的，又憋闷得

难受，真想找个人说说…… 汪月琴 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呢?

郑雄杰 (吐诉苦衷)你去大西北执行任务了，梦菲埋头搞软 件设计。我也不想找你们说，我怎么能让老婆孩子

知道我这种下场?白天，我装着去上班，其实四处去 找工作。我没有大学文凭，没有职称证书，没有英语 证书、电脑证书、会计证书、律师证书，只拿得出一种 证书——学雷锋标兵证书，可是人才市场不认这个!

**汪月琴** 你就说自己当过空军的机械师，连飞机都能修!

郑雄杰 可那手技术已经撂下好些年了，民航也嫌我年龄偏 大。倒是有家个体户开的汽车修理铺想要我去当小

工 。

**梦** **菲** 爸，你可不能去干，那太跌份儿了!

**郑雄杰** 我没去，可啥份儿也没了。我就像一个被抛在荒野 上的人，眼看着时代列车从身边轰隆隆轰隆隆开过 去，那车轮把我的心都碾碎了!大半夜里我恍恍惚 惚地走着，走到了河里……

**梦** **菲** 爸!不要命了! **汪月琴** 你 … …

**郑雄杰** 那河水冻成了几尺厚的冰，我站在冰上，整个心也冻 成了冰砣砣!我从头凉到脚，不知该往哪里走 …… 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女人的声 音，那是吆喝声：“麻辣烫，快来吃麻辣烫…… ”

〔郑雄杰不由地被那个声音牵了过去 ……

〔一束橙色的光束投射在记忆空间。随之飘荡而来 的是寒风的呼啸和火锅的沸腾。

郑雄杰 (情不自禁地走过去，仿佛身临其境)那是个四十出 头的女人在摆摊吆喝，没想到她认出我来了，一口一 个“领导”“领导”地叫着，把小板凳擦得干干净净，恭 恭敬敬地招呼我。原来她就是我们厂的下岗女工， 叫秋云。我说：“别再叫我领导了，我现在和你一样

……"可她说：“不一样，那天你能当着大伙儿的面主 动要求下岗，就和别人不一样。你是好样的，不像假 冒伪劣的党员干部，是合格的正品，是条汉子。我服 你，听你的，这才没去上访，自己摆了个小摊。你快 吃呀，随便吃， 一分钱也不收。你能上这儿来坐一 坐，就是给我打气、撑腰了!”秋云的话烫到我心窝里 去了，我打起了精神：“秋云，你摆摊卖麻辣烫，还能 挣点儿钱吧?”(再现秋云的神态和语调)“这也不是 挣钱多少的事。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心劲儿不一样， 觉得自个儿有工人的身份，背后靠着国家。我自打 知青回城后就在厂子里上班，把二十年的光景都投 进去了。离厂那天，就像剥皮抽筋似的……"当年我 转业脱下军装就是这种感觉呀!(模仿秋云)“咱眼 下就像离开了笼子的鸟，自由是自由了，可关久了都 忘了怎么扑扇翅膀了。”“秋云，你找到了自己养活自 己的位置，会成功的!哎，那香港的大富翁李嘉诚一 开始也不过就是个油漆匠……”(模仿秋云)“我看你 这人挺有主意的，索性你带咱们一起干，没准还能干 成点儿大事!”我当时愣了：咱自个儿眼下还是泥菩 萨过河呢，有啥资格和能耐领着一帮下岗职工找出 路?(模仿秋云)“郑大哥，你没听到人家是怎么寒磷 我们的吗?'下岗女工别流泪，挺胸走进夜总会，陪 吃陪喝又陪睡，赚了港币赚外汇。'这多糟践人呀! 郑大哥，你是党员干部，就带个头把姐妹们领上一条 大道!”望着秋云的眼神，就好像有股劲儿从我心底 里钻出来，她这么看高我看重我，我决不能降低了自 个儿呀!后来，我自筹资金创办起劳动服务中心，带

领下岗职工一起干!那天晚上我去找秋云，叫她也 入伙，可却找不见她了。原来整顿市容，清理路边摊 位，把她的麻辣烫给清理了。那叫卖声没了，那火锅 咕咕嘟嘟的响声没了 ……

〔光束和声音都隐去。

**郑雄杰** (焦急地追寻着)……我到处寻找，找那个声音，找那

口火锅，找秋云!终于在河边找到了她! 〔光束又亮起，缓缓移动着。

郑雄杰 … …她也像我当时那样，恍恍惚惚地向河里走去。 我一看急了，连忙冲过去， 一把抱住了她!(冲上前， 紧紧地拥住那束光)

**汪月琴** 你 … …

**郑雄杰** 我怕她掉到河里去!

**梦** **菲** 那河水冻成了几尺厚的冰，她掉不下去!

**郑雄杰** 可这会儿河里的冰冻开始化了!我不能让她再往前 跨出半步!我得紧紧抱住她 ……

梦 菲 啊?你们都这样了?我对建国都没敢过警戒线!

**郑雄杰** 我和秋云都穿着棉大衣呢。

**梦** **菲** 就是穿了盔甲，也能感受到心跳，感受到血液的流 动!

**汪月琴** 让你爸说下去!

**郑雄杰** 我说，我说……我这才知道，她被丈夫甩了，儿子也 判给了男方，好好的一个家没了!她没有营业执照 不能摆摊，连生活来源也断了……这样一个弱女子 靠在我的肩头，我得撑住她呀!我要让她心里的冰 河也快快地化冻……(循循善诱地开导着)“秋云，别 怕难，有大哥在!你不是让我领头干吗?我办了劳

动服务中心，你来吧!瞧，这是我替你买的乳胶手 套，以后你当钟点工去给人家擦窗子、刷厕所啥的， 戴上它，你的手就不会再裂口子了 ……”秋云眼泪汪 汪地瞅着我，说不出话来，她突然一头扎了下去……

**梦** **菲** 扎进河里了?

**郑雄杰** (嗫嚅)扎进我怀里了 ……

**梦** **菲** (深受感动)爸，你博爱，你善良，你富有同情心，可你

救得了一个秋云，还能救另一个“秋雨”吗?

郑雄杰. 我不只是同情。秋云是个很普通的女人，但她身上 有一种许多女人没有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我也 说不清，反正挺打动我的。在秋云面前，我找到了男 子汉的感觉，这种感觉还挺好 ……

**汪月琴** 难道在我面前你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吗?

**郑雄杰** (走出光束，真切地)曾经有过……当年在航校，我在 一群女飞行学员中挑中了你，大伙儿都给我鼓劲： “阿米尔- 冲!”那时侯，那时候，我充满了男子汉 的自信!还在床头张贴了毛主席的一 句诗词 — — “敢上九天揽月”!

梦 菲 那个“月”就是我妈……

**郑雄杰** 对，就是你妈!哦，那时还不是，她是我瞄准的最高 目标 汪月琴!可是，没想到我的视力出了毛病， 被淘汰当了机务兵。大伙儿又都给我泼冷水，说我 追女飞行员，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哼，吃不着， 想想还不行吗?我一直想着能有这一天!我拼命地 工作，干出成绩来!

**汪月琴** 你成了全师有名的学雷锋标兵!我爱上你，就是冲 着你的人品……你是我的机械师，每次飞行之前，只

要看你一眼，我就能飞得踏实。

**郑雄杰** 我记得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登上舷梯，腿都打颤



〔汪月琴不由自主地勾起回忆，缓步走到记忆的空 间。郑雄杰来到她身旁，他们仿佛回到当年的情境 里。

**郑雄杰** (鼓励)小汪，坚强些，没事儿!

**汪月琴** (打起精神，悄声地)老郑，别让人知道我腿哆嗦了… **郑雄杰** 我啥也没看见，就知道汪月琴同志特勇敢!(向汪月

琴竖起大拇指)

〔汪月琴也向郑雄杰竖起拇指，两人会心地一笑。

**梦** **菲** (在一旁目睹父母当年的情景，不由得感慨)多么美

丽的谎言，那么纯朴，那么动人……

**郑雄杰** 还记得，那次你飞行遇到雷雨，脱险回来……

〔汪月琴一头扎进郑雄杰怀里，后怕地哭了。郑雄杰 愣住。

**汪月琴** 我差点儿回不来了!好害怕呀!我不飞了，不敢再 飞了!

**郑雄杰** (紧搂着汪月琴，安抚)别哭，怕个啥?有我在，天塌 不下来!

**汪月琴** (抬眼看郑雄杰)雄杰，我能飞好吗?

**郑雄杰** 能，一定能!只要把这道坎儿迈过去，你就没有穿不 过的雷区!(柔情地替汪月琴抹去面颊的泪)我最喜 欢看你笑，笑起来那个美哟……笑一个，笑呀!笑



〔汪月琴破涕为笑。

梦 菲 (慨然)真的很美很美 … … 我能有你们这样的幸运

吗?我能爱得那么畅快淋漓、那么绚丽灿烂吗?

**汪月琴** 还记得吗?当年你看见我在机舱里被太阳烤得太难 受……

**郑雄杰** 我站在舷梯上撑开一把伞为你遮太阳…… 〔二人又回到记忆中 ……

**汪月琴** 老郑，别这样，要是被领导看见了，你就当不上先进 模范了……

**郑雄杰** 我宁可少拿一次奖状，宁可受处分，也不能让你多晒 一会儿!

**汪月琴** 我还记得，那年春节后开飞大检查……

**郑雄杰** 小汪，我在最后复查飞机时，发现刹车压力比平时误 差多了0.2个大气压，可是大伙儿反复了好些遍也 查不出问题。

**汪月琴** 那可能就是没问题，这点儿误差也是在规定允许的 范围里嘛。

**郑雄杰** 不行，我非得把它给查透了不可! (卧倒倾听)

**汪月琴** 哎，你怎么能贴在机轮上听呀!都零下三十度了，你 不要耳朵了!

**郑雄杰** 我要飞行安全!(仔细倾听着)嘿，找到了，是刹车盘 梅花螺帽松动!

**汪月琴** 好险呀!要是带着这个事故隐患上天，那我恐怕就 飞不回来了!

**郑雄杰** 有我当你的机械师，你就放心地飞吧! **汪月琴** 我现在最不放心你的耳朵!

**郑雄杰** 耳朵?没冻掉吧?(欲去摸耳朵)

〔汪月琴急忙止住郑雄杰的手，把脸贴过去，冲着他

的耳朵大口哈气，突然冲动地亲了一口他的面颊。

**郑雄杰** (先是大怔，骤然惊喜若狂，手舞足蹈，扯破嗓子开怀

高歌)“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哟嗬依哟嗬!”

梦 菲 (禁不住感慨)真想为你们的爱情喝彩!你们那个时 代的爱情就是这样，特别单纯，像洁白的雪花；又极 其丰富，能把整个生命托上天!

**汪月琴** (展开郑雄杰的双臂，发自内心地)你就是我的翅膀!

**郑雄杰** (由衷地呼唤)飞吧!我心中的鹰!爱你到永远! 〔他们定格在美好的记忆中。

**梦** **菲** 我绝对相信，本人就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可是，我又 不得不怀疑，你们当年的这种美好感觉还在吗?

〔郑雄杰和汪月琴分别走出那个光圈，回到现实中。

**郑雄杰** 后来你的翅膀越飞越硬，越飞越高，而我呢?却变得 越来越矮 … …

**汪月琴** 我并不在乎你的平凡……

**郑雄杰** 其实你心里很在乎!明天，你接受电视台采访，难道 愿意向广大观众介绍：我的丈夫已经下岗，正在自谋 生路?

**汪月琴** 记者不会问这些的……

**郑雄杰** 你也不会这样回答吧?如果我也是个飞行员，也弄 个师长旅长的干干，或者是厂长、经理、教授、工程 师，那才配得上和你在一条起飞线上。

**汪月琴** 这不现实，不要做这种假设。

**郑雄杰** 你难道就没在心里做过这种假设? **汪月琴** 小肚鸡肠。

**郑雄杰** 你又说我小了……

**汪月琴** 雄杰，也许你为我付出了全部，可我不满足。我需要

的不光是关怀、体贴、照料，更想看到你在往前走，可 你却停下了步子。自从转业到了局机关，渐渐变得 安于现状了。你要是早一点儿给自己加压，学电脑、 学外语、学MBA,也不至于被淘汰吧?说心里话，我 再忙也是能挤出时间和你在一起的，可我却情愿把 更多的精力扑在工作上。我主动放弃休假，我不断 地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我给自己的工作、学习使 劲地加码……你知道为什么吗?

**郑雄杰** 你太好强了……

**汪月琴** 因为我在飞行事业中能得到更多的快乐和满足!回 到家我是很放松，很舒适，被照顾得周周到到，一切 都按着老一套的程序重复着，的确是和睦、温暖，可

是，我总觉得缺了什么…… **郑雄杰** 这些话，你干吗不早说?

**汪月琴** 我不忍心说，也不想给你再添压力。你为我、为这个 家付出的太多了，我也少不了你这么个贤内助，总是 不断地谅解你……

郑雄杰 我也一个劲儿地谅解自己。从你的成就中，我总还 能找到一点儿安慰，毕竟全心全意支持了你的飞行 事业，自己虽说平平庸庸，倒也值得。

梦 菲 就这样，你照顾我，我体谅你，和和气气、相敬如宾， 这是幸福的爱情吗?这只是过日子。连我都感觉到 你们之间越来越不对劲儿了!当年的那种感觉多美 好呀，可是却没了。是丢失了，还是退化了?难道真 正的爱情就不可能天长地久吗?

**汪月琴** 往往习惯了的生活最容易埋下事故隐患……

**郑雄杰** 好在这种习惯被打破了!生活就像个“榨汁机”, 一

下子把我打碎、绞烂，拼命地压榨我，榨出来的是尊 严!我要找回自我价值!我在救助秋云，其实也在 救助自己啊 …… (勾起往事)那天是我的生日，连我 自己都忘了，秋云却记住了，请我去吃饭……

〔那束橙色的光又投射在记忆空间，郑雄杰不由自主 地走过去。

梦 菲 都怪我不好，忘了爸爸的生日，那天晚上正忙着给建 国发电子邮件呢 ……

**汪月琴** 那天我记着你的生日，想好了要给你打电话，可是， 突然紧急起飞，我顾不上了……

郑雄杰 (陷入回忆中，倾诉着)羊肉、肥牛……秋云买了好些 菜，摆满了一桌。她往滚开的火锅里涮着菜，不断地 夹到我的碗里，还给我端上酒杯：“郑大哥，你呀，事 事都为别人想得多，自个儿不管吃多大的苦也硬挺 着，太辛苦了!来，喝一杯，消消疲劳，多吃点儿，补 补营养……”从来都是我对别人这样做、这样说的 呀!我吃着喝着，心头发热，就想哭……秋云拿出生 日礼物送给我，那是一件毛衣 …… (拉开夹克衫，露 出身上那件漂亮、合体的毛衣)这是秋云把她儿子穿 过的旧毛衣全都拆了，重新一针针编织的!当我穿 上这件毛衣时，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地流出来…… 秋云把我所有的学雷锋标兵证书、立功奖章还有先 进工作者奖状都挂在劳动服务中心的墙上，她说： “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不值钱，可在我心里那就是金 子呀!看一眼就能提起一股心气……”是呀，雷锋， 多么美好的名字啊， 一想起来，心里就暖洋洋的。不

管还有多少人会记住这个名字，咱们不能丢了他，毕

竟这两个字伴着咱们走过了二三十年啊!揣着他， 咱们往后的路也许会走得好些……“来，秋云，为今 后的好日子干杯!干!”你一杯我一杯，我一杯你一 杯，干啊!我们俩都喝醉了，好痛快，痛快啊!(畅快 地)在秋云面前，我心里那块大石头被掀掉了!我感 到自己长个儿了，腰杆挺起来，底气也足了，思想也 丰富了，像条硬汉子 …… (精神焕发)哎，我要走了， 去看秋云，她还在等我呢 …… (欲走)

**汪月琴** 郑雄杰!

**梦** **菲** 爸爸，你太过分了!

**郑雄杰** 你们不知道呀，秋云病了，病得很重很重!她一直瞒 着，直到前些天干活时昏倒……我把她送到医院，大 夫说，来晚了!秋云不愿花医药费，偷偷从医院跑了 出来，我是想今晚去说服她……

**汪月琴** 原来是这样 … …

**郑雄杰** 在这之前，我和秋云从没扯过一点儿感情上的事。 当她得知自己没多少日子了，才给我写信的，她是要 把心里话都掏出来，都留下来呀 …… (取出那封信拆 开，将信纸递给汪月琴)请组织审查吧 ……

汪月琴 (不自自主地接过，心情复杂地看信，禁不住念出声 来)“郑大哥，我爱你，这是我第一次向你说出这三个 字。这样做，很对不起你的爱人和女儿，对不起了! 可我不愿意把这三个字带走呀!我这一 生太短太 短，太平凡太普通，什么也留不下，没有成绩，没有财 产，没有爱情，就连儿子也见不上面了，只能留下这 三个字了 ……"(哽咽地读不下去)

**郑雄杰** (热泪盈眶，充满感情)这三个字，对秋云来说，是最

后的念想，最后的希望呀! **汪月琴** 雄杰 … …

郑雄杰 (发自内心地)月琴，在你面前，我也许就像一棵小 草，可是在秋云面前，我就是一棵大树啊!我得让她 靠靠大树呀。我想以家属的身份在她的手术单上签 字，给她送医疗费；我想送她走完这最后的路……我 想……

梦 菲 爸 爸 … …

**汪月琴** (不知如何说好)雄杰，你别说了……

**郑雄杰** (鼓足勇气)月琴，你让我说完，这话早晚要说出来的 ……我对你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可对秋云来说，太 需要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实在不知怎么办 才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左也不行，右也不成，真 的没辙了!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

**汪月琴** (打断郑雄杰的话)不许胡说!

**郑雄杰** 不说出来我会憋死的!月琴，我想……跟你、跟这个 家 ……

**汪月琴** (厉声地打断)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梦 菲 爸，你千万不能想那个呀，我不答应!(冲上去，拽住 郑雄杰)决不让你和妈妈分手!

**郑雄杰** 不，不是分手，是……是请假……月琴，我想跟你、跟 这个家，请个假，可能是长假……

梦 菲 什么请假?这明明是要炒婚姻的鱿鱼!

**汪月琴** (失控地冲上前，猛地抱住郑雄杰，发自肺腑，动情地 诉说)不!我不批准你的假!我不批假!我不让你 走!决不让你走……咱们结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 吗?要一辈子相爱……可是你 …… (声泪俱下地捶

打郑雄杰)

梦 菲 妈!(扶汪月琴入座，对郑雄杰)都怪你!

**郑雄杰** (负疚)月琴，是我不好。我……不想给你添堵，不能 再给你添压力，不能干扰你呀……你要干大事业，我 实在是配不上你，配不上呀……

**汪月琴** 不，你也在干大事业，你是个男子汉，你就是我心中 的鹰 ……

**郑雄杰** 月琴 … …

汪月琴 雄杰啊!咱们之间确实出了点“故障”,可是经过检 修和维护，就能重新起飞，还能飞得更高、更好啊! 雄杰 ……

梦 菲 (把父母紧紧地拥在一起)爸爸!妈妈 ……

〔桌上的寻呼机突然鸣响。郑雄杰欲去拿，又缩回 手 。

**郑雄杰** 呃，是……天气预报 ……

**汪月琴** (拿起寻呼机看)是秋云呼你，“请速回电”……

〔郑雄杰一时怔住，不知如何是好。汪月琴克制住情 绪，上前拿起电话筒，递给他。郑雄杰欲接话筒，又 犹豫地挂了电话。

〔汪月琴噙着热泪，替郑雄杰穿好衣服，系好拉链，做 得十分细腻和温柔，又拿起月饼盒递给他。

**郑雄杰** (感动不已，禁不住拥抱住汪月琴)月琴 …… **汪月琴** (竭力显得平静)快去吧 ……

〔郑雄杰捧着月饼往外走。他一步三回头，泪流满 面，难以割舍，最后一扭头冲了出去。

梦 菲 (追到门口，呼唤)爸爸!爸 ……

〔汪月琴支撑不住， 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

梦 菲 妈妈!(扑到汪月琴身旁)

汪月琴 我也是个女人啊!离开飞机，脱下军装，我就是个普 普通通的女人。我可以做世界上最好的贤妻良母 ……可是，我把对女儿的爱、对丈夫的爱，都融进了 飞行中。我飞上了天，才知道天是没有尽头的，我要 飞得最高、最远，飞得最好!既然选择了这个事业， 我就要忠诚它、维护它，否则的话，所有的代价都会 白白地付出，我这一生也就白活了……我原先以为， 只要事业成功，什么都可以弥补，可是你爸爸这一 走，让我看到了事业、家庭是两只翅膀，哪个也不能 折断呀……你爸爸身上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 怎么就没有感受到呢?人哪，为什么只有在失去的 时候才能懂得珍惜呢 ……

**梦** **菲** (自语)从爸爸妈妈身上，还有李建国、老师长、秋云， 让我感受到了，要想真正地爱，不是那么容易的……

**汪月琴** (慨叹)是啊，爱一个人，爱事业、爱生活，都是如此



〔两个女人陷入了沉思。

〔挂钟报时，敲响九下， 一声比一声沉重响亮。明月 当空，月光如水，默默地渗透着这个家。

〔如泣如诉的音乐中，光聚，渐暗。

**—** **—剧终**

家

更 生



更生，男，本名张苏，1985年起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有作 品二十余万字问世，现于江苏省赣榆县文化局剧目室任职。

人 物

一个男孩叫小强， 一个女孩叫小虹——他们是兄妹， 但既不同父亦不同母，也不在一个家庭里生活。他 们都才十三四岁，但他们对于人生的思辨已几近成 人，对于家庭的理解却已超过成人，只是诠释的方式 不同于成人而已，因而被称做孩子。妈妈是小虹的 生母，一个柔柔温脉、懂得爱懂得生活的小城女人。 命运在给予她不幸的同时也给她馈赐。她尽力使它 们在她的心理上得到均衡，并努力生发出爱情，爱自 己的女儿和这一个家。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说她 是一个好女人。

时 间：如果家庭是一堆积木，多年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当初 拼错了图案或根本没有拼错图案只是面对这个图案 久了感到了厌烦或麻木，那么便打散了这个图案重

又构建了一个新鲜的造型——就是这个时候。

**地** **点：**是个贮存着一个少年无限欢乐的、现在仍寄栖着他 苦苦留恋的居室。

〔幕启。

〔客厅有几扇门通向各个房间， 一扇窗正对观众。客 厅里有沙发、茶几和冰箱；靠窗边放一个柜子，上有 电话。

〔窗外小强在窥视室内，欲翻窗进屋。妈妈上。小强 急隐去。

妈 妈 (边检查着自己的包边对内)虹虹，虹虹该走了!

〔内应：“就来，妈妈。”小虹提一篮子上，嘴里边吃着 什么。妈妈慈爱地理理女儿的衣服。

妈 妈 虹虹，说好了，这次买回菜，中午一定要烧了吃。要 再吃方便面，妈就生气了。

小 虹 怎么?中午又是我一个人吃呀?

妈 妈 你知道妈这段时间中午是赶不回来的。 小 虹 他呢，他也不回来吗?

妈 妈 (佯嗔)又是他他的 — — 你该叫他爸!瞧他对你多

好!

小 虹 嘻嘻!我知道。可我一下子， 一下子怪不好意思的。 妈 妈 老是不好意思，就显得没有礼貌了。

小 虹 哟!妈给女儿扣大帽子啦?好好，女儿保证，暑假结

束以前，创造条件，开始叫—— 妈 妈 叫什么?

小 虹 (对妈妈耳朵)叫爸——爸——爸爸爸爸……

妈 妈 好了好了。你对我叫唤个什么劲儿，我又不是他。

小 虹 他?他是谁?你就不能说，是——你—老——公?

妈 妈 死丫头!(轻打小虹)

小虹(用手指划脸)哟!妈也不好意思了?

妈 妈 好了好了，别闹了，时候不早了，还要买菜呢。买过 菜就回家，回家关好门窗——

小 虹 回家关好门窗，学习、看电视，不让陌生人进家，等等 等等 妈我都会背了。

妈 妈 (用手指轻点小虹头)你呀!

小 虹 嘻嘻!(开门，欢快地蹦跳着下) 〔小强又出现在窗口。

妈 妈 (回身锁门时突然发现窗外的小强， 一怔，低头略思， 旋即会心一笑，对小虹背影喊)虹虹，你自己去买菜

吧，妈有事，直接去单位了。 〔内应：“哎!妈妈再见!”

〔妈妈锁好门，立住，贴门听室内的动静。

〔窗外的小强此时确认室内没有人了，轻盈地翻窗而 进。他直奔柜子，打开，取出一个小相册，看都没看 急忙往身上塞，可没有地方塞得下，就脱下衬衫裹 了；返身欲跳窗时，却又停下，四下看看，忍不住用手 次第地摸摸一些东西，诸如电话、冰箱、门之类，摸着 摸着就有了一系列一个家庭小主人才有的熟稔和自 如的动作：他将衬衫朝沙发上一扔，接着把自己也扔 到沙发上，头枕靠垫，脚高翘在沙发背上；看也不看， 手自然地伸到茶几底下，摸到一块糖放到口里；稍 顷，又跳下沙发，走到冰箱前，拉开箱门，看见有西 瓜，就端了出来，仍是看都不看又顺手从冰箱顶部摸 出西瓜刀，走到沙发前切西瓜。

〔在小强做这一系列事情时，妈妈已转到了窗口，在

那里注视着小强的一举一动，脸上始终浮着微笑。

〔小虹提着已装着菜的篮子哼着歌儿上，掏钥匙开门 进屋，关门。

〔门开时，小强惊起， 一手拿西瓜一手拿刀朝窗边退

去。小虹转过身发现了他，吓得愣在原地。 小 虹 (大声惊叫)妈呀-  (篮子脱手坠地)

小 强 你、你、你别叫，我、我、我……

〔小虹急转身，欲开门外逃。

〔小强一手持刀一手持西瓜，扑过来抵住门。

小 虹 (看着持刀的小强；惊恐地奔到房间的另一头，边跑 边哭喊)别杀我 — — 别杀 —

〔窗外妈妈有些惊慌。

〔小强看看吓坏了的小虹，又看看手中的刀，急忙把 刀扔到小虹的面前。小虹忙将刀抓在手中。

小强你别、别害怕，别害怕。我是……我、我不知道你会 回来，我……

小 虹 (仍然恐惧地)你、你是谁?

小 强 我、我是— 小 虹 你要干什么? 小 强 我、我 —

小 虹 你怎么进来的?

〔小强指了指窗子。妈妈急闪开。

小 虹 (看了看窗子，又细看了看小强，似是忽然想起了什 么,带些疑惑地)你——你是小、小强?

〔小强低下了头。妈妈又来到窗前。之后在小虹和

小强的对话过程中，妈妈始终在窗口倾听。 小 虹 你 是 小 强 ?

〔小强点了点头。

小虹(一下子放松了警惕，刀也随之掉到地上)妈呀!你

吓死我了……(哭)……呜……呜…… 〔窗外妈妈也放松地摇了摇头。

小 强 (手足无措地)你、你别哭，我不是故意吓你的。 小 虹 可你还是吓着我了……呜 ……

小 强 对不起!我、我走了。(要走) 小 虹 你别走。(止住哭声)

小 强 我说了“对不起”了。

小 虹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要什么,你就拿吧! 小 强 (感到被侮辱)什么?你、你把我当小偷了?

小 虹 不、不、不，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 强 你就是这个意思!

小 虹 就不是!

小 强 就是!小偷?谁是小偷呀?偷人家的家才是小偷， 是大偷!

小虹(委屈地，带着哭音)你……你……谁偷你的家啦? 是……

小 强 是你!是你——们!

小虹不对!我们、我们是你爸娶回来的，是请来的! 小 强 (语塞)哼!(转身欲开门走)

小虹走你就走!我、我本来的意思是—— (带哭音)我是 说，你要拿什么你就拿吧!这里本来就是你的家，你 的家!

〔这一句“你的家”,似把两人都震住了。良久，小强 才回过神来，环视居室一周。

小 强 (语气颓丧地)可现在，现在是你的家了。

小 虹 (怯怯地看着小强)我…… 〔沉默。

〔小强发现地上的菜，蹲下身收拾。小虹也过去蹲下 身收拾。收拾菜的过程中，两人对望 一 眼，又望了几 眼 。

小 强 你叫什么?

小 虹 虹虹，彩虹的“虹”。 小 强 你怎么知道我的?

小 虹 你的照片呀!(指墙上)喏，墙上有，台板下、影集里 到处都有。你爸天天都看，我和我妈也天天看的。 你和照片长得一模一样，一眼就能认出来。我妈见 了你，肯定也能一下就认得出 ……

小 强 (有些紧张地站起)你妈?我、我得走了…… 小 虹 (轻拉小强)你别走，玩一会儿吧。

小 强 你妈她——

小 虹 我妈中午不回来。 小 强 那我爸呢?

小 虹 你爸中午也不回来的。

〔小强仍犹豫。

小 虹 你坐吧，就坐在沙发上。你吃西瓜吧，要不你看电视 …… (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随便一按)

〔响起电视剧《孽债》主题曲。声音很轻，结尾时该曲 将再次出现。

小 强 (坐下，同时一只手快速地将包有相册的衬衫塞到身 后，另一只手指着篮子)青菜要拿厨房摆开的，会捂 坏的。

小虹噢，我这就来。(提篮下)

〔小强迅速起身，将影集放还到柜子里，再迅速回到

沙发坐下。小虹上，立在一边。 小 强 你也坐吧。

〔小虹欲与小强同坐沙发，走一步又停下，到一边取 一把折椅斜对小强坐下。

小 强 (找寻的样子，指着某处)这里有个单人沙发的? 小 虹 搬到里屋了。我妈说，这样客厅显得宽敞。

小 强 那我爸看电视坐哪儿?

小 虹 坐你坐的那儿呀。和我妈坐一起。 〔顿。良久。

小 强 你、你管我爸叫爸吗?

小虹(低下头，小声地)还、还没有 ……

小 强 我也不管那人叫——就是我妈妈现在的男人。 小 虹 (急)可我要叫的，马上就叫的。

小 强 我不叫!我妈叫我叫我也不叫。我根本找不着叫爸 的感觉。

小 虹 我找着了，你爸他真像个爸爸。

小 强 那当然，我爸是最好的爸爸。可是我 …… (伤感地) 我好长时间没见到爸爸了，我好想他 ……

小 虹 想他你就来看他呀!礼拜天他都在家的。 小 强 这我知道!可是—

小 虹 可是什么?你是怕我妈?才错了哩!告诉你吧，我 妈她人最好，最理解人的。每次你爸看你的照片，我

妈都说：叫小强来呀，我们都认识认识。 小 强 我爸说什么?

小 虹 他?他不吭声，只低着头抽烟，心事重重的样子。

小 强 (痛苦地)你不知道的，我妈和我爸离婚的时候，我妈

威胁过我爸，要是爸不经她允许见我，就立刻带我离 开这个城市，让他永远见不到我。我妈是说到做到 的 。

〔 停 顿 。

〔电话铃突然响起。

小虹(犹豫一下接电话)喂，是虹虹。妈妈?妈妈去上班 了，走好一会儿了……嗯，再见。

小 强 (急问)是我爸的电话吗? 小 虹 是我妈单位的，找我妈的。

小 强 她不是去上班了吗? 小虹是啊，按说该到了。

小 强 (神色有些紧张)我、我还是走吧。

小 虹 别走，别走。妈妈她肯定不会回来的，这两天妈值外

勤，路很远，可能还没赶到。 〔顿。

小 强 我爸和你妈，早就认识吗?

小 虹 认识的，好像是同学——不，是校友。 小 强 会是第三者吗?

小虹(略想)好像不像。刚来的时候，听过他们说话—— 你爸说，真没想到呀，我们会走到一起来。我妈也 说，是没想到。还有，他们之间还很、很客气的，不是 那么、那么(双手比划)黏黏糊糊的。

小 强 我妈和我爸倒是很黏糊，可是、可是到后来三天两头 地吵。

小 虹 你爸他看不出来会吵架呀。

小 强 当然。我爸只会生闷气，气极了就一个人到外面走， 有时一走就是半夜。我就老趴在窗口等，等着等着

就在窗台上睡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却是在床上。 那是爸爸回来抱我上床的，床前好些烟头。他们一 吵架，我爸爸就成夜地坐在我的小床前看着我睡觉， 一只手还攥着我的手 ……

小虹那你妈就不能不和他吵吗?

小 强 能不吵吗?我家里很没钱的，奶奶常年住院花很多 钱。我妈下岗后，就弄了个小卖部，很累的。我爸从 不帮她，可挣的钱还要全给爸拿走，去给奶奶治病。 妈心里能平衡吗?那次妈蹬三轮车拉啤酒翻了车， 啤酒全打了，腿也伤得很厉害，回家就哭，接着就吵，

从那以后就经常吵 ……

小 虹 (稍停)你爸不会蹬三轮吗?

小 强 爸一个写文章的，拉不下脸。从那以后，我妈也不管

我爸了，两人像陌生人一样，后来就 … … **小** **虹** (小声地)奶奶死了你知道吗?

小强(伤心地)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奶奶待我可好了，临 死还叫着我的名字。我打电话质问爸爸，为什么不 叫我知道?你们离了婚，可我还是奶奶的孙子呀! 为什么不叫我去见她最后一面，去再叫一声奶奶? 电话里我哭得好伤心，我听见爸爸也哭了。我打电 话时妈妈就站在一边，妈妈也流泪了。妈妈说，小强 别哭了，妈妈带你去见奶奶 …… (顿)妈妈带我来到 奶奶的墓前，备了好多供品，一样一样地叫我亲手给 奶奶供上，还上了好多香。妈妈很伤心，她还管奶奶 叫“妈”。她哭着说：妈，我把小强带来了，小强永远 是您的孙子，以后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带他来给您祭 墓……

小 虹 你妈……真好!

小 强 (沉思，似是自语地)妈都是好的，爸也都是好的……

小 虹 可我爸……我爸就不如你爸…… 小 强 你爸他……不爱你吗?

小 虹 我爸他、他打过我，打过两下。 小 强 打你不一定是不爱你。

小 虹 不，他是故意打我，我并没犯什么错误。

小 强 有时，你得主动地去爱大人，我就常这样做。我一看 他们脸色不对，我就乖乖地干活、学习，说笑话撒娇



小 虹 这我懂，就是这样才挨的打。我爸他、他爱喝酒，喝 多了就回家找妈闹事，老说我妈和别人养了我。有 一回我就对他撒娇，我说，老爸你别担心，就是我妈 真的和别人养了我，我也永远是您一个人的女儿，一 辈子只叫您一个人老爸。可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 了我一耳光，打得我很疼，疼得都忘了哭。我怔怔地 看着他。是我妈先哭了，她抱着我对爸说：你敢再打 她一下，我就带她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回来。我爸就

又打了我一下…… 〔顿。

小 强 那你是你爸亲生的吗? 小 虹 我感觉是，一定是!

小 强 那你现在想他吗?

小虹有时想的，可一想我两个腮就好像疼。(稍停)他们 离了婚，我爸就到南方去了，再也没有见过我。他给 我写过好几封信来，都是寄到学校的，信里说他想 我，(泣声)还、还求我原谅他……可我，我一封信没

敢回，我怕我妈不同意，我不敢伤妈的心……(顿)小 强哥，我好美慕你，爸爸对你好，妈妈对你也好。

〔窗外，妈妈已泣不成声，用手捂着嘴，不使自己哭出 声 来 。

小 强 可我感觉很难受。我老觉得我被撕成了两半，无论 我在妈身边还是在爸身边，总好像只有一半。我很 不开心，玩也不开心，学习也提不起劲，这次考试就 没考好……

小虹你爸爸，知道了吗?

小 强 (摇头)我感觉很难受，想见爸爸又不敢，一怕妈妈会

知道，二怕爸爸要问我学习成绩…… 小 虹 能不能，我跟你爸说，叫他去找你?

小 强 我爸不会的，那样我妈肯定会带我走的。

小 虹 (无奈而抑郁地)那就只有在心里想了 ……

小 强 (伤心地)主要是梦里老会见到爸爸，有好几回我都

高兴得醒了，可睁眼一看…… 〔顿。

小 强 ……我想爸想得厉害了，就跑了来站在远处偷偷往 这里看，可是总也看不到他；我就在路上截他，可多 少次都没截到—

小 虹 他回家总是有早有晚的——

小 强 这我知道。有一次我就提前从学校溜出来，站在马 路边死等。这次到底让我截到了，看见爸过来了，隔 老远我就大叫着“爸爸——爸爸——”,穿过马路朝 他跑去。可我只顾高兴了，一下子，被一辆开得很快 的汽车扫倒了……

小虹(惊恐)呀!那 一定伤得很厉害!你哭了吗?你爸爸

看见了吗?

小 强 当时，我都站不起来了。一些人、好多好多的人都围 过来看我，围成了一个圈。我就坐在地上转着圈地 看他们，在他们中间找爸爸。我认定了我爸一定在 人群里。我在心里想，爸爸就要过来了，就要过来扶 他的小强站起来了———可是、可是我眼巴巴地转了 一圈又一圈，脖子都抻长了，也没有看见爸的脸。爸 爸根本没听到我叫他，也没注意到发生了车祸。我 这才感觉到腿疼，硬撑着站起来一跛一跛往家走。 到家也没敢对妈妈说， 一个人躲到房间包扎伤口的 时候，我才哭了起来。开始我使劲控制着，不让自己 哭出声来，可越哭越控制不住，到后来我把头埋在被 子里，放开大声一边叫着“爸爸”一边使劲哭了起来 ……那是我记忆当中最伤心的一次痛哭。

〔说的过程中，小强的语气是沉郁的；小虹不断地抹 泪，最后嘤嘤地哭出声来。

〔窗外妈妈也开始擦眼泪。

小 强 我还想这个家，经常在梦里回来，回来看看我的小房 间——就是你现在住的这个小房间——看着我的小 铁床，我多想到我的小床上躺一躺 ……

小 虹 (带哭音)你躺吧，来。(拉小强)来，过来，你躺吧。 小 强 (犹豫着)还是不躺了，躺下我会哭的。

小虹(哭声渐强)我已经哭了，想哭你也哭吧 … …

小 强 (用衣袖擦眼，一下，又一下)我、我去洗洗脸。(起 身，急下)

〔小虹擦了几下泪，想了想，打开冰箱拿一块西瓜放 茶几上，到柜子里拿一个糖果盒送到茶几上，又回去

拿一个纸袋放到茶几上——这一过程中她偶尔要抹

一下眼泪。 〔 小强上 。

小 强 热水器是刚装的吗?

小 虹我们来后不久就装了。

小 强 我爸爸早就希望能在家里洗澡了，可 —

〔顿。

小 虹 (小声地)小……小强—哥，我能叫你小强哥吗? 小 强 (想一想)嗯。

小 虹 (高兴地拿茶几上的东西给小强)小强哥，你吃西瓜 吧，你吃巧克力吧，还有瓜子，还有——

小 强 我不想吃，你吃吧。 小 虹 我也——不想吃。

〔挂钟猛然响起，两人吓了一跳。 小 强 ( 看看钟)我得走了。

小 虹 时间还早呢。你再玩会儿吧小强哥。 小 强 我是偷跑出来的，我妈会找的。

小 虹 那 —

小 强 我走了 ……(留恋地四周看着)那挂钟，是你上的发 条?

小 虹 是啊。(不解地看小强)

小 强 左边的发条不上，它就只跑时间不打点了。夜里打 点太响，我爸不喜欢的。

小虹(小声地)我知道了。(略停)可我挺喜欢听它打点 的。你、你爸也说，喜欢听那就让它打吧。它有这个

功能，不让它打点也是一种不完美…… 小 强 (略思)是这样。那、那就让它打吧。

小 虹 … …

小 强 阳台上的笼子你不该扔的。楼顶上的鸽子晚上常会 飞下来住宿，有两只白色的鸽子，和我很熟的，我天 天喂它们——我几次来都没见到鸽子，就知道你把 笼子给拿掉了。

小 虹 我、我不知道。我会再放一个上去的，马上就放。 小 强 (顿)那我走了。

小 虹 小强哥，你常来玩吗?

小 强 (沉郁地)我——我不知道。

小虹你常来吧，来看你的小房间，还有鸽子 …… 小 强 虹——虹妹，我们、我们是朋友了是吗?

小 虹 是 !

小 强 你别对爸说我来过，行吗? 小 虹 (点头)嗯。

小 强 也别对你妈说，行吗? 小 虹 (点头)嗯。

〔妈妈已由窗口转到门边，擦干眼泪，举手轻轻敲门。 〔室内两人一惊。小虹轻走到门边从门镜里往外看。

小虹(回头对小强)是妈妈! 小 强 (惊)那、那我……

小 虹 没事的。

小 强 不、不，我还是——(朝窗边奔去，欲翻窗，见妈妈已

用钥匙开门，遂不得已躲入内屋) 〔 门 开 。

小 虹 妈，你怎么回来了?

妈 妈 妈……妈忘了东西，回来拿。(看小虹)虹虹，你哭 了?

小 虹 (躲开妈妈目光)没、没哭。妈，你拿什么?我给你 找。(不时地看内屋)

妈 妈 (双手捧小虹脸)虹虹，妈知道你哭了。

小 虹 妈 ,你——我、我还是帮你找东西吧。

妈 妈 (走到沙发前坐下)不忙，虹虹，妈想……妈想问你几

句 话 。

小 虹 (心不在焉，仍关心着内屋)妈你说。 妈 妈 来，过来，过来坐妈妈这儿。

〔小虹走到妈妈旁边坐下。 妈 妈 虹 虹 ， 你恨妈妈和你爸爸吗? 小 虹 (惊疑地)妈你 ……

妈 妈 我是说，你对妈和你爸的离异是不是很伤心? 小 虹 妈，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事来了?

妈 妈 (轻声地)回答我，虹虹。 小 虹 有一点儿 ……

妈 妈 妈知道你在妈面前尽力回避这个问题，可你心里却

时时在想，是吗? 小 虹 (点头) … …

妈 妈 虹虹，其实，妈更是经常想这件事的。妈知道这件事

在你心理上有很大的创伤，可是，咱们那个家庭要是 继续维持下去，那创伤不是会更重吗?

小 虹 妈，我知道，这你都说过了。

妈 妈 家庭的幸福呢，是由感情做基础的。对吗?

小 虹 嗯 。

妈 妈 可感情破裂了呢，家庭也就名存实亡了。就像咱们 家，妈那也是迫不得已……

小 虹 妈你别说了。我只是伤心，却从没有怪过你的……

妈 妈 你听我说完。虹虹，妈妈是说，大人们离了婚，孩子 们的感情是要受伤害的，而大人们的创伤更深。但 这种伤害会随着新的生活的继续而慢慢消失的，这 需要大人们的努力和孩子们的支持、理解才能完成。

这些你懂吗? 小 虹 懂 的 妈 妈 。

妈 妈 原来这个家庭，开始也是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后来大 人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就离了，小强跟他妈另建立了 一个家庭，他爸和我们成立了这一个家庭。如今呢， 这两个家庭是不是比原来的家庭幸福和睦呢?

小虹是的妈妈。可是、可是我们——

妈 妈 妈知道你要说什么,这就是今天妈要对你说的—— 妈妈是回家向女儿道歉的。

小 虹 妈 妈 — —

妈 妈 听妈妈说。妈妈有时只顾妈妈的感情，而忽略了你 的感情，这使我很内疚。妈早知道你爸爸给你写过 信，是妈替你整理书包时发现的，可你没有给他回 信。你是顾虑妈妈，怕惹妈妈生气；而妈妈却佯装不 知，不支持你回信——可这正是妈妈的错误。

小 虹 妈 妈 — —

妈 妈 孩子，你给你爸回信吧。只要你想回，这是你自己的 事情，妈妈不会干涉你。有机会你还可以去看他。 大人们有隔阂，不是孩子们的错，相反是给孩子们带 来了创伤，是孩子们的罪人。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 权力不让你们去爱自己的生身父亲。妈妈……妈妈 对不起你，虹虹……

小 虹 (哭泣，拥进妈妈怀里)妈妈……好妈妈……

妈 妈 还有那个小强。听他爸爸说，他可懂事了，是个好孩 子。妈妈上面说的话他一定也都懂的。他也一定很 想他的爸爸，很想这个家的，你也应该和他成为好朋 友的，可我从没有主动地邀他来家玩。这也是妈妈 的不对，妈妈也向他说声“对不起”

〔小强满脸是泪地从房里冲出来。 小 强 阿姨——

〔妈妈和小虹同时立起，同时向小强走过去。

**妈** **妈** 孩子，来，快给阿姨看看。(把小强拉到怀中端详)

小 强 (泣说)阿姨，我、我是偷跑来的，我、我翻了窗，我只

是想来看看，我——

妈 妈 别说了孩子，阿姨都知道，阿姨理解你。阿姨是喜欢 你来的，你可以常来的，这里本来就是你的家，永远 都是你的家。这个家对你是敞开门的，你随时都能 来，像过去一样。

小虹(拉妈妈一把，低语)妈，小强的妈，她、她不让……

妈 妈 (对小强)孩子，你妈的工作由我来做。听你爸爸说 她是个很开通明理的人，我早想好了，这一两天我和 你爸一道去找她。

小强(哽咽着)阿姨，您真好。

妈 妈 你妈妈，她好吗? 小 强 (点头)嗯。

妈 妈 你们，过得都好吗?

小 强 (点头)嗯。只是、只是我好想和我爸在一起。

妈 妈 想你爸你可以常来呀!如果你妈妈同意，你还可以 经常住在这里，正好和虹虹做伴读书。

小 强 阿姨，您、您能让我和我妈都回来吗?我多想和爸妈

都在一起，和从前一样。我做梦都想和爸妈在一起。 妈 妈 (苦笑着摇摇头)孩子，阿姨理解你的心情。可是，生

活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它不会停留，也不会重复。 孩子你说对吗?

小 强 (低头嘟哝)我知道……

妈 妈 好孩子，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你看，现在你妈妈很 幸福，你爸爸和我们过得也很好，只要你和虹虹，你

们孩子们心情愉快了，这不是一切都很好吗? 〔小强和小虹同时点头。

妈 妈 小强，虹虹，(抚着两个孩子的肩)咱们都鼓起勇气， 去珍惜新的生活。好吗?

小 强

(同点头)嗯。

小 红

〔挂钟响起，是上午十时。

小 强 阿姨，我、我得走了，我妈要找我的。 小 虹小强哥，再玩一会儿吧。

妈 妈 孩子，再待会儿吧?

小 强 不行，我妈找不到我会着急的。 妈 妈 那，叫虹虹送送你。

小 强 不用了，我自己走。(欲走)

妈 妈 等一下。(到柜子里拿出那个影集)小强，这是你的 小影集，我们天天都看的，你要带就带回去吧。你和 你爸爸的照片都在里面。

小 强(接过，不好意思地)谢谢阿姨!那，我走了。(走到 门边停下，回头看着妈妈和小虹)阿姨，求您件事行 吗?

妈 妈 行，行!你说吧。

小 强 我爸他、他不太爱说话，可他心里是最明白的，有什

么事求您别和爸吵架行吗? 妈 妈 阿姨不会的，不会的!

小 强 还有，我爸他有胃病，他不能吃冷的，也不能吃甜的， 也不能喝花茶。他晚上写材料时会忘了倒水，要经 常给他续开水。自从爸和妈吵了架，这些都是我做 的，(泣声)都是我做的 ……

妈 妈(眼圈红了)好孩子，阿姨都知道了。

小 强 他还会忘记吃药。过去也都是我给他想着，大瓶的 两粒，小瓶的两粒，都在书架的右上角—

妈 妈 (泪已盈眶)知道了，知道了，孩子，阿姨都知道了，都 记着了。

小 虹(泣声)小强哥，我也、也都记着了。 小 强 那，我走了。

小 虹小强哥 —

妈 妈 孩子，你常来吧，来看看你爸爸，来和虹虹交朋友。 喏，这是房门的钥匙，你拿上吧。

小 强(看看妈妈手里的钥匙)我不要，要了钥匙我会老想 往这儿跑。那边……那边还有一个家，妈妈也离不 开我。我、我走了。

妈 妈 孩子—— 小 虹 小强哥——

小 强 阿姨，虹妹，我走了 ……

〔小虹过去拉小强手。妈妈过去将两个孩子搂在胸 前，泪落。

〔定格。

〔歌声渐起：

“爸爸一个家， 妈妈一个家，

剩下我自己，

好像是多余的。

爸爸呀，妈妈呀， 这究竟是为什么?

….." 〔 幕 落 。

**——剧终**

**小玲子**

魏 风 郝 玉 生



魏风，男，1925年出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离休前任解 放军艺术学院政治委员。曾创作儿童剧《歪把》,秧歌剧《识 字好》、《马光鉴》,话剧、歌剧《刘胡兰》等。

郝玉生，男，1926年出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在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历任摄影、编导、总编辑、厂长等 职，参加拍摄或编导新闻纪录片百多部，其中《中国人民的胜 利》、《百万雄师下江南》、《百万农奴站起来》、《两种命运的决 战》等获政府优秀影片奖、百花奖等各种奖励。

*人* *物*

小玲子——农村小姑娘，13岁。 日本兵——男，15岁。

李 福——男，40多岁，伪军。

锅 底——男，15岁，卖烧饼的。

时 间：1942年秋天。

**地** **点：**被日军占领下的平原农村村口。

〔舞台左侧有一口水井，右侧后方是一家农户的院 墙，墙上用白灰写着“共存共荣，建设爱护村”的标 语。远方有一座高高的炮楼，炮楼上插着日本的太 阳旗。少顷，日本兵端着满满一盆脏衣服上。他是 到这井台来洗衣服的。他不会摇辘转，费了很大劲， 才提上半桶水来。他厌恶地把脏衣服倒在地上，又 拿起脏袜子嗅了嗅，很臭，生气地将袜子扔在了一 边。李福骑自行车上，见日本兵急忙下车，鞠躬。

**李** **福** 小太君，洗衣服啊? **日本兵** (没好气地)嗯!

**李** **福** 怎么这么多衣服? **日本兵** 伊藤 ……

**李** **福** 伊藤小队长的衣服也叫你洗?他干吗不自个洗? **日本兵** 伊藤……良心地坏了……坏了……

**李** **福** 小太君，你不会洗，怎么不到村里抓一个花姑娘来

洗?

**日本兵** 花姑娘地不要，你洗。

**李** **福** 我洗?咳呀!小太君，我还不如你哩，我这衣服都是 我媳妇给洗。

**日本兵** 你……媳妇的找来。

**李** **福** 小太君，你又说笑话啦，我媳妇在南边小王庄住，离 这儿有十几里地哩。

**日本兵** (想了想)你，我统统地洗。

**李** **福** 小太君，我真不行，我还有公事，我得把催粮的单子

送给伊藤小队长去。(骑上车就要走) **日本兵** 你的不能走。

〔远处传来卖烧饼的吆喝声。

李 福 (看见卖烧饼的走来)小太君，他的来卖烧饼的，会洗 衣服，洗得大大的好，我叫他。(向远处)锅底!锅

底!(猛按车铃) 〔 锅底上 。

锅 底 两个轱辘一根梁，中间坐着武大郎，见了老爷不说

话，拿着铃铛瞎咯啷。 李 福 小兔崽子，你骂谁? 锅 底 谁也没骂呀。

李 福 他妈的，(上前拧住锅底耳朵)谁是武大郎? 锅 底 我又没说你是武大郎，你干吗心发虚呀?

李 福 我骑车，你不是说我是说谁?

锅 底 武大郎是小个，你那么高，怎么是武大郎?看你长得 多福相，要不怎么叫李福呢。

李 福 去、去、去!少贫嘴，快帮那小日本洗衣裳。

锅 底 你真会抓差，你看我样儿像会洗衣裳的?(扯起脏衣 服让李福看)你看……你看。

李 福 糊弄糊弄他。你不帮他，他不让我走，我还有公事。 〔碉堡上传来喊日本兵的声音，让他快回碉堡去。日 本兵听到喊声，很不高兴地慢慢走了。

李 福 得得，小日本羔子走了，完事啦。咳!锅底，我上回 欠你多少钱?

锅 底 还账，好，三套果子，三块六。

李 福 欠账一定还，我们这不是又三个月没关饷啦。

锅 底 又想赊账呀，没门。你一年不发饷也没人心疼你，谁

让你干这号差事呢。

**李** **福** 还不是混口饭吃。锅底，这回不赊账啦。(从自行车 后边袋子里掏出一件女人上衣)你看这仁丹士林小

褂，八成新，换三套怎么样? **锅** **底** 这又是抢谁家的?

**李** **福** 抢的?你他妈血口喷人!

**锅** **底** 不是抢的就是偷的。俺嫌脏，不换。

**李** **福** 你这小子真不知好歹。(一把抓住锅底的烧饼篮子) 换不换?不换，我都给倒在地上。

**锅** **底** 李福!干吗?你别狗仗人势。(大声喊)李福抢人 了。(与李福争夺篮子)你看谁来了啦。

〔李福向后看。锅底趁机挣脱，围着井台跑。 **李** **福** 我看你往哪跑!(围着井台追)

〔日本兵又抱着一堆脏衣服上。 **日本兵** 李福，八格牙鲁，什么的干活?

**李** **福**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你管不着。 **日本兵** 你，中国人?

**李** **福** 那当然，地道中国人，这还有假?

**日本兵** 中国人为什么欺负中国人? **李** **福** 这……(无言以对)

**日本兵** 你，你向他(指锅底),这个。(做鞠躬状) **李** **福** 让我给他鞠躬?姥姥!

**日本兵** 吆哂!

**李** **福** 你们日本人真会做好人。(发泄地)你们日本人，三 个月没给我关饷了，你知道不?我也是人，我肚子大 大的饿，你知道不?我整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东跑 西颠儿，催粮、催款，还得点头哈腰地伺候你们，你们

为什么不给钱?

**日本兵** 钱的没有。(拍自己空空的衣袋)

**李** **福** 我知道你没钱……我是说你们日本长官。你们没本 事就别到我们中国来，谁请你们来啦。

**日本兵** 到中国打仗，我的不来不行。妈妈送我拉住手哭 ……哭……眼睛看不见了。(哭泣)

〔小玲子提水桶上，见了日本兵和伪军急躲。

锅 底 小玲子，来吧，别怕，这个小日本是好人。(把烧饼篮 子放在井台上，帮助小玲子打水，回身见李福从篮子 里拿出烧饼果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李福!你真不 要脸，你偷吃……(哭)卖不了钱，我妈要打我……

李 福 锅底，别哭，别哭，我实在是饿得前心贴后心啦。我 这块怀表押给你，关了饷我再赎回来。

锅 底 我不要你的表，弄坏了我赔不起 …… (少顷)关了饷， 立刻还，说话算话。

李 福 立刻还，立刻还，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在锅底和李福说话时，日本兵一直在看着小玲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喃喃自语，泪下。小玲子 提水要下，日本兵拦住了她。

**日本兵**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锅** **底** 她叫小玲子，大小的小，(指自行车铃)这个玲，儿子 的子。

**日本兵** 多少岁了?

**锅** **底** 小玲子，多少岁了? **小玲子** (声音很小)十三了。 锅 底 (没听清)几岁了? **小玲子** 十三岁了。

**锅** **底** 太君，她的十三岁。(比划着)

**日本兵** (异常兴奋)和我的妹妹一个样， 一个样。(拿着相片 让李福和锅底看)

**锅** **底** 这是你妹妹? **日本兵** 嗯，我妹妹。 **锅** **底** 是亲妹妹?

**日本兵** (点头)嗯。

李 福 真是邪门了，和小玲子长得一模一样。

**锅** **底** 小玲子，你看，他妹妹真像你。

**小玲子** (向日本兵)你妹妹这会儿在哪儿?

**日本兵** 在日本大阪，我的家。

**小玲子**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日本兵** 妈妈，妹妹。妈妈眼睛哭瞎了……

**小玲子** 是为想你?

**日本兵** 我爸爸是飞行员，去年去炸珍珠港，美国高射炮，轰 ……我爸爸掉在大海里，死了，死了。今年又派我来 中国打仗，妈妈白天哭，不吃饭；晚上哭，不睡觉。眼 睛的看不见了。

**小玲子** 你们干吗又去打美国?

**日本兵** 我的不明白，上边……(指上方)

**李** **福** 照我说，你们日本人就是鬼迷心窍了。光一个中国 就弄得你们够喝一壶的了，又跑到珍珠港去炸人家 的兵舰，这不是捅马蜂窝吗!美国大鼻子，有钱，有 势，横着哩，你们惹得起?

锅 底 我看他们是在中国折腾得穷疯了，又到人家美国珍 珠港去抢人家的珍珠了。

李 福 那还用说，就是想去发洋财。得，你爸爸也玩完了。

小玲子 (同情地)你爸爸死了，妈妈眼瞎了，你到中国来了， 你妹妹年纪又小，谁养活她呀?你们这一家，真够倒 霉的。

**李** **福** 他们倒霉?中国有多少家比他们更倒霉。就说我 吧，日本人没来，我在保定府赌局里听差，吃香的， 喝辣的，整天顺嘴流油。我吃的那些好东西，你们 听也没有听说过。落到今天，吃几个破烧饼果子， 还受你这小兔崽子的气，你说，我倒了多大的霉!

**锅** **底** 得，得。你算倒屁的霉，你狗仗人势，你知道背后老 百姓怎样骂你。

李 福 我知道，无非是骂我汉奸呗。他背后骂，我听不见， 就当没有骂，谁敢当面骂我?背后骂不算本事，背后 我还敢骂皇帝哩。

**锅** **底** 我不跟你抬扛。你不积点德，小日本一走，你可就干 瞪眼了。

**李** **福** (沉思)咳!天无绝人之路……你说得也在理。

**小玲子** (向日本兵)我们又没有惹你们，你们干吗来杀中国 人?

**锅** **底** 小太君，小玲子问你，你们为什么来糟蹋我们中国?

**日本兵** 我不明白。我不愿意打仗，我怕死。我死了，妈妈、 妹妹怎么办?

**小玲子** 你想你娘，想你妹妹，他们不让你回家，你不会偷着 跑?

**锅** **底** 老天爷，隔着几千里地，怎么跑?

**李** **福** 跑?抓回来，吧勾(学枪响)一下，就到阴曹地府去找 他爸爸去了。

**日本兵** 我妹妹，唱歌的好听。(看着妹妹的相片，轻轻地哼

起《樱花楼花》歌谣)你唱一个，我请求啦。(向小玲 子深深一鞠躬)

**小玲子** 我不会唱。

锅 底 小玲子会唱，嗓音可好啦。

李 福小玲子唱一个，你准比他妹妹唱得好，叫他听听，咱 们中国人准比他们小日本强。

**锅** **底** 你算说了句人话。

|  |  |
| --- | --- |
| 李 福 | 你不是让我积德嘛。 |
| 锅 底 | 对，对，这就算开了个好头。小玲子，唱吧。 |
| **日本兵** | 谢谢啦。 |
| **小玲子** | 我唱一个《小白菜》吧。 |
| **锅** **底** | 好，《小白菜》,挺好听。 |
| **李** **福** |  |
| **小玲子** | (唱)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三岁两岁没了娘。  拿起筷子泪汪汪， 端起碗来想亲娘。 日头西来日头东， 树叶落了花又红。 我见亲娘在梦中， 亲娘想我一阵风。 |
| **日本兵** | 我见亲娘……什么? |
| **锅** **底** | “我见亲娘在梦中”。睡觉，做梦，见到亲娘，就是你 妈妈，明白? |
| **日本兵** | 明白，我的做梦，常见妈妈、妹妹。亲娘想我……什 么? |
| 锅 底 | “亲娘想我一阵风”。 |

**日本兵** 什么风?

**李** **福** 一阵风，你的不懂?(见日本兵摇头)人死了就要成 鬼啦，神鬼一来就刮一阵旋风。旋风正转是神，倒转 是鬼。以后你看见倒转的旋风了，就是你爸爸来看 你啦。

**锅** **底** 你别糊弄洋鬼子啦。

**李** **福** 真的，老人们都是这么说。

**日本兵** 小玲子，《小白菜》好，你教我唱。 **小玲子** 我有事。

**锅** **底** 她家里有事，我会唱，我教你。

**日本兵** 那……那……那我请求小玲子，天天到这里来，看见

你，我看到了妹妹。

**小玲子** 没事我娘不让我出来。

**日本兵** 打水……打水的……可以见见。

**锅** **底** 小太君，我告你，别着急，你快见到你妈妈和你妹妹 啦 。

**日本兵** 真的?

**锅** **底** 真的。你们的开路开路，快啦。

**李** **福** 你们是秋后的蚂蚱，就是秋天以后的蚂蚱。

**锅** **底** 秋后的蚂蚱，也是一蹦，一蹦……(学着蚂蚱蹦跳，越 跳劲越小……最后躺倒在地)

〔小玲子、锅底、李福哈哈大笑。炮楼上传来日本小 队长怒骂日本兵的声音。

**日本兵** (愤怒地)伊藤，良心坏了坏了的 …… (大声对骂)八 格牙鲁!(把洗的衣服扔到地上)

**锅** **底** (向炮楼大声喊)秋后的蚂蚱，别横啦!

**——剧终**

**古** **塔** **街**



李 杰

我写这剧时，深爱底层的中国人，又为其焦虑不安，然而 终于不太顾及习见的威胁，坦露出灵魂深底的真诚，尽管我 料到人们会说长道短，因为许多人对人性和真诚天然的不习 惯……

**一方水土一方人**

——俗语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鄉站在她的脚 下，带着笃诚的渴慕仰望她高举的自由火炬。我猜想他们也许 每一个人绑抱怨在滑过的年华中生命的自由受过压抑。然而 有谁可曾意识到，心灵自由的天宇常常是被自己的懦弱和恶 习俗念堵塞得越来越小，由于自省能力的萎缩而全然不知。倘 使美即自由，为什么不让自由常驻心中而去祈求呢?

——记于纽约“自由女神”像下

登 场 人 物

神腐子——男，58岁，修破鞋的， 一个从不抱怨命运 的达观的却近似酸刻的残疾人。

毕月花-  女，79岁，拣破烂儿的， 一个苦守着爱情 的命运凄苦的垂老的妓女。

小石头——男，12岁，流浪街头的弃儿。

二进宫——男，15岁，被虐待离家的流浪儿。

段傻子- 男，60来岁， 一个痴情的民间艺人。

郝大力———男，28岁，开画店的，因为男女的事儿而

甘愿坐牢。

晓 旺——女，25岁，独舞演员， 一直被不幸的婚姻折 磨着。

谭笑生-  男，80岁，淘金的，后来逃亡国外。

潘小脚——女，50多岁，开说书馆的，尖酸刻薄，似乎 生来就是为了探寻他人的隐私。

老陈婆子—女，50多岁，开旅店的， 一个笑吟吟的 很热心的女人。

葛半仙-  男，70岁左右，卫生监督员，既能圆梦，又 会算卦，陈腐而残忍。

找英雄的 ·男，40多岁， 一个到处找英雄的人。 乡下女人  40左右岁，卖苞米的，很有同情心。

苏嫚嫚——女，28岁，市府的秘书。 警察 — — 男，30多岁。

打人者——看不出性别和年龄的人。 幻觉中的人物

筱桂香——女，27岁，俏丽动人的东北二人转的旦 角 。

棒子手——劫道者，男，30多岁。

“大茶壶 ” 男，40多岁，下等妓院的门房，狡黠而 鄙俗。

淘金的关东大汉甲、乙、丙——都是二十八九岁。 收票的。

**地** **点：**关东小城的一条旧街 **时** **间：**一 个普通的夏天

在关东，抑或在中国所有的城镇，几乎都可以看 到这样的小街，窄窄的，宽也不过只能走过一乘轿， 或赶过一挂骡车，总是很繁闹很有生活味，不管时代 怎样的变迁，这里总透发着往日岁月的气息，在那不 显眼的地方顽强地显露着历史的痕迹，而今日欢跃 的生命似乎总是古老生活的婴孩。 一个易动情的人 来到这里，总是油然而生一种岁月流逝的沧桑感。

我们的古塔街是在关东一个小城市的旧区，据 说很有点历史了。辽金曾在这里大战，之后便修过 一座塔。塔虽然没有完好地留下来，然而这幽渺无 闻的一方土地便从此有名了。于是随着岁月繁闹起 来，闯关东的、挖人参的、放木头的、淘金的……在这 小街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显示出关东人性格和 大风大雪中生成的豪情。然而到了伪满州国，关东 人的命运就艰难得多了。通向人的生路一条条被堵 塞，当狗却容易得多。这是最黑暗无耻的时代，人性 在泣血呻吟，狗性却洋洋自得。于是，古战场上的古 塔街竟然成了一条“窑子”(即妓院)街。这“烟花巷” 里，你推我挤的青砖门面的小房里，透过那糊纸的花 格门和污渍斑斑的布帘，整日里飘荡出不是浪笑便 是低泣。这时代，说书馆却格外的昌盛，大水壶欢天 喜地地响着气笛。听书的喝着浓烈的红茶，嗑着葵 花籽，在古老的故事中忘掉现世的痛苦；说书人的大 扇子一张一合间把那明君贤臣和侠客的古老精血输

送给精神饥渴的人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之后，一声醒木脆响，磁石般吸住了一代代的人 心 。

略略地看去，这一切似乎都蒙埋在历史的尘埃 下面了。然而人们很难意识到历史的精血沿着无往 不在的时间的脉络浸润至今，在纷然杂扰中无声地 潜流向未来。

到了现时代，看上去古塔街确是焕然一新了：往 昔那下等妓院的临街的门面不是贴了瓷砖，便是装 了铝合金的门窗，杂货店、参茸公司、酒家饭馆、服装 摊床、水果店以及卖朝鲜烤鱼、道口烧鸡、彩扩复印 的，热热闹闹地挤了一街筒子；远远看过去，画着各 种作态的美人的商业广告和关东饭馆特有的红幌， 渲染出一个眼花缭乱的小世界。那叫卖声、吵嚷声 和时髦的流行歌曲的广播声，更是夸张地显示着这 古老小街的存在。

可惜，观众是看不到这一切了。居住在这古街 的人们，大多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搬走了，明天黎明 一到，这小街将被推平，代之而起的一定是雄伟的建 筑群。

观众看到的是已经空寂了的古塔街的一端。左 侧是一个小旅店，二楼上旧时拱形的窗子旁悬着“代 代红旅店”的牌子。旅店门外，有一张小桌，蒙着的 白桌布上印着“卫生监督岗”的红字，桌旁放一把很 旧很重的木圈椅；小桌左侧不远，露出一个水泥筑的 垃圾箱，矩形，象一个装炸药的水泥堡。

右侧是一个小茶馆，门楣很低，门旁的红纸上写 着“特邀关东××驰名评词演员”,“全套《七侠五 义》、《杨家将》、《十二寡妇征西》、《三国演义》、《瓦岗 寨》、《枪毙驼龙》……”的广告，还歪歪扭扭地贴着早

午晚场的时间、某某演员于何年何月被首长接见、得 奖的消息等等。从门上的玻璃捅出一个铁筒子，屋 里的大铁壶烧沸时，它便仰天长啸，渲染着说书馆的 昌隆不衰。

小茶馆右侧墙角，摆着个掌破鞋的小摊子，支着 一块遮阳的白布。

正面看得见那座古塔，是辽金时代的样子。那 是当年辽金大战后，大金得胜谢天的遗物。它雄踞 在小街一片灰色的瓦顶之上，似乎赖它撑着这方蓝 天 。

舞台前左右两侧，有延伸出去的平台，那里灯光 亮起时，便有幻觉或历史情景的复现。

〔幕启，广播声起：“古塔街的居民请注意，古塔街的 居民请注意：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推土机和其他拆卸 机械将在明天黎明开始工作 …… ”

〔大幕徐徐拉开。

〔广播声继续响着：“拆除所有房屋，推平整条街道， 所有居民务必在明天零点以前全部迁出，无理取闹 逗留不走者，后果自负。”声音渐渐远去。

〔搬迁后的古塔街显得十分空旷和沉寂，近似一种凄 凉。只有神瘸子孤单单地坐在路边的鞋摊旁修着 鞋。他大约50多岁，由于下肢瘫痪，又整日坐着劳 动，身体便显得发胖。在生着很重的连鬓胡子的圆 脸上，有一双相当和善的眼睛。他年轻的时候，有过 很动人的经历，甚至可能有十分荣耀的境遇，大可不 必在墙角蹲这么一生。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遭遇， 他象突然顿悟了一样，决计只占一个残疾人能占的

位置，便坐在墙角掌鞋。他的祖上是瓦匠，参加过那 古塔的重建，他便选择古塔街度过自己的人生，心里 便觉得安宁多了。他经历了古塔街的世事沧桑，在 心里写下一本关于作人的书。他相当达观，对不义 和丑行十分酸刻，只是常常表现出一种冷峻的幽默。 在我们这整出戏中，他一直在修鞋，有的加钉，有的 打掌，有的缝合，无一刻让自己的双手停下来。也许 古塔街突然失去往日的繁闹的缘故，他心里也有一 丝苦森森的悲凉，便尽量不去看那街，埋头狠狠地打 着鞋钉。

〔阳光很亮地照着古塔。

〔不远的地方正在修建，长臂吊车在哨子声中凌空旋 动，很能触动人的憧憬和希冀。

〔过了一会儿，潘小脚端着一破铁盆垃圾推开茶馆儿 的门走出来，这个50几岁的婆娘，生着一双后改造 的脚，在说书馆人客兴旺的时候又常穿上高跟鞋，走 起路来便有三分浪态。她生得并不丑，白白胖胖的， 但过重的粉黛和太艳的衣着，总让人感到难看鄙俗。 她开茶馆，请来些流动的三流艺人，以吸引那些无处 打发生命的闲暇的老市民，有时也有进城住店的乡 下赶大车的老板子。她很以为自己不错，颇想在古 塔街出人头地，便整日的讲张三说李四，不讲闲话便 如失职了一般。她出得屋来，把空寂的小街很认真 地看了看，便感慨起来。

**潘小脚** 哟，这说走都走了。

**神瘸子** (从不停手中的活计)人都是往前奔。在古塔街挤了

一辈子，谁不奔求着早一天住上高楼，推开窗户看 看，心里也亮堂不是?不象你在这这么有守头儿。

潘小脚 神瘸子，你也别拿话磕打我。当年毛主席一挥手，红 卫兵扒了古塔，要不是老娘修了厕所，如今谁知道古 塔砖什么样?鸡窝狗窝都给了赔偿，我这正经的文 物就一分不值?(走去倒垃圾)我就守它七七四十九 天，看他敢把我埋死这!(倒下垃圾)

〔忽然，垃圾箱里蹿出个小男孩。他抖抖满头的煤灰 杂物，跳出来，连连吐着嘴里的脏土，转身跑走了。 他叫小石头，是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只有12岁的 年龄，便在街头混日子。

潘小脚 (出口便是脏话)婊子养的，吓我一跳! 〔葛半仙从旅店追出。

葛半仙 (声音，也是一样的粗鄙)小杂种!你他妈回来给我 舔干净了!(用蒲扇指着小石头抖下的垃圾，对潘小 脚)你就别往里头倒了!这满街的人家都搬走了，谁 还来收垃圾呀?

潘小脚 (酸急地)都搬走了?我不是没搬走吗?住一天我就 倒一天儿。

葛半仙 (一边把印着“卫生监督岗”的白布铺到小桌上)人家 都盼着古塔街起来高楼大厦，遇到你这么个碴口儿， 还就守到这儿不走。(连连地摇头)好象你那厕所是 秦楼楚馆似的。

潘小脚 (尖刻地)你管得太宽了吧?吐唾沫撒尿你管得着， 我搬不搬的你老爷子就不用操心了。(悻悻地回茶 馆去)

葛半仙 (气得发抖)一个破茶馆国家给了上万块， 一个臭毛

坑也想讹国家，这是钻钱眼儿卡脖子上了是怎么的? (忿忿地坐到圈椅里，展开手中的《先天八卦全图》看 起来)

〔这枯瘦矍铄的老人，原是古塔街跳神的，据说很有 些灵验，不独狐仙附体，还有这古塔显灵，于是他很 是被人敬畏些时日。远近称其为葛大神，逢年过节 都有人去“孝敬”。只是有一次为人跳神找马，在神 鼓冬冬中他唱道：“枣红马，耷拉鬃，夹着卵子往东 行。”那丢马的苦着脸子说：“老仙家呀，我那是骤 马!”他把腰上的腰铃抖得哗哗作响，随口唱道：“马 拉马糊没看清。”从此，葛大神就被称为葛半仙了。 世道总在变化，跳神的饭逐渐吃不饱，他便热心公益 事业，于是成为古塔街的“忙不够”。那些年运动多， 他便在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中忙活着。在心理上便觉 得他是古塔街的主人了。在这整出戏中，他一直在 那圈椅里读他的《先天八卦全图》,有时便沉沉地睡。 〔这时候，从那空旷小街的深处传来段傻子唱二人转 (东北民间艺术)的声音，是那种纯粹的土朴的民间 的情韵，十分的陶醉和情切；那手玉子和碎嘴子击出 的节奏，似乎一下下都敲在心弦上：“打扮起来千姣 百媚，走一步站一站……”段傻子边唱边上。

**段傻子** (一手擎着手玉子， 一手打着碎嘴子，痴迷忘我地唱 着《杨二舍化缘》)……亚赛仙人。

又好象姑苏台前西施女，

又亚如三国貂婵美貌佳人……(一边唱着，一边 走到神瘸子的鞋摊旁)

〔这痴情的艺人一脸憨厚，总觉着是和他的情人贴心

活着。早先年，在异族重压下的伪满州国，他和筱桂 香在大风大雪中相依为命，那情份格外的深重。待 到时代变了，日子好起来，拴在一起的心反倒被割断 了。他便在思念中度日。古塔街要推平了，他的思 念便益发地惨灼。

**神瘸子** ( 推给段傻子一个小凳)又来了，傻子哥。

**段傻子** (憨实地)能不来吗?眼瞅着就看不见这古塔街了。 (悲从中来)那时候我和筱桂香一出台，还没张嘴呢， 台下就哇哇地拍巴掌。

葛半仙 (放下书)可也得说筱桂香长得是真浪呀，你在那灯 底下瞅一眼，别的老娘们就不用看了。那时候庄稼 人都说呀，在粪堆上刨一天大镐，晚上听筱桂香一句 唱，浑身上下都解乏。

段傻子 (憨足地笑)嘿嘿，受不受看的，你们是不知道她那份 情意。哪天晚上打了戏，她都给我砸一大把靰鞡草， 那个棉软劲儿，絮到靰鞡里一直暖和到心窝子。她 那小嫩手呀，让靰鞡草扎那口子呀，我想起来心里就 不好受。

**神瘸子** (很同情)你喝一缸子茶吧，那纸包里是杭州的龙井。 **段傻子** (只顾说下去)我们俩儿在 一 块的时候是喝红茶。

……你说她砸靰鞡草咋那么软乎!现下这胶皮鞋、 大头鞋咋也没靰鞡暖和。就走那大雪窠子，你说脚 就象在炕头儿的褥子底下似的。

**葛半仙** 你是又做梦了吧，段傻子?

**段傻子** 能不做吗?我就怕醒过来。(对神瘸子)你说她要得 了我的信儿，知道古塔街要扒了，不得急成啥样呢。 她一着急就上嗓子，得喝菊花水……

**神瘸子** (被段傻子的痴情深深感动，不愿说破他的幻梦)她 也是一直惦记着你。能不来吗?

段傻子 (痴痴地笑)嗯哪。那回让大雪困在长白山老林子 里，她趴在我怀里哭了；说：“咱俩活着在一个台子唱 戏，死了埋在一个坑里。”这手玉子、碎嘴子还是她留 给我的呢。(十分熟练地打响了，唱起来)

叫声丫环随我走，

一到花园去散心儿； 小丫环便在头里走，

后跟着美蓉大闺女儿 ……

〔在段傻子忘情的哼唱中，毕月花和找英雄的人从街 的两侧上。

〔毕月花近80岁了，破衣烂衫的模样，但倒干净，每 一块补钉都洗得褪了色，她垂老得很，身腰佝偻着， 稀疏的白发刚能挽起一个松散的髻。 一生的苦难都 写在那满脸的皱纹上。只是深陷的两眼时常让人感 觉到一种顽强的希冀。她是在大风大雪压迫下关东 农家出生的女子，沦落到烟花巷里。然而她天生的 不屈从，与命运进行无尽无休的抗争，吃尽了人世的 苦头，都只为作一个不低头的人。她苦守着自己的 情愫，执著地等待自己心中的人，竟至有50多年! 她推着吱咀作响的四轮小车，上面是盛破烂儿的破 花篓和破纸箱子、塑料布及瓶瓶罐罐。她走得很艰 难，象那吱呀作响的小车。走到垃圾箱前，便在里面 翻找起来。

〔找英雄的人拎着大皮箱，走得汗水涔涔。那皮箱上 贴满了发运的纸签，看上去很重。

**找英雄的** (望着古塔)嗬。真威势呀，这就是那古塔吧? **葛半仙** 你问的是哪个塔呀?

**找英雄的** 古时候辽金大战，大金得胜修的记功塔呀。 **葛半仙** (审度)你是求神的呀还是许愿呀?

**找英雄的** (笑起来)我不求神，不许愿，是找一个英雄，当年

这塔下可是有过一场死仗，人死得摞成摞儿呀。 **葛半仙** 找英雄!这街上不是开小铺的，就是掌破鞋的。 **神瘸子** 死了那么多人，怎么英雄还活着?

**找英雄的** 可不以为他死了咋的。说来话就长了。(向古塔 走去)

**神瘸子** 葛半仙你这两句话我听着挺隔路。开小铺掌破鞋的

咋的?不用找英雄，也一样活得有滋有味。

找英雄的 (又走回来，箱子让他感到很吃力)不是我呀老兄， 是我们老尚呀，40多年了，这冷丁地想起来，心上就 象压了一块石头。

**葛半仙** 早干啥来的?折完了跟头么才想起打把式。

**找英雄的** 早想起来还说啥了。这老了老了不就是好寻思 么。(拎着皮箱翅翅趄趄下)

段傻子 (一直在自己的冥想中，突然)我们俩要是不拆帮儿， 到眼下这个岁数，也一样能上台。眼下这唱蹦子的， 哪有筱桂香那个味了。

〔二进宫跑上。这是个15岁的流浪儿。受着后老儿 的虐待，跑出来觉得一身轻松。他方头方脑，穿得并 不破，动作显得很有力量。他常溜进说书馆儿，也在 小人书摊前看连环画，很是仰慕那些草莽英雄。

**二进宫** (跑上来愣住了)都搬走了?(向古塔走近几步，喃喃 地)有这塔在就行……(突然响起蟋蟀的叫声)那塔

底下的蛐蛐可厉害了。(走近神瘸子)瘸大爷，这古 塔街是一定要推平了?

**神瘸子** (很复杂地)推了好，推了盖大楼。

**二进宫** 可也是。(看看茶馆)那晚上可再没地方听书去了。

**神瘸子** 少听他们胡嘞嘞心里干净。小子，还是上学念书去， 将来活得硬气。

**二进宫** (笑得有些惨苦)念书?啥学校能搁下我呀!(忽然) 哎呀，你看见小石头了吗?

〔小石头从小街的深处探出头来。 **小石头** 二进宫!

**二进宫** 小石头!(打着车轱辘把式与小石头下)

**葛半仙** (忽然发现毕月花晾在路边的破烂儿)我说你是故意 祸害人呀是咋的?

**神瘸子** 一条空街了，你让他晾一会儿吧。

**葛半仙** 今儿个有洋人来看地形，老陈婆子早就下话了，吐口 唾沫就是5毛。你瞅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

〔毕月花瑟缩着收拾着垃圾，似乎没听见葛半仙的唠

叨 。

〔老陈婆子拿着一卷纸上。她是这街口的组长，开着 小旅店，在这小街张张罗罗几十年，很是热心公益事 业。她长得很和善，一双有些松弛的眼睛似乎总在 笑。她上来便发现路边的破烂儿。

**老陈婆子** (笑嗔地)葛半仙呀，你是睡着了咋的?

葛半仙 (撕下收据)多罚你吧，你还拿不起，有5毛零钱吧? **老陈婆子** (帮着收拾破烂)得了吧，她这孤单单的也不易。

(帮毕月花用绳子拢着乱糟糟的破烂儿)咱们这都要 搬走了，你到现在也没给我个准话儿，人家可还是一

门追问呢。

〔潘小脚出来，端出一盆衣服坐在门口洗。 〔毕月花只是沉默，推起小车艰难地走去。

**老陈婆子** (跟过去)你也不听听广播，文物可是国宝，碰了法 律，可是谁也不能讲情了。

〔毕月花停步，滞缓的目光注视老陈婆子一会儿，终 于还是沉默，推着小车走下。

**神瘸子** 她一个拣破烂的，你跟她要啥国宝!

潘小脚 窑子娘们儿可是鬼道着呢。那年红卫兵把古塔推 了，她在那翻腾来翻腾去的，你知道她拣去啥了?

**神瘸子** (讥嘲)我就知道你捞个实惠，用古塔砖盖个厕所。

**潘小脚** (爽声大笑起来)死神瘸子你可别寻思我是拣了便 宜。组长在这儿，老陈婆子你说说，当年是不是上边 号召的?对了，就在这街口开的会，老陈婆子你就站 在葛半仙那小桌那儿，戴个红胳膊箍，你咋号召的， 我可是还记着呢。

**老陈婆子** 潘小脚呀，你身上哪个毛孔眼儿都有个心眼儿。 快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潘小脚 (沾着两手肥皂沫)你说是不是你说的?咱们不能象 屯子似的，拉屎撒尿没个茅楼儿，老娘们靠房山，老 爷们上场院。眼下古塔扒了，砖头子有的是。古塔 街厕所要砖瓦化。我可是还受过表扬呢。

**神瘸子** 眼下文物值钱了，老陈婆子你看她这厕所是保护起 来呀，还是国家拿金子换呀?

**潘小脚** 你也别拿小话磕打我。国家要掏不起钱呢，我就把 古塔砖砸巴砸巴扔粪坑里。

**老陈婆子** (也不恼，笑着)我刚才还提了呢。博物馆正给你

研究。该搬家你就搬家，咋也不能挡着推土机开过 来不是?

潘小脚 (狠狠地抖着衣裳)没个准话儿我就守在这儿!我看 推土机敢把我埋在这儿!

老陈婆子 (很诚恳地)大妹子，咱们在这古塔街处了40来 年，这伪满州国的窑子街能有今儿个，还不是靠了咱 们大伙的觉悟?如今改革了，古塔街要大建设，连外 国人都投了资，你咋也不该为个厕所给国家添麻烦 不?(走近，很亲昵地)大妹子，往常咱们这古塔街人 山人海的，关东三宝摆满了街床子，到晚上月亮没有 咱们灯光亮，这冷丁地要推了，街坊老邻一走，我这 心里也是难受巴拉的。可一想到古塔前就要起高楼 了，心里还是奔着前边儿的日子。我知道你心里是 窝点气儿，可咋也不能为个厕所让人家笑话咱。

潘小脚 (委屈地)你说的我怪揪心的。这30多年，我开这么 个茶馆儿，说评词唱大鼓的请来了上百个儿，《大隋 唐》、《杨家将》、《三国演义》、《开封府》、《三侠剑》、 《五鼠闹东京》,吴大舌头张大帅，还有枪毙驼龙啥 的，古塔街大人小孩谁没在我这疙瘩听过书?到末 了，别人家的狗窝鸡架都给了钱，我这古塔砖的厕所 凭啥就一分不给?

**段傻子** (一直在呆想，这时突然站起走向葛半仙)我那信皮 儿，不是你给我写差地方了?

**潘小脚** (吓了一跳)呸!老掉渣了还春心不死，活个啥味道!

**神瘸子** (抱不平)啥味道?他盼的是个人，咋也比你守个厕 所味道好。

**潘小脚** 冲你这话，我还就守到底了!(端起盆愤愤地回茶馆



去)

**葛半仙** (让段傻子坐小凳上)早先年写拘魂码把人魂儿都能 拘来，信皮儿我还能写差?(看手相)把左手给我。

**老陈婆子** (对神瘸子)你来凑啥热闹呀?一条空街，谁还来。 掌破鞋?

**神瘸子** 我在这墙旮旯蹲了40多年，这末了一天了，我寻思 给古塔做个伴儿。

**老陈婆子** (笑着)古塔也是盼着站起来一排楼，它愿意看你 这一堆破鞋呀?

神瘸子 (停了手中活计，很冷厉)我走了，它就得噼啦啪啦掉 眼泪。我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别说我还会掌 个破鞋，我就是端个破饭碗要饭了，它也不能小瞧 我。

老陈婆子 (并不恼，笑着)死神瘸子，我知道你爹那个老瓦 匠，当年修过这个塔。不是一会儿外国人来了，我怕 人家笑话你不是?

神瘸子 我一个瘫巴，不偷不抢，不讨不要，你们站着走，我坐 着挪；你们走路当腰儿，我蹲墙旮旯；你们走坏了鞋，

我猫腰低头给你们修，还笑话我啥呢?

〔小石头上，一边走一边摆弄一台照相机。

**老陈婆子** 饭馆儿都停了火，你们小流氓还来逛荡啥?(笑吟

吟地挪动鞋箱子)我帮你往旮旯靠靠。

〔小石头靠到垃圾箱上，仍然摆弄照相机。

葛半仙 (又拉过段傻子的右手)看左手你是婚烟美满，贵子 , 升 官 。

**神瘸子** (几乎是积郁的爆发，勃然变色)你给我放下! **老陈婆子** (惶悚无措)哎哟，死瘸子，你吓我一跳。

神瘸子 (无法忍受，但并不是伤感，含着三分讥诮)你开着旅 店，当着组长，何苦还挤兑我一个掌破鞋的?我站起 来没你坐着高，整天摆弄破鞋，一针一锤子的就是挣 个不要脸的钱。卖酸梨瓜籽儿的，皇上还让吆喝一 声呢，我连吆喝都不能，蹲这么个墙旮旯，你还让我 缩哪去?

**老陈婆子** (也感到伤了他)看把你委屈的，我不让你吆喝了?

**神瘸子** 我咋吆喝?(喊)掌破鞋啦!(心里很酸)我 … … 这不 是难为大伙吗?

**老陈婆子** (也觉着可怜)这回搬个地方，我咋也跟上边说，给 你找个热闹的地方，盖上一间小房，装上玻璃……

神瘸子 (觉着自己不该发火)我倒不是求你高看我，老陈妹 子。我还吃奶的时候，爹妈用独轮车把我从山东推 到关东来，我爹那手瓦匠活，上岁数人都知道。 一年 到头的垒砖砌瓦，哪个高墙大院他也住不着。就这 个古塔，有钱的当官儿的不敢独占，平常可以看看， 年节还让来磕头。我这个儿子不孝，偏偏是个瘫巴， 一辈子没挣来金山银山，守在塔下也算尽一份孝道， 这临秋末晚一天了，你还非让我离开 ……

**老陈婆子** (自怨地)我图希啥呀?大伙儿一家家搬走，我还 得给你们填这些表格。(进旅店去)

**葛半仙** (终于看完了手相)你呀，穷人长个富贵命。半夜子 时，贵人临门，你等着吧。

段傻子 (惊喜)我还有啥贵人?那就是筱桂香要来了呗! (站起身，深情地看着古塔)我们俩那情份呀，现下这 男女咋也不能明白。要是这古塔能说话呀 …… (沉 浸在自我陶醉中，坐到鞋摊旁)

**神瘸子** (让段傻子高兴)古塔啥都知道，筱桂香也是睡觉梦 见你，醒来想着你。

段傻子 (乐呵呵地)要不我咋打一辈子元棍呢?老觉着得对 得起她。我们俩头一回在这茶馆里唱二人转，她才 21呀，好岁数都贴给我了，你说我不把心给人家，那 不成王八犊子了吗?

**神瘸子** (赞叹)你活得仗义，傻子哥。 **段傻子** 要不那还叫个人了吗!

〔潘小脚从茶馆出来，手里织着一件翠绿的毛衣。

〔小石头终于把照相机打开了，扯出胶卷，冲着太阳 看。

**小石头** (看着胶卷，自语地)咋整的?咋没照上呢? **葛半仙** 段傻子，得给哥哥一壶酒钱不?

**段傻子** (起身)那不给还叫人了吗?(下) **潘小脚** (搭讪)神瘸子，还生我的气吗?

**神瘸子** 我借你这房檐求口饭吃，哪敢生你的气呀?

**潘小脚** (坐过去)死瘸子!我好岁数的时候给人家冲茶倒 水，土埋半截子了开个茶馆，这又非撵着搬走，我凭 啥不讹它?坟窟窿里挖出个尿罐子都象得了金元宝 似的，古塔砖凭啥不值钱?归齐你还不向着妹子说 句话。

**神瘸子** 你不该恶言恶语的磕打段傻子，我直觉着他怪可怜 的 。

潘小脚 (又想说闲话)段傻子也是老没正经!贴着筱桂香半 辈子，供人家儿子念了国民高等。那小子当了县长，

一脚把他踹个倒仰，他还骚哄哄地得了相思病! **神瘸子** 那小子就叫丧良心!

潘小脚 人家有头有脸儿，老妈还跟个相好的，脸面上能过得 去?

神瘸子 他为了顾个面子，就把老妈的心揪碎了?

潘小脚 你寻思筱桂香能老实喽?枕头上不换多少个男的了 呢!

〔二进宫慌张地上。 二进宫 小石头!

小石头 (扯着胶卷)二进宫，咋没照上呀?

葛半仙 · 搁哪疙瘩偷的照相匣子?

二进宫 (一 口痰吐去)呸!算卦骗的!

葛半仙 (抓住二进宫的后衣襟)小兔崽子，你给我舔干净了!

小石头 (用脚擦痰)给你擦了还不行吗? 葛半仙 (抓住不放)交5毛钱!

二进宫 (一拧身子，上衣脱落)石头，跑!(与小石头跑下) 葛半仙 (抖着衣裳)这些个小杂种!

〔 警察上 。

潘小脚 往古塔那边跑了。

警 察 跑不跑的你咋还不搬呀?今儿个零点古塔街可是断 电了。(下)

潘小脚 (有些恐慌)神瘸子，你一肚子道眼，也不说给我出个 招儿呀?

神瘸子 (讥诮)扒了古塔修厕所，想起来我心里都一门寒战， 我还给你出招呢。

葛半仙 (从卦书上抬起目光)我说神瘸子，筱桂香当县长那

小子，不是段傻子的血脉呀? 神瘸子 你咋想这儿来了?

葛半仙 刚才看手相，我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让他再娶个

人儿。他混混吞吞地说他有后。

潘小脚 (恍然大悟)哎呀妈呀!那小子兴许是段傻子的!筱 桂香守着两个男人，她能记准就不是段傻子的?(渐 渐地脸上浮起有主意地笑)瘸子大哥，我这去买沟帮 子烧鸡，你陪傻子喝两盅。(进茶馆，旋即挎筐篮下)

葛半仙 当初那小子要知道段傻子是他亲爹，傻子也不至于 苦了这么些年。

〔老陈婆子从小旅店出，拿着一张表。 **老陈婆子** 神瘸子，你以前还叫过啥名呀?

神瘸子 (漫不经心地)连我个儿人都忘了。谁有这么大的闲 心惦记上我了?

**老陈婆子** 你看，临秋末晚了，又发来这么一堆表。

**神瘸子** 一个掌破鞋的，有没有名能咋的?你就照户口上填

吧 。

**老陈婆子** 拣破烂儿的年轻时候也不是叫啥名字?

**神瘸子** 谁又丢啥东西了是咋的?

**老陈婆子** 不该知道的我也不能告诉你。

**神瘸子** 我真怕知道你们那些事。我图希心静。

**老陈婆子** (笑)死瘸子，剩这么 一 天了，你那嘴还是那么损。

有能耐你帮我说说潘小脚，让她麻溜儿搬出去。

**神瘸子** 人这一辈子，谁心里都守个东西。有守财的，有守人

的，有这点守头儿，才活的有滋味。别人不能说。 **老陈婆子** 可哪有守厕所的呀?

**神瘸子** (冷嘲)其实比厕所还埋汰的玩意儿不是也有人守着 吗?

**老陈婆子** (无可奈何地笑笑)我可听不明白你的话。(回旅 店去)

神瘸子 (埋头在活计上)那是你耳朵有毛病。

葛半仙 (忽然)你说将来盖起大楼来，厕所就修在屋里了吧? 神瘸子 总是用水冲着，干净。

葛半仙 干净是干净，可也没个厕所味了。

神瘸子 (极尽挖苦)那是，还是咱们这厕所味正。要不潘小 脚能这么守着吗?

〔郝大力上。这是个相当漂亮的青年，浓眉护着炯炯 闪光的眼睛；目光凌厉得很，象把一切都能看穿似 的。只是剃了光头，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蓝劳改 服。上来便审视那小店。

郝大力 这小店儿还没搬走吧?

葛半仙 搬不搬的也不招人儿了。

神瘸子 (兴奋)郝大力，今儿个真也是巧，就得说古塔街有 灵 。

郝大力 (坐到鞋摊旁，脱下一只鞋)我爸研究了一辈子辽金 的历史，它总该讲点情谊吧?

神瘸子 (替郝大力修鞋)前边加掌儿，后边打钉，这是走了多 远的路?

郝大力 很远，路也难走。

神瘸子 你是判了一年吧?到日子了吗? 郝大力 我改造得好，提前释放了。

神瘸子 苦 吗 ?

郝大力 我是自找苦吃，就不觉着苦。 神瘸子 干重活?

郝大力 挺重，教犯人识字。 神瘸子 那也不累呀。

郝大力 累。他们写不好“人”字儿。

**神瘸子** 一撇一捺，是不好写。你瞅着象个人似的，其实呀， 哼!

**郝大力** 你真是神瘸子。

〔葛半仙睡去，偶而有鼾声响起。

**神瘸子** 你是来看看那间小楼吧?花格窗子的那一间? **郝大力**(笑)你真是神瘸子。

**神瘸子** 晓旺一会儿也能来。 **郝大力** 你真是神瘸子。

**神瘸子** 我哪来的神?我是坐这儿琢磨出来的。就象那古 塔，看见过辽金大战，铁马金戈，尸横遍野；看见过淘 金的、挖参的、放木头的、闯关东的；看见过皇帝出 猎，跑马占荒；看见过日本人炮打北大营，刺刀架起 来一个满州国；看见过古塔街蒙古人卖皮货，山里人 卖虎骨人参。它也看见过古塔街变成窑子街， ……

你说它心里啥不明白吧?(修好一只鞋)那只。 **郝大力** (脱下另一只鞋)你就是一座古塔。

**神瘸子** 那倒不是。(深情地看着古塔)说起来，为了它，我爹

流过汗，我也流过血。 **郝大力**(惊异)你说啥?

**神瘸子** (喟叹)我再说就是过五关斩六将了。(修着鞋)其实 呢，我来到人世，就该是给大伙修鞋。方便了大伙， 我心里也觉着活的干净。人得知道自己半斤八两，

才能明白自己到人世干啥来了。 **郝大力** 我好象就是来找晓旺的。

神瘸子 这就不容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是王八蛋! **郝大力** 可是我也苦了晓旺。

神瘸子 偏偏她有了婆家，又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世道人心，

你有什么法子!

**郝大力** 你看过她的舞吗? **神瘸子** 在电视里看过。

**郝大力** 看懂了吗?

**神瘸子** 我缺胳膊少腿的，看见她象飞似的，也忘了个人是个 瘫巴，倒不一定懂。

**郝大力** 你啥时候高兴，让她给你一个人跳。

**神瘸子** (高兴)等古塔街修起了高楼大厦，我租个场子，让方 圆500里的残废人都来!

**郝大力** (忿忿地)你是不知道，她演出一次，回家就挨一次 打，她丈夫，还有她婆婆。

**神瘸子** (狠狠地打着鞋钉) ……

**郝大力** 他们恨她，打她，却不跟她离婚。

**神瘸子** 这是她婆婆家的一根绳子，他们攥到手里，拴着她， 勒着她，妈的!

**郝大力** 其实这实在是我害了她。

**神瘸子** 男女的事，贵在一个真字儿上。也不能说怨你。

**郝大力** 我愿意去赎罪，不过是身子受点苦。我起先也是在 电视里看过她。她那舞姿有一股神力，从此我就总 想见到她。

〔舞台灯光渐渐暗下去。

〔聚光灯照着郝大力的脸。

郝大力 … …我阻挡过我自己，我感到很痛苦。人不能阻挡

自己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去阻挡?倘使你疯了一 样奔向一种美好，而一路是疯狂的忌恨，你就怯步 了，你知不知道这是人的缺陷，那与生俱来的软弱

〔聚光灯收回。

〔黑暗中，突然爆发出一片热烈的吵嚷声，听得清，也 听不清，都尽量提高了声音，似乎以此显示自己的存 在：“维纳斯大减价，10元钱给你仁!搂着美神作好 梦，少抽一盒大中华!哎，美神大减价!……武打侦 破，恋爱凶杀，情场决斗，草莽大侠，文图并茂，多买 减价!五元五买两条，出口转内销，来晚捞不着! ……塑料兜 ·一毛一个!塑料兜-  毛一个! ……高级补品，人参鹿茸，补肾壮阳，益寿延年!”

〔渐渐地，扩音器里播出的《我的爱你的爱》一类的流 行歌曲声压过了这一切。舞台前左侧平台灯光渐 亮。显示一舞厅的正门，突出“独舞明星晓旺专场演 出”的广告。收票人打扮得如欧州宫廷卫士的样子， 头上顶着如烟囱般的高帽子，神情十分自得。

〔郝大力来到门口。他衣着相当入时，两手插在夹克 衫衣兜里，潇洒自如。

**收票的** (傲慢异常)你从哪儿整的入场券? **郝大力** (坦荡自如)花钱买的。

**收票的** (指着入场券背面)这儿印着呢，“不准转让他人”。

今晚是独舞明星晓旺的专场演出，不卖票。

**郝大力** 我就是来看晓旺的独舞。

**收票的** 你不是开画店的个体户吗?

**郝大力** (鄙夷地)我个人开了 一 个画店，你是替舞厅把门儿 的，我不知道你高贵在啥地方?

**收票的** 你不是就挣了几个臭钱吗?钱不那么好使，今晚是 招待演出。

**郝大力** 我偏要买一个平等!(欲进)

**收票的** (强行挡住)回家看电视去，有现场直播。 **郝大力** 我看过她的影子，今儿个非看她的真人! **收票的** 那就对不起了，我要喊警察了!

〔晓旺从黑暗中出现。她颀长秀丽，妩媚动人，如朋 友般挎上郝大力的胳膊便往门里走。

**晓** **旺** 我一直在等你，以为等不着了呢。 〔收票的迷惑不解。灯暗。

〔一种激荡人心的音乐响起。舞台前右侧的平台渐 渐亮起。在耸立的半圆的镜子屏幕前，晓旺的独舞 正进入高潮。她那独特的动如狂放的浪涌，静如月 下的海湾的舞蹈语言，以神奇的魅力动人心弦地诉 说着生命的意义、个性的力量和对自由的想慕。在 舞姿翩跹中，她的舞衣渐渐蜕去，长柔的红纱伴着她 优雅纯洁的身躯在诗情的光辉中腾跃，真如在天地 间自由地翱翔……

〔如潮的掌声骤然而起。灯光渐渐暗去。 〔一束灯光在舞台亮起，照着神瘸子的脸。

神瘸子 人来到世上，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有人活了一辈子 也不翻开看一看。有人从前边往后看，有人从后边 往前看。我就好象看见最后一篇了似的，觉得自个 儿明白了该怎么活着。郝大力这小伙子，我猜他一 定偷着看了自己生命的那本书，也是从后往前看的



〔灯光渐暗。

〔舞台前左侧的平台灯光亮起。轻柔的月光照着婷 婷的白桦林；蟋蟀和草虫低低地吟唱着静谧的歌



〔晓旺倚着白桦林，凝视着皎皎圆月。

晓 旺 ……广播、电视还有各种小报，到处是“明星”呀，“才 华”呀一类的颂词，几乎所有的女演员都让这些笑嘻 嘻的字眼儿缠着。他们一定也说不清我为什么选择 独 舞 。

郝大力 只有独舞才能选择你自己，实现你自己、你的生命、 你的个性、你的人格。我第一次真切地看到生命和 个性自由飞跃时是多么美丽。我当时哭了。我忽然 觉得来到人世就是为来找你的。

**晓** **旺** (凄然)我的命不好，……我只能谢谢你。 **郝大力** (怅然)唔 ……

**晓** **旺** (坦率地)我其实并不是因为幸福，而是因为负债，我

没有力量离开。 **郝大力** 负债?

**晓** **旺** 我自幼家境贫寒，欠着他家很重的恩情…… **郝大力** 美德有时也是很残忍的，比如报恩。

**晓** **旺** 我现在连报恩也不是，是在……赎罪。 **郝大力** (困惑不解)赎罪?

**晓** **旺** 我的舞蹈就是罪过。他家上上下下都不让我跳舞。 他们很有办法，一定给我换工作。然而我离开独舞 比死了还痛苦。

**郝大力** 按别人的意志活着，把生命和个性抵押出去，创造也

就没有了。婚姻不该是这样陈腐的契约。 **晓** **旺** 可是，世道人心变也难。

**郝大力** 难也得变。有谁能挡住中国的改革吗?陈规旧俗总

是要被淘汰的。 **晓** **旺** 你这样乐观?

**郝大力** 我是从失望中醒过来的。 **晓** **旺** 说说你自己。

**郝大力** 我爸爸是研究辽金史的，他年轻的时候常常在古塔 前遐想。后来在古塔前挨斗，当着他的面把古塔扒 倒，真象剜他的心呀!第二天，大风大雪，他丢了。 后来在古塔前的大雪里找到的他。是那个拣破烂儿 的老太太发现的。拂去那层白雪，他还在微笑，笑得

特别的安详。 **晓** **旺** 是冻的。

**郝大力** 他又何苦呢?真是大悲剧! **晓** **旺** 那你小时候很苦呀。

**郝大力** 就在这古塔街，我颤抖着开始人生。我一见那些戴 红袖标的粗汉心里就颤抖。这时候，我有两条路，一 条是仰起脸去讨好，学着奴性；一条路是低下头，小 心走人的路。我终于没有向那些造反的粗汉去谄

媚。我天天画那座古塔。 **晓** **旺** 古塔?那时不是扒了吗?

**郝大力** 我心里有。我爸爸的手稿里那座古塔简直是一首 诗。

**晓** **旺** 你为什么要自己开画店? **郝大力** 和你选择独舞是一样的。 **晓** **旺** 我很想看看你作的画。

**郝大力** 能让我画一张你吗?

**晓** **旺** (很复杂)我不知道 …… 〔灯光渐暗。

**郝大力** (终于走近她，拉住她的手)原谅我，晓旺…… 〔 灯 暗 。

〔响起音乐，那种青春幸福的乐章相当柔情地徐徐流 泻，陡然爆发出忿懑的旋律，表达一种灵魂苦难的情 绪，转而是晓旺的独舞音乐……

〔突然插进晓旺情切切地喊声：“大力，大力 …… ”

〔灯光复明。晓旺站在郝大力身后。她几乎变了 一 个人，穿着颜色沉重的服装，神情也十分暗惨。

〔郝大力穿好鞋站起身，让自己现出笑容。

晓 旺 (看着他剃光的头和劳动服，纷然泪下)让你受苦了



郝大力 (让自己笑)一点儿也不。(象兄长一样替她擦泪)

〔老陈婆子推开旅店的门，冷冷地看着；潘小脚提着 菜篮上，远远地站着，脸上爬满了忿恨的蛇；葛半仙 惊呆了，眼镜滑到鼻子的下端。

**晓** **旺** (忧戚地)古塔街要推平了 ……

**郝大力** 古塔还在。(一边替晓旺拭泪)孩子快到了吧?

**晓** **旺** (抑制不住眼泪)嗯……我有些害怕。 **郝大力** 我走后，一直没有跳舞吧?

**晓** **旺** (苦味地笑一下)怕我弄脏了舞台。 **郝大力** (不能容忍)呸!

**葛半仙** (尽快地撕下一张收据)哎—这可不冤枉你吧? 〔小石头又跑上，靠着垃圾箱仍是摆弄那架照相机。 〔毕月花推着小车上来，又从小街深处走下。

**郝大力** (用眼神斥问着) …… **葛半仙** 交 5 毛 钱 。

〔晓旺把一张纸币扔在桌子上。葛半仙拉开抽屉找 着零钱。

**郝大力** (看着古塔)今儿个这古塔瞅着格外亮。(问神瘸子)

**塔不推吧?**

**神瘸子** 不能。这才修复三、四年。

**郝大力** (拉上晓旺)晓旺，走。(与晓旺向塔走去，下)

**潘小脚** (满嘴脏话)这个骚货!脸让熊瞎子舔了，男的蹲了

一年大狱，这刚出来又狗起群子粘糊上了!

老陈婆子 这当着人面前，就说上肚子里的孩子了。咱们那 个时候，想吃口酸的，连在当家的面前都张不开嘴 说 。

**潘小脚** 这还是野种呢，你说要脸不要脸?

**老陈婆子** 你说她婆家是多好的人家，丈夫是年年先进，这就 非闹着要离婚。

**潘小脚** (恶狠狠地)老婆婆说了，就是不给她离，拖得她满脸 褶子，看她还跟谁勾搭!

**神瘸子** 快守着你那厕所去吧，你不觉得活得累的慌!

**潘小脚** 就眼瞅着搞破鞋不吱声呀? **神瘸子** 谁不让你搞了呢?

潘小脚 哎哟，死瘸子!(作出娇羞状，进茶馆，又探头出来) 咱们也没她那张妖精脸。可话说回来，丑妻近地还 是家中宝呢。

**老陈婆子** 潘小脚，时候可是不早了，你倒是搬不搬呀? **潘小脚** 不搬!(狠狠关上门，缩回头去)

老陈婆子 真也是的，人家博物馆说了，她那古塔砖呀，也就 是50年的历史，不值钱。(对神瘸子)你以前叫过啥 名儿，我可在表格上划叉了啊。(进旅店下)

**葛半仙** (数着钱)你看这俩主儿啊，一口唾沫交了5块。

**小石头** (拿着照相机走近神瘸子)你看我摁这个铁包不对 吗?

**神瘸子** (看照相机)照啥了你?

〔二进宫光着膀子，扯着胶卷上。 **二进宫** 咋他妈整的你呀，啥也没照上呀? **神瘸子** 这能拽出来吗?跑光啦!

**二进宫** (十分惋惜)完了!哥们儿一回，连个影儿也没留下! **神瘸子** 啥呀?

**小石头** 大脑袋杀人，不用枪毙了吗?

**二进宫** 我们哥儿几个架起来留个影儿，(痛惜地)你看，小石 头没给照上。

**神瘸子** 杀人犯，还他妈什么哥们儿，小兔崽子。

**二进宫** 犯罪归犯罪，哥们儿归哥们儿。(指茶馆)你在门口 没听见吗?桃园三结义，五鼠闹东京，大八义小八 义，不就是义气二字吗?

**小石头** (怀念地)大脑袋最够哥们儿了 ……

**二进宫** (钦佩至极)有几个大脑袋呀，枪毙那时候，那几个贪 污犯，都他妈尿裤子了，还他妈穿着料子服呢。一个 个腿都软了，(学着那样子)让警察捞过去了开了枪。

大脑袋腰板溜直地冲着我点点头，我知道是啥意思。 **神瘸子** 啥意思?

**二进宫** 18年后，还是条汉子!

**小石头** (想起过去的情景)哎呀那回在广州 ……

**二进宫** (语无伦次)广州那熊地方真他妈热呀!香蕉才4毛 钱一斤。饭馆里养着长虫。外国人一帮一帮的，那 个女的腿才白呢，脚趾盖儿抹着红钢笔水，一大堆人 瞅着，跷起脚跟那卷毛头发的就亲个嘴。卖打火机 给汽车票报销。广州当地那帮家伙，小他妈干巴耗 子似的，大脑袋一个扫堂脚，叽哩骨碌倒地上一片



**小石头** (也想起一次冒险)那回车快到成都了 ……

**二进宫** 他妈验票的过来了!大脑袋说声“下”,我们哥儿几 个就造下去了。黑咕隆冬的，也不知是啥小站。一 点数儿，小六子没下来。(突然静一下，对小石头)你 过来。(看看他后脑勺)长上了。让石头划这么长大 口子!

〔神瘸子痛苦地听着孩子们的野蛮经历。 **小石头** 全仗那桔子皮了。

**二进宫** (兴致地)爬上他妈那辆货车，哎呀，都是桔子，吃他 妈个够儿!小石头脑袋流血，大脑袋说桔子皮败火， 一顿狠蹭，(搂小石头脑袋一下)真他妈好使。

**神瘸子** 别嘞嘞了，小子。赶上好年月不容易。我去跟你爹 说说，让他供你上学去念书。

**二进宫** 我是后老儿。(有些凄然)要不我能溜达出来么…… **神瘸子** 你妈呢?

二进宫 我妈不挣钱，成天听他的小话儿。他还在小报上写 小稿儿，(神秘地)竟他妈抄，还写他妈古塔颂呢。 (嘻嘻笑)

**葛半仙** (放下卦书)小杂种，要不要你这张皮了? **二进宫** 我明儿个给你送钱来还不行吗?

**小石头** 爷爷，我替他给你磕头。(要跪下) **二进宫** (厉声)起来!

**葛半仙** 送钱来?你掏兜去呀?

**小石头** 我们哥几个不掏兜。丢钱的人一哭，听了心里难受。 〔 警察上 。

**二进宫** (机警地)小石头，你快跑!

**警** **察** 哪跑?(要照相机)拿来! **小石头** (犹豫，看看二进宫)…… **二进宫** 交!

**警** **察** (接过照相机)哪整来的? **二进宫** “通天炮”的。

**警** **察** 他上哪儿去了?

**小石头** 他学功夫去了，刀枪不入。 **二进宫** 外：国人都得跟咱们中国学。 **警** **察** (厉声)他上哪儿去了?

**小石头** 不是五台山就是九华山。 **警** **察** 胡扯!

**二进宫** 想起来了，普陀山，他说在海上么。

**警** **察** 走吧。别叫二进宫了，改名吧，该叫三回头了。 **二进宫** 我咋的啦?

**警** **察** 咋的啦?跟啥玩意儿照相了! **二进宫** 照相咋的?犯法呀?

**神瘸子** (感慨)个人要不是人呀，,就他妈别生孩子了!

**警** **察** 你看这帮小嘎子!死刑犯，他们架起来还合个影儿。 **葛半仙** 多枪毙点儿，你看他妈老实不!

警 察 (不悦，拿起葛半仙的卦书)你在古塔街的老头儿里 是个识字的。早先年你跳大神，眼下你又圆梦看手 相。(指着茶馆)那里头一年到头顺嘴嘞嘞明君贤 臣、侠肝义胆。古塔街的孩子守着你们，你说能学出 个什么人样来吧?

**葛半仙** 你这意思我咋听不明白呢?好象把我逮起来就不出 流氓了是不是?

警 察 (扔下卦书)你在这《先天八卦全图》里还真琢磨出点

儿玩竟儿来!(对二进宫)走。

**二进宫** (仗义地)小石头是我拽去的，不关他的事。 **警** **察** (佯怒)你还就断了案了?

**二进宫** (嘻嘻笑)师傅，他爹妈离婚了，谁也不要。领着个孩 子，不好找对象。姥姥家又穷。他在小饭馆里“折 摞”,拣个碟子涮个碗，净干好事儿，对付口饭吃。才 12。你把我个人领去吧。

**警** **察** (心动，无可奈何)这帮小嘎子，咋整法?你跟我走 吧 。

二进宫 (忽然留恋起来，慢慢地扫视小街)我再回来，就见不 着了。(搂着小石头的肩膀)我小时候，就在古塔前 边堆雪人儿，打雪仗 …… (眼圈湿润了)你跟我一块 磕个头吧。(与小石头跪下，给古塔磕头，然后站起 来就走，却又回来，从裤子后兜里掏出个小纸包)小 石头，这是10斤全国粮票，走到哪个省都好使，不光 顶粮，里头还有油……(使劲闭上眼，摇摇头，怕眼泪 下来)天冷了往南边溜达，南边暖和……(走去，又站 下)听二哥一句忠言，千万别去割兜，一旦“掉角”你 遭不起罪 ……

**小石头** (泪水流下来)二哥，你放心吧 ……

**二进宫** (看看古塔)古塔保佑你 …… (大步走去)

**小石头** (哭喊)二哥!(奔过去，慢慢脱下自己的上衣)你穿 上，晚上蚊子咬。(泣不成声)别跟警察嘴硬 ……

**二进宫** (忍住泪，作笑，俨然兄长)小丫头儿似的 …… (在小 石头鼻子上刮一下，与警察走下)

**小石头** (追去)二哥!(下) 〔潘小脚推门而出。

**潘小脚** 段傻子还没回来呀，酒菜都凉了，正字的沟帮子烧 鸡。

**神瘸子** 你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吧?

**潘小脚** 死瘸子。供了你30多年茶水，也没交下你。这要分 开了，我就求你一回。

**神瘸子** 你是鞋跟偏了，还是鞋掌掉了?

**潘小脚** 我求你喝我两盅酒。(发现段傻子)哟，傻子回来了。 〔段傻子上。

段傻子 (一边从钱包里掏着钱， 一边走到葛半仙跟前)你看 的手相，我信，筱桂香那心思跟你说的二样不差。 (递钱)

**葛半仙** (讪笑) 一 元钱?吐口唾沫还5角呢。

**段傻子** (又掏钱)那就再一元。筱桂香来了，我让她再给你。

**潘小脚** (笑吟吟地)傻子哥，别光想筱桂香，个人肚子饿了也 不知道。(拉段傻子)来，你跟神瘸子喝一盅。(进茶 馆)

**段傻子** (坐到鞋摊旁)我家里预备了些吃的。她晚上到了， 能不好好吃一顿吗?

**潘小脚** (端着酒茶出)你们哥俩对心思，就坐这儿喝。

**葛半仙** (颤颤地凑过来)沟帮子烧鸡还是早先年那味了吗? **潘小脚** (厌极)都装到箱子里，就剩两个酒盅啦。

**葛半仙** (回身取来茶缸)我用茶缸子也行。(蹲在路边跟着 喝起来)

**潘小脚** 死瘸子，你是往正题儿上说呀。

**神瘸子** (喝着酒)傻子哥，我这吃人家嘴短。筱桂香那小子， 能不能给潘小脚批个文儿，她那厕所给个万八千的?

潘小脚 吃着我，也没正经的。(对段傻子)傻子哥呀，那小子

要是你的血脉呀，你可就有福享了。

**段傻子** (十分善良)孩子当着县长，我认可遭点罪，也不能让 孩子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葛半仙** ( 喝着酒)你看看，我算得准成不?正正是他的儿了。 傻子，咱们干一杯吧。(与段傻子碰杯)

**潘** **小** **脚** (喜出望外)真是呀?你个傻子哥呀，咋不早点挑明 了呀?

**段傻子** (憨朴地)哪能那么干呢?我土埋半截子了，孩子正 是好岁数，让人家说咸道淡，当老人的不是糊涂吗?

**神瘸子** (摁住段傻子的手)傻子哥，那小子真是你的血脉?

**段傻子** (痛灼地)瘸兄弟，她有个瘫巴丈夫，我也不是明媒正 娶不是?

**神瘸子** (正色地)筱桂香也没对孩子说?

**段傻子** (焦心地)妇道人家，不是难为她吗? **神瘸子** (重重地放上酒盅)你真傻个实诚呀!

**段傻子** 传出去，孩子受不了，筱桂香还咋见人儿?我不能不 是人。

**潘小脚** (急不可耐地)你张不开嘴，我去给你说。你等着他 来认爹吧。

**段傻子** (扔下酒盅，倔乎乎地)谁干这绝户事儿，谁是王八犊 子!

葛半仙 (一口酒喷出去，笑得连连咳嗽。拿个鸡大腿回圈椅 里去)天生是这窝囊的命。

潘小脚 (气咻咻收起酒菜)好心换来个驴肝肺!(回茶馆去)

〔段傻子两盅酒下肚，飘飘欲仙，拿出碎嘴子、手玉子 轻轻摆动，无声地唱起来。

〔苏嫚嫚上。她是市府的秘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

人也生得干净端庄，不俏但好看，一双眼睛充满了豁 亮和坦白。

**苏嫚嫚** (笑微微地)神瘸子，舍不得离开? **神瘸子** 人恋故土，鸟恋山林呀。

**苏嫚嫚** 葛半仙，站最后一班岗?

**葛半仙** (吃罢了鸡腿，用白桌布的里面擦着手)你检查吧，连 个唾沫星儿也没有。

〔毕月花推小车上，那吱吱咀咀的声音，直让人想到 生命的艰难。

〔老陈婆子拿着表格出旅店。 **苏嫚嫚** 咋样?有点线索吗?

**老陈婆子** (递过表格)我是都填巴上了。

**苏嫚嫚** 美国客人已经到了。他也是古塔街的人。你这小店

儿旧社会是个小妓院吧? **老陈婆子** 听说叫“情和班”儿。

葛半仙 (兴致地)这一趟街呀，不是大烟馆儿就是窑子。当 兵的穿大马靴，胡子装成买卖人，还有山里下来的淘 金的、放木头的，冒命挣几个钱儿，一个腊月都扔到 这烟花场上了，一个个小脸儿造个焦黄呀。

**苏嫚嫚** (对老陈婆子)你把店里安排安排，他一定要来这小 店坐坐。

**老陈婆子** (慌乱地)咋不早说呀，我沙发电视的都搬了。 〔毕月花推小车走下。潘小脚上。

**潘小脚** 哟，大秘书呀。我说明天推土机真就轧过来呀?

**苏嫚嫚** 不是明天，这些机器已经把古塔街包围了。(指远 天)吊车早就升空了。

**潘小脚** (指茶馆)那我这就不给研究了?

苏嫚嫚 不是给了你动迁费吗? 潘小脚 我那厕所!

苏嫚嫚 (笑)大伙儿为着明天，什么都舍得了。你咋还舍不 出一个厕所呀?

〔小石头上，哀戚戚的，一副弃儿模样，慢慢地移到神 瘸子的鞋摊旁坐，孤零零地遐想着。

潘小脚 那我就等着推土机把我埋到这儿!(气咻咻回茶馆 去 )

苏嫚嫚 ( 仍是微笑)推土机不能让厕所挡住。不过，你们再 劝劝她。(下)

老陈婆子 我可没那闲工夫了。(回旅店)

段傻子 (不知道是对谁说)你说她接到信儿，知道古塔街要 扒啦，心里不咋着急呢。

小石头 (对神瘸子)古塔真的不扒吗?

神瘸子 (看看古塔)扒了也得给修上 … … 小石头 ( 惊 慌 ) 扒 ?

神瘸子 ……也就不扒了。 小石头 (这才放心)啊 …… 神瘸头 你咋不回家?

小石头 家?我爸我妈又都结了婚。都说没生孩子，要不，人 家不干。

神瘸子 (怒怨)他们都不是人生的!找他们问问! 小石头 (孤怜地)他们在楼上，听不见 ……

〔舞台灯暗。

〔聚光灯照着小石头的脸。

小石头 ……那天我爸办喜事儿，我喊他 ……

〔聚光灯渐渐收回。舞台前左侧平台上出现一个亮

灯的楼窗，窗帷上映出一对男女的灯影，就叠在“” 字上，在说笑，又接吻……

〔传来小石头在黑暗中的喊声：“爸爸——爸爸—— ” 〔暗夜的楼街响着孩子的空谷般的回声 ……

〔舞台前左侧楼窗消逝；右侧平台渐显一楼窗，映出 一对男女在逗弄一个婴孩的影像。

〔小石 头在黑暗中的喊声益发凄惋：“妈妈——妈妈



〔回声惨厉动人。 〔楼窗隐去。

〔舞台灯亮。小石头满脸泪痕。

**神瘸子** 孩子，回姥姥家去吧，你姥姥不知怎么想你呢。 **小石头** 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神瘸子** 那你上孤儿院去吧，还能让你念书。 **小石头** 挣钱吗?

**神瘸子** 小孩子别总想钱。

**小石头** 我姥姥太苦了。我想给她买一套好衣裳，毛料的，再

带点好吃的，香蕉啥的，我姥姥牙掉了。 **神瘸子** 我给你带点钱。

**小石头** (感动，沉默了一下，摇头)不，你瘫巴，一锤子一针的

不容易。(忽然)古塔真的不扒吗? **神瘸子** 我不告诉你了吗?

**小石头** (神秘地)我告诉你，你不能当别人说吧? **神瘸子** (疑惑)啥?

**小石头** 我有钱，都埋在古塔下边了。 **神瘸子** ( 一 惊)你 … …也偷?

**小石头** (惶悚)我 … … 能象他们似的吗?

**神瘸子** 说实话!

**小石头** 他们在高粱地里推牌九，也在老林子里，我替他们进

城买吃的，也烧开水，打酒，谁赢了谁给我钱。 **神瘸子** (惊异)他们是谁?

**小石头** 哪的都有，做小买卖的，放木头的，黑龙江北边的，沈 阳那边的，还带着女的呢……

**神瘸子** (心疼地)小子，裹到狼群里了!上孤儿院念书去吧。 **小石头** 不，天冷了，我就回去看姥姥去了。

〔毕月花又推着小车上，小石头过去帮着她推，停在 鞋摊旁。

**段傻子** (忽然站起来，走向葛半仙)我作那梦就象真事似的。 **葛半仙** (从沉睡中醒来)你坐下说说。

**段傻子** (坐在桌旁)你说是梦呢，可也是真事儿 …… 〔小石头在路边帮助毕月花晾破烂儿。

**小石头** 我一会儿得探监去。(跑下) 〔毕月花沉默地坐在路边。

**段傻子** … …就真象康德13年冬天 … …

〔舞台灯光渐暗。聚光灯亮起，照着段傻子的脸。 〔关东特有的粗厉苍凉的朔风声渐起 ……

段傻子 那冒烟儿大雪呀，把长白山搅得没天没地。老林子 里虎豹狼虫都冻没影儿了。我和筱桂香奔这古塔街 来唱蹦子。你说迷到林子里咋就走不出去呢?(聚 光灯收回)足足有三天三宿，白天看不见“老爷儿”, 晚上看不见月亮。兜子里就剩一块大饼子，两块咸 蘑菇。也不能俩人都饿死呀!她刚有了身孕，咋也 得可着她吃。我就是死到林子里，她要生个小子，我 也算没白来人世走一回 ……

〔林涛怒吼声中，台前左侧平台的灯光渐亮，老林深 处，倒树横陈，皑皑白雪把夜映得朦胧幽渺。

〔段傻子和筱桂香偎依在倒树上。雪花还在团团地 落。在这雄浑而神秘的大自然中，两个渺小的生命 的爱恋就显得格外的纯净。段傻子年轻而宽厚，筱 桂香娇羞而柔顺。

**段傻子** (用皮袄大襟搂着筱桂香)你贴紧点儿管咋的我胸脯 子有热乎气。

**筱桂香** (孩子般仰起脸)我手凉吗?

**段傻子** 别露出脸来，冻裂了谁还愿意看你啊。 **筱桂香** 我怕咱俩是出不去了。

**段傻子** 你趴我怀里睡吧。“老爷儿”一出来，林子就迷不住 我了。

**筱桂香** 没吃的了吧?

**段傻子** 哪能没吃的呢?(掏出大饼子)咱俩一 家一半大饼 子。(掰下大饼子给筱桂香)猪吹巴里还有咸蘑菇 …… (用皮袄襟蒙住筱桂香的脸)你躲到大襟里吃， 别呛了风。

**筱桂香** (吃着大饼子)你吃呢吗?

**段傻子** (一把一把抓雪吃)咋没吃呢。 **筱桂香** 你喂我一 口大饼子。

**段傻子** (不让她露出脸来)风能把你呛死。

**筱桂香** (突然露出脸，心疼得啜泣起来)你吃雪呢 … …

**段傻子** (疼爱地搂紧她)别哭。我禁磕打。东三省的老爷们 儿能象张生许仙那些女人女气的小白脸吗?

**筱桂香** (往他嘴里递大饼子)你吃了这半块大饼子。 **段傻子** 你娇嫩……肚子里 ……

**筱桂香** (制止)别说，傻子哥! **段傻子** ……不还有个小崽吗?

**筱桂香** 你不吃，咱们就饿死在一块。

**段傻子** (憨憨地笑)嘿嘿……我妹子也傻了，关东谁不知道

筱桂香?再说 …… **筱桂香** 啥 ?

**段傻子** (诚厚地)你家里还有个瘫巴。 **筱桂香** (触到痛处)别说了傻子哥 ……

**段傻子** (怨愤)日本鬼子抓劳工，拿中国人不当人 …… (停

顿)咱俩的事，他要知道了，心里不咋难受呢。 **筱桂香** (感动，紧紧偎依着他)你心眼真好 ……

〔树上飘下一块块白雪片。 **筱桂香** (惊恐)傻子哥!

**段傻子** (搂紧她)别怕，是松鼠。

〔狂风一阵紧似一阵，狼群的嗥使神秘的森林愈加恐 怖……

**筱桂香** (孩子般恐惧)狼 ……

**段傻子** (搂着她，摸起三股叉)狼这玩意儿还不如狗，其实最 怕人。

〔远处山谷传来喊声：“段傻子——筱桂香——”大山 的回声被狂风撕得断断续续。

**段傻子** (惊喜)找咱们来了!(与筱挂香跳起来) **筱桂香** 哎——(忽然发现)爬犁，爬犁!

〔舞台前右侧平台灯亮，纷飞的大雪中，推出一台雪 爬犁，赶爬犁人高喊着：“段傻子——筱桂香——”接 着便是马的一声长嘶。

〔狂风吼过，两侧平台灯暗。

〔黑暗中，有“嘚嘚”的马蹄声由近及远；东北二人转 开场的锣鼓声，由远及近……

〔段傻子在黑暗中的声音：“大难不死，我们俩在古塔 前唱三天大戏，庄稼人听场戏要跑40里，就在那大 雪窠子里赶着大车奔古塔。台口吊的那汽灯比电灯 还亮，照得你都睁不开眼睛。筱桂香背着脸子出台， 一转脸儿，台下疯子似的连拍巴掌带叫好，连满洲国 的宪兵都往台上扔洋烟卷，我记着有‘哈德门'的‘大 前门’的， ……现下谁还记着筱桂香啊?(深深地感 慨)人心是最靠不住的!”

〔随着愈发热烈的开场锣鼓， 一束灯光照亮茶馆里的 小土台子。

〔段傻子、筱桂香正在演出。旦、丑均是40年代关东 民间艺人的扮相，大红大绿，衣裤都滚了金边，腰上 的彩带子又宽又长。音乐和舞蹈都是40年代艺人 的韵味。

〔段傻子憨厚中透出一点艺人的滑稽。筱桂香又俏 又浪，甜美中有一丝勾人的野韵。演出相当亲切、自 由、土朴，没有一丝作状。两人在音乐中欢舞，手绢 功、扇子功引起一阵阵叫好声。

**筱桂香** (唱《小上庙》)姐妹呀， **段傻子** (唱)二人哪，

**筱桂香**

(合唱)又去烧香。(舞蹈)

**段傻子**

〔当他们的手绢高高抛出去，又从黑暗中飘飘地回到 手中时，便有一阵掌声和叫好声。香烟、纸币纷纷从 黑暗中扔到土台子上。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唱)抬着食盒， (唱)牵着羊，

(合唱)来在庙堂。

(唱)打开呀， (唱)食盒呀，

(合唱)上呀上供。

(唱)一搂罗裙， (唱)跪在当央，

(合唱)哀告子孙娘娘。

(唱)男孩呀， (唱)女孩呀，

(合唱)舍给我一个。

(唱)一年四季， (唱)我来烧香，

(合唱)哀告子孙娘娘。

(唱)要问哪， (唱)小奴她，

(合唱)家住哪呀，

(唱)娘家姓王， (唱)婆家姓黄，

**筱桂香** **段傻子**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段傻子** **筱桂香**

**葛半仙**

(合唱)家住凤凰庄。

(说)小帽一段儿，丫头小子听得乐颠了馅儿。老娘 们不养汉，全靠蹦子劝。

(佯嗔，娇羞地打他一扇子)嘴干净点儿，傻子哥。你 看男女老少父老兄弟，都来看咱俩唱蹦蹦戏，顶风冒 雪跑了40里地，死冷寒天多不容易，咱们要文文明 明的。

(逗)稍带屁大哄儿的。

(又打他 一 扇子)你有点正经的。咱们不能说粉的说 辣的，让人听了怪害羞的。

嗯哪。别说可穆的，别说春的，别说大姑娘小媳妇坐 不稳的。

咱们行低人不低，人低德不低，都是爹娘生养的。要

说分外的，人家嘟嘟囔囔该骂哩。 骂啥呀?

呸!这个段傻子，真不是好东西，尽说些可磷巴拉 的 !

〔一阵关东人的憨犷粗野的笑声。 〔灯光暗去。音乐渐渐远去。

〔响起葛半仙的声音：“你这是好梦呀，傻子!”

〔潘小脚的声音：“葛半仙，你可别逗弄他了，人家儿 子坐着知县呢!"

〔灯光复明。

咋是逗弄他呢?(敲着手中的书)这《先天八卦全图》 上写得明白，梦见大雪纷飞吉祥如意，定有贵人，朋 友合欢，筱桂香眼瞅着就到了!

**段傻子** (心急得不知所措)你说的可一准呀?

**葛半仙** 哎呀，孔明解梦，心口相传，两千多年，件件应验，你 咋还疑惑呢?

段傻子 (真如筱桂香就到了般激动不已)那我也得换件衣裳 不是?30年不见了，看我这一身她不得伤心吗?(慌 忙走去)

**葛半仙** 傻子，你也得给我扔下点儿不是?

**段傻子** (十分急迫，掏钱包扔下)我这不赶趟了，你个人拿 吧。(慌急急下)

**葛半仙** (喜得拿起钱包)这傻子你说还就春心不死了呢! **潘小脚** (艳美地)你干拣个钱包不是?

**葛半仙** 没多少钱。(收起来)你那厕所守下来，兴许成个大 财主呢。

〔老陈婆子上，发现毕月花晾在路边的破烂儿。

老陈婆子 哎呀，老葛头子，你看啥来的?人家外国人一会儿 就到了。收起来，收起来!你老在这古塔街转转啥 呀 !

**葛半仙** 那会儿没罚你，你是难受呀! **潘小脚** 上边咋说了?

**老陈婆子** 正研究呢，今儿个给你信儿就是了。咱们可都得 在意了，外国人一会儿就来看地形。葛半仙，你的担

子可是重了，别一门圆梦了。(匆匆进旅店) 〔毕月花瑟缩着收拾着破烂。

**潘小脚** (忿忿地)真要一分不给呀，我一会儿就跟外国人要! (回茶馆)

**神瘸子** (对毕月花)老姐姐，你心思很重，也是恋着这条街

*吧?*

〔毕月花正俯着身在路边理着破烂儿，这时微微抬头 看他一眼，似乎苦笑了一下，终于还是没说话。

**神瘸子** 老姐姐谁也信不过。

毕月花 (终于说话了)人一辈子不能谁也信不过，真要是那 样，就连自己也不相信了。(很安详地坐在路边，竟 拿出一件毛衣“收口”。她展开看时，那颜色和款式

分明是最时兴的年轻人穿的式样)

〔找英雄的人上，仍是拎着那重皮箱。

**找英雄的** (坐到鞋摊旁)明儿个这条街一推，我就更没地方 找去了。(脱下鞋)你看这鞋跟磨的。

**神瘸子** (替找英雄的人修鞋)报纸上，电视上，广播里，咳，那

是英雄辈出呀。值得你费这么多的心思吗?

找英雄的 咳，那要是，不就省事了吗?老尚病到床上，吃不 下喝不下，总说，找不到他死不瞑目。你看，我头发 都急白了!

**神瘸子** (调侃)英雄得十全十美，要不缺胳膊少腿儿，就把我 领去。

**找英雄的** 你还逗乐子呢。40多年了，那英雄事迹一直埋没 着，你说老尚能不着急吗?人也到了60多岁了。

〔舞台灯渐暗。

〔聚光灯照着毕月花。

〔找英雄的人的声音：“老尚冷丁地觉得心里不安宁， 人么,总有个良心 …… ”

毕月花 (自语)还说良心 … … 怎么40多年才想起来呢?我 可是50多年了，没有一会儿不挂在心里。细想起 来，女人是多可怜。我有时真怕空等一场，又后悔自 己胡思乱想冤枉了他。以他那有胆有识的关东壮

汉，又写那么一手好字，偏偏恋着我一个烟花女人， 这情意真是一生一世报答不完的。

〔30年代最土朴、淳厚的东北二人转的音乐起，伴着 一个很动情的旦角的歌唱，时断时续，凄凄切切：

“花若是恋你你便去采， 花若是不恋你不可强贪。

贪恋家花能生贵子， 贪恋野花那是枉然。 招军买马两头愿意， 强扭的瓜儿不香甜。 草房瓦房一个样住，

板棚墙也赶上石灰垒的砖。

红糖白糖两样色，

蜂蜜白糖一样甜。”

〔这歌声要一直伴着毕月花的心理闪现。 〔聚光灯渐收。

〔台前左侧平台灯亮。显出30年代古塔街一个妓院 的门厅。墙上悬着“情和班”的横匾，贴着半裸的作 态的女人像。黑条桌上有一只蓝瓷掸瓶。“大茶壶” 正高擎着瓷壶倒茶，他生着一张松弛的白脸，眉须很 淡，神态卑劣，那一双埋在松皱皮肉里的眼睛既粗 鄙，又狡绘。

〔谭笑生推门而入。他26、7岁的样子，长袍，礼帽， 一身儒气，但眉宇间又溢着刚烈和豪爽。他出身于 当地的小富人家，读过塾馆又念新学，粗通几何物 理，又懂日语英文。混乱的年代，常空谈感慨，风月 场中，恋上了妓女毕月花。

“大茶壶” (谄笑着)谭先生，我约摸着你该来了。这一程子， 万督军、宋团长、王连副、何司令，都缠着毕月花。这 姑娘也真刚性，硬是闭门不接客。就等着你赎金一 到，喜轿花灯良宵夜，那是啥滋味呀!

**谭笑生** (把扇子一展)你交下我，还是得罪我，我是都忘不了 你 ! ( 欲 进 )

**“大茶壶”** (笑着堵在门口)老鸨娘一门问赎金送来没有?我 说谭笑生先生还愁那1000块大洋吗?

**谭笑生** (将一块大洋扔到桌子上)你不是想勒我大脖子吧? **“大茶壶”** 我侍奉你还怕不周到呢。(喊)毕月花接客喽!

〔平台灯渐暗。

〔舞台上，妓院楼上的一个小间渐渐亮起来。是30 年代关东那种花格木窗， 一盘小炕，炕桌上置着壶 碗；炕沿上的幔杆子挂着大红的幔帐，被绿色的带子 拢到两边。小桌上的煤油灯刚刚擦过罩子。听到 “大茶壶”的喊声，毕月花捻亮了煤油灯。她二十四 五岁的年纪，面庞俊秀，细眉长眼，那浮着怨气的小 口，很有中国古典美人的韵致。

〔外面是一天的星斗。小街上的叫卖声不时传来： “熏猫儿(兔子) 肉 ! … … 牛头脸儿 … … 刚出锅 的驴三件儿!”

〔女人的浪笑和娇嗔的怨声和着东北大鼓的歌声，与 那远处的二人转的歌唱声，搅出了古塔街50年前的 霉味儿的繁闹。

〔东北大鼓的唱词：

“姑娘她细皮墩肉红嘴唇儿，

英雄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儿 …… ”

谭笑生 (推门入室)月花。

〔毕月花坐在炕沿啜泣起来。

谭笑生 (摘下礼帽坐到毕月花的身边，拉过她的双手)我知 道你是等急了。

毕月花 (真情地)我梦见了，你爹不出钱，我命苦，不能赘你 的 脚 。

谭笑生 你真的做了梦?

毕月花 (仰着泪脸)嗯 ……

谭笑生 (揽过她的肩，温存地)这年头儿，要想做人就谁也不 能靠!我爹有钱说小老婆，也不肯让我给你赎身。 (忿然)要不是父子天伦，我真想给胡子插签抢了他!

毕月花 (无助地偎依着他)谭哥，你奔前程吧，天地不公，我 就认命了。

谭笑生 (捧着她的脸)我的妹妹，我让你答应我一件事。 毕月花 (疑惑地期待着) ……

谭笑生 我爹让我到骑兵旅去当下士军需，驻在八面城。与 其给军阀卖命，莫如到柳条边外去淘金。——你等 得了吗?

毕月花 那是吃大苦的吧?

谭笑生 (淡笑)那不过是筋骨皮肉，还苦得过你吗? 毕月花 (感激不过，扑过去)谭哥……

〔“大茶壶”掀起门帘，探进那张无血浮肿的皱脸。 “大茶壶” 谭先生，鸨娘问你住下不?

毕月花 (拔下头上的簪子)二爷，这颗银簪子给你。

“大茶壶” (猥亵地笑着)别苦着脸子，让谭先生高兴。(缩回 头，下)

谭笑生 (仇恨得切齿)古塔街!总有 一 天我把它推平了!

**毕月花** (戚然)谭哥，记着今天是啥日子吗? **谭笑生** 是咱俩的生日。

**毕月花** 把袍子脱了， ……脱了。(从枕头下拿出一件毛衣) 这样子你喜欢吗?

**谭笑生** (揽过她)我的好妹妹 …… 〔 灯 光 渐 暗 。

〔毕月花在黑暗中的声音：“我真后悔，不该让他去淘 金。受了那么大的苦，两个人还是分开了。我不知 道天下多大，不知道他走到哪，我就只能守在这古塔 下，他是从这儿走的呀……

〔 灯 光 复 明 。

〔毕月花颤着手试去泪水。

找英雄的 老尚忙啊，有时候一天开八个会，有一回把讲稿都 掏错了，计划生育的讲稿，拿到水稻杂交的会上念 了。要不是闲下来，还不一定能想起来呢。(修好了 鞋，拎起皮箱欲走)

**神瘸子** 事情忘了40多年，能想起来也不易。

**找英雄的** (悄声地)实话说吧，老了老了，他也是觉着心里有 愧。(下)

〔老陈婆子走出茶馆。

**老陈婆子** (直奔毕月花)明儿个我也搬走了，你给我个准话 儿，倒是从那塔里拿啥没拿啥?

**毕月花** (意味深长地)拿了。那东西太沉，给你也拿不动。

**老陈婆子** (惊喜)哟，真有玩意儿呀?要是值钱，还有奖金 呢 。

〔 警 察 上 。

警 察 外宾来了，大伙别围观，其实那长相跟咱们一样儿。

(对葛半仙)你老爷子挪边上去，人家不会随地吐痰。 葛半仙 (看着老陈婆子)我这是最后一班岗呀。

警 察 吐唾沫还用人看着?别让人家笑话了。(动手搬开 了小桌)

葛半仙 (拣起掉到地上的卦书)谁愿意吐谁吐吧，我何苦操 这个心。(又坐到小桌旁去)

**警** **察** (对毕月花)老大娘，没事儿别在这儿凑热闹了。 **老陈婆子** 你躲墙后头去，别走。

**神瘸子** (暴怒)躲什么?不就是拣你们一 口剩饭吃吗?不偷 不抢，哪比你们低?

老陈婆子 (笑吟吟地)神瘸子，听你这话好象古塔街刻待了 她似的。(对毕月花)你个人记着吧?“我们也有两 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那年，敲锣打鼓往屯子送你， 你不去；这上了岁数，请你上敬老院，你也不去。她 个人愿意在古塔街这么转转，可倒是怨着谁吗?

〔潘小脚出茶馆。

**潘小脚** 倒是咋的吧?外国人不是出钱扒这条街吗?那我就 跟他算帐!

**老陈婆子** 大妹子，绊绊磕磕这几十年，哪把运动你不是跑在

前边儿?这把咋就不顾个国格了? **警** **察** 胡搅蛮缠，可别说不客气!

〔随着轿车停车的声音，苏嫚嫚陪谭笑生上。他几近 80高龄，确是老人的仪态了。然而内心的活力相当 丰盈，看上去仍有壮年的风韵。他穿着大格半袖衬 衫，紫色的条纹领带，挎着一架照相机。

〔人们远远地看着。

〔毕月花安详沉静中，心里却是倒海翻江；神瘸子只

是修鞋。

**苏嫚嫚** 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吗?

谭笑生 (遥望着 一 条街)唔，当然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不 过，划在生命上的痕迹是不会变化的。(望着塔，照 相)古塔是重新修过的吧?

**苏嫚嫚** 是的。这条街唯一留下的就是这座塔。

**谭笑生** 这正是我的愿望。留下这座塔，其他一切旧的东西 统统推掉。

〔远处，凌空的长臂吊车在清脆的笛声中开始滑动， 以不容分说的清醒的理性重新安排世界。

**潘小脚** (终于耐不住)这塔是新修的，真正的古塔砖在这后 院呢。

**谭笑生** 这很难得中国人爱护古文化，是很受钦佩的。各位 都是这里的居民吧?

老陈婆子 (终于抢到潘小脚前)都是老住户了。大伙儿早就 盼着建起一条新街。听说谭先生投了资，心里都感 谢你呀。

**谭笑生** 祖国的改革，是当今世界的大事。炎黄子孙，岂有不 尽力之理?我是盼了50年了。

〔段傻子喜冲冲上。他穿的一身新衣，是那很厚硬的 蓝布制服，和有皱褶的新制帽，这装束和那痴迷得天 真的情态，直让人心里一阵酸楚。

**段傻子** 打老远我就看见你的小汽车了 …… (不见筱桂香，心

里顿时冷下来)我估摸着她也该到了 …… 谭笑生 (不解)这位先生 ……

老陈婆子 (拉段傻子到鞋摊旁)这是个傻子。

神瘸子 (充满同情，推过小凳让段傻子坐)她不一直在你心

里呢吗?你还急什么呀，傻子哥!

**谭笑生** (看着小旅店)这小店，当年是叫“情和班”的妓院吧? **葛半仙** (现出如数家珍的荣耀)从这小茶馆往那面，是一家

挨一家的窑子。到了满洲国，日本人的窑子盖得可 是阔气多了，房子里头修房子，小石头道呀，树枝子 编的墙呀。姑娘从日本运来，有了孩子运回日本，生 下来再回来 ……

**苏嫚嫚** (极厌)古塔街推了，从今以后，这卫生也就不用你管

了。(对谭笑生)谭先生到这小楼里看看吗? 〔老陈婆子匆匆地进旅店去。

**谭笑生** 我请教诸位，有知道毕月花这个人的吧? 〔毕月花守着小车，现出异样的安详。

**潘小脚** 你问的是个窑子娘们儿吧?早都从良了，也不知道 都落到哪儿去了。

〔老陈婆子走出旅店。 **老陈婆子** 请屋里坐吧。

**谭笑生** (痴迷地)请问这楼上有个花格窗子的小间，还在吗?

**老陈婆子** 在，是我这旅店的高级房间。 **苏嫚嫚** 请谭先生屋里坐吧。

〔人们进入旅店。舞台灯光随着暗下去。 〔聚光灯照着毕月花。

毕月花 (泪流满面)人是多可怜……他竟一点儿也不能认识 我了。 ……想起来也是50多年了，他咋能从一个拣 破烂儿的老婆子认出他的毕月花呢?

〔另一束光交叉而过，照亮谭笑生的脸。其他人物隐 而不见。

谭笑生 古塔有人修过，毕月花却没有人记得了。她是怎样

度过这漫长的岁月的呢?

**毕月花** ……也是快走到头的年龄了，他竟一点儿没有变，还 在想着我 ……

**谭笑生** 人去楼空，真是让人心碎!倘使她不能知道古塔街 被推平了，会是多么无穷的遗憾!

毕月花 我是该扑过去，把这50多年的苦水吐尽。可又不能 ……他是享着富贵荣华了，是在心里念着我们的情

分呢，还是想起来可怜我?

〔照着毕月花的聚光灯收回。

潭笑生 关东的大风大雪，关东人的大苦大难，留在我心底儿 的那份记忆，只要活着就不能忘记……

〔照着谭笑生的聚光灯收回。

〔寒风掠过林海的呼啸声渐起。

〔台前左侧平台上红光渐显，渐渐燃起腾腾的红焰。 恍惚的红火，显出长白山老林深处的木楞房子，挖到 地下的长长的铁炉子里，整段的圆木在燃烧。吊在 炉子上的野猪烤得啦啦啦啦地响。围着炉子的是四 个热得几乎脱得精光的关东大汉，他们端着蓝边大 碗，撕着烤焦的野猪肉，那狂欢，那畅笑，那粗野，那 豪情，和那无边的林海，漫天的风雪，合成一个浑然 雄厚的和谐的世界。

大汉甲 (一脚登着木轱辘，一手端着酒碗，胸膛映着火光)他 奶奶个孙子的!咱们哥儿四个下山，腰缠黄金40 两，父母兄弟、亲朋好友，一辈子跟咱们吃香喝辣的 吧 !

〔他们狂饮欢笑 ……

**大汉乙** (撕着大条子野猪肉)大哥的话不假!咱们100多斤

儿，干啥总让人家使唤?我们哥俩给人家榜一年青， 正月15上工，腊月23日回家，三石高梁二斗谷子， 一簸箕小麦，半匹青花旗布，操他妈的风里雨里一 年，不值个马驹子钱?淘这一年金子，拴车买马，置 上它三均地，剩下的也够买个老娘们。

**大汉丙** 逛窑子不行!(唱)

“贪恋家花能生贵子， 贪恋野花那是枉然 … … "

**大汉甲** (喝得半醉)到底家花不如野花香。要不你问问谭笑 生?

大汉丙 (醉得放肆起来)大哥，山里头淘金卖命，就为一个婊 子?常言说“戏子无情，婊子无意”,这一年多，她不

搂多少个督军司令、胡子头了呢! **谭笑生** (摔了酒碗，厉声地)过来!

〔沉静。只有柴火毕剥作响。 **大汉丙** (怯怯地移近)大哥 … …

**谭笑生** (重重地抽了他两个耳光)驴性巴道!淘出几两金 子，人味就没了?

**大汉丙** (哭韵地)大哥你手真狠呀!咱们哥四个命拴到一块

淘了一年金子，这份交情还不如一个婊子!

**谭笑生** (操起墙上的老洋炮)牲口! 〔大汉甲、乙横到中间跪下。

**大汉甲** 大哥，我替他给你赔不是了!(咚咚地叩头) **大汉乙** (对大汉丙)老四，还不跪下!

**大汉丙** (跪，放声大哭)大哥……

**谭笑生** (一一扶起)老疙瘩这是用刀戳我的心窝子!毕月花 一家三代从山东蓬菜要饭来到柳条边外，人当牲口

**大汉丙**

**大汉甲** **大汉乙**

谭笑生

**大汉甲**

**大** **汉** **乙**

**大** **汉** **丙** **谭笑生**

**棒子手** **谭笑生** **棒子手**

**谭笑生**

那么没命的干，刨了两均荒地，到了高粱晒红米，来 了两个挎枪的，硬说是王爷跑马占荒的地。从此榜 青卖苦力，18岁的姑娘穿不上裤子，到头来还卖到窑 子上。老疙瘩，是我手狠，是你没有人心?

大哥，金子你都拿去，哥们儿一回，去把毕月花赎出 来 吧 。

拿去吧!拿去吧!

眼下，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同胞姐妹，不是作了鬼 子的刀下鬼，就是当了亡国奴。(痛心疾首)命都没 了，还要金子有什么用?

操他祖宗的!关东没人了?咱们淘金放木头的拉起 “绺子”跟它干吧!

对!宁当枪下鬼，不当亡国奴!

(端起酒碗)兄弟们!咱们不愧关东硬汉!我带着金 子下山，买枪买子弹，咱们五花岭碰头，跟鬼子干了! 〔四个汉子举碗盟誓。灯暗。

〔右侧平台灯亮。雪封的山林中，谭笑生戴着大耳皮 帽子，穿着白茬皮袄，脚绑着牛皮靰鞡，在没膝的雪 窠子跋涉而来。突然，黑林中跳出一个劫道的大汉， 手持撬木头的铁棒子。

是淘金的，还是放木头的?

和兄弟一样，活不下去，到山里来卖命的。

想你家中也有妻子老小，把腰上的金子留下一半，放 你一条活命。

兄弟是为了发财，还是被逼落草?

棒子手 劫你的金子，让你留个明白。咱家是山里挖参打猎 的，他妈鬼子强占东三省，大哥被抓了国兵，嫂子让 汉奸占去了，兄弟走投无路，当了棒子手。

谭笑生 咱们关东地面，有钱的、当官儿的欺侮百姓一个顶 俩；洋鬼子一来，不是穿了兔子鞋，就是当了摇尾巴 的狗!我们淘金四兄弟一合计，与其活着为奴，不如 拚死作鬼。兄弟我腰缠黄金40两，下山买枪买子 弹，弟兄们在山上拉起“绺子”来了!

**棒子手** “ 绺子”在哪疙瘩? **谭笑生** 此去200里五花岭。

**棒子手** (跪地便拜)兄弟给你赔不是了，咱们五花岭再见!

(起身走去，消逝在老林中) 〔灯暗。

〔传来“大茶壶”哼唱小调的声音：

“常言说人过30容颜改， 青年过去少年无。

趁着年轻不把风流卖，

赶到老了好事全耽误 …… "

〔左侧平台灯光亮起。仍是“情和班”低矮的厅堂。 谭笑生一身山里打扮，推门而入。

**“大茶壶”** (看着他 一 身冰雪，奴颜地)淘金的老客下山了?

腰上缠了多少金子?新添了好几个没开怀的姑娘。 **谭笑生** (摘下狗皮帽子)连谭大爷都认不出来了?

**“大茶壶”** (慌)谭先生?(指墙上的布告)你吃了官司啦! **谭笑生** (扫一眼布告，镇静地)扯他妈王八犊子!

**“大茶壶”** 这真真亮亮地写着呢：(念布告)“ … … 四名金匪， 三名已抓获处决。匪首谭笑生在逃，有捉拿或报告

者 …… "

**谭笑生** (冷笑)你拎着我的脑袋领赏去吧!

**“大茶壶”** 这叫啥呢?交情大于王法。谭先生向来手面大， 谁丧良心贪图那几百块钱?

谭笑生 (撸下戒指扔到桌子上)我们弟兄300就要下山了， 急眼了扫平古塔街，看谁要谁的脑袋!(隐没在黑暗 中 )

“大茶壶” (掂着戒指)这贴着满天的告示要他的脑袋，小子 他还有闲心逛窑子，真是色胆包天。 一颗锱子就想

换条命，有这么便宜的吗? 〔 灯 暗 。

〔聚光灯照亮楼上花格窗子的小间，谭笑生和毕月花 抱头痛哭。

谭笑生 ……可怜我那三个弟兄，关东的土地攥一把都出油 一 身的力气却混不上 一 口饭吃，到头来落得这样惨 死。我真想烧一把火，把这黑暗世界烧掉!

**毕月花** 你快逃命去吧。我不能给你那三个弟兄修坟，初一 十五也能给他们烧张纸。

谭笑生 月花，我是对不起你了 …… (解开皮袄)这蓝布包是 40两金子，留下给你赎身活命。只要我不死，我就会 回来。(取出一双鞋)这是一双缎子鞋，今儿个又是 咱俩的生日了。

**毕月花** (穿鞋)我穿上，让你看看。(听到异样的声音)外面 这声音不对!

〔狗吠声。隐隐地传来沉重的马达声。

**毕月花** (突然打开花格窗户)从这窗户跳出去，下面是段矮 墙 !

**谭笑生** (痛心地揽过她的肩)月花，记住，总有一天，我要推 了这条古塔街!

〔恐怖的声音更近了。

**毕月花** (开着花窗)走吧!(又转身，拿起剪子，剪下谭笑生

一绺头发，啜泣着)……我守着你…… **谭笑生** (跳上窗子，忽然回身)我看看你的脚。

**毕月花** (含泪站定，让他看)…… **谭笑生** 你要走很苦的路了……

〔有汽车停在楼外，接着便是急重的踏上楼梯的声

音。

〔 灯 暗 。

〔灯光复明。小店里。谭笑生、毕月花对坐。身旁放 着那载破烂的小车和一只皮箱。

**毕月花** 听说，推平古塔街，盖起高楼大厦，谭先生是出了钱

的 。

**谭笑生** 主要还是国家的力量，我不过尽一点人子的义务。 不过这倒是我的夙愿。

**毕月花** 要是见了毕月花，你还能认识吗? **谭笑生** 我想我会认识的。

**毕月花** 咳，50多年了。不认识，她也不能怪你。 **谭笑生** 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毕月花** (苦涩地笑笑)这倒不是什么要紧的。(试探)我想问

先生，这次是看看她，还是要接她走呢? **谭笑生** 我当然是想接她。

**毕月花** (感动，但还是疑问)唔，……这50多年，先生一直没 有家室吗?

**谭笑生** (坦白)我有一位美国太太。

**毕月花** (不禁一颤)太太对你可好吗?

**谭笑生** 我以为是再好不过了。在西方，一个女人能跟我过 一生，还生了两个孩子，这是很不容易的了。

**毕月花** 她说过，就盼着你们夫妻美满，日子舒心。 **谭笑生** 可我心里一点也没有忘记她。

**毕月花** 她知道你会这样的。

**谭笑生** 能让我马上见到她吗? **毕月花** 见不到了 ……

**谭笑生** (怕听到不幸，还是要知道)不会吧?她会等着我的。

**毕月花** (压抑着辛酸)她一直在心里苦守着你，不知在古塔 前烧了多少香。(双手颤着，在盛破烂儿的柳条篓里 拿出一个蓝布包)先生还认识这块蓝布吧?

**谭笑生** (睹物生情，激动地)竟然还在!这是我包金子的老 蓝布!

**毕月花** (拿起包里的银砖)这银砖上的几个字，先生该明白 是啥意思吧?

**谭笑生** (捧着银砖，喃喃地)“真情古塔在，淘金四兄弟”。这



**毕月花** 你留给她的40两金子，她用来重修了那座古塔，塔 里就埋了这么块银砖。

谭笑生 (不禁泪下)她哪是一个弱女子，她是一座高山，一片 大海呀!(打开身旁的皮箱，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盒) 50多年，不管我在哪个国家，我都要剪下一绺头发， (手颤着)这50多绺头发由黑到白，一天天系着我的 思 念 。

毕月花 (看着一绺绺头发，泪水不禁滚下来)她知道你会这 样做的。(从破花篓里拿出一个红包)她也是惦记

你，每逢你的生日，她都到古塔前的卦摊给你抽个 签，求佛爷保佑你平安幸福，你看这纸签都发黄了



**谭笑生** ( 捧过纸签，手颤着)月花，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女 人 。

**毕月花** (颤颤地推起小车)她托我的事情就是这些。(欲走) **谭笑生** 老姐姐，她连一句话也没留下吗?

**毕月花** (很真诚地)她让你好好待你的太太，和和美美地过 日子。(向门走去)

**谭笑生** (赶上她)老姐姐，请你告诉我她的坟地在哪儿?

**毕月花** (叹息)咳，她活着，不想让人在意，死了也不愿占块

地方。她没有坟。 **谭笑生** 我是会重谢你的。

**毕月花** (站下，声音有些异样)你是说钱吗?

**谭笑生** (诚恳地)我会让老姐姐过上好生活的。

**毕月花** (淡漠地笑笑)苦日子不都苦在缺钱上。我是个拣破 烂儿的，人们哪能在意我。别人扔了的，我以为是好 东西。人们扔呀扔，我就拣呀拣。年年月月，人们不 知扔了多少好东西，实在是可惜了。我这么说，人们 看不见。我把它变成钱，就人人都看到了。(颤着手

掏出一个存折)

〔灯光渐渐暗下去。

〔聚光灯亮起，照着老陈婆子、潘小脚、葛半仙的脸。 他们聚在一起看着那小小存折。

**老陈婆子** (惊异地)谁想得到呀，她拣了这么多的钱!这个 老姐姐呀!

潘小脚 (艳美地)早知道咱们也拣破烂呗!成了财神爷了!

(数着)一个圈儿，两个圈儿，三个圈儿，四个圈，五个 ……我眼睛都花了!

**葛半仙** (懊悔地)咋就没看出她是女子主贵之相呀! 〔舞台灯光复明。

〔仍是古塔街口，人们惋惜地看着毕月花推着小车走 去的背影。留下一路吱吱咀咀的响声，也留下一片 说不清的怅惘 ……

**谭笑生** (望着小店的高处)我总算还是看见了楼上那花格窗 子的小屋。

**段傻子** (突然从鞋摊旁站起来)几点了?几点了?我得去接

她呀。她下了火车看不见我，心里能好受吗? **潘小脚** 你是天生受穷的命!她有吃有喝的干啥来呀? **段傻子** (倔乎乎地)你就知道吃喝!(下)

〔郝大力和晓旺上。他背着画夹，衣着入时，面容开 朗，神情安宁。晓旺也显得笑意盈盈。

**郝大力** (对老陈婆子)楼上花格窗子的小屋还出租吗?

**谭笑生** 唔，也是问那个小屋。(善良地)年轻人，祝你们幸

福。(与苏嫚嫚下) 〔轿车离去声。

**潘小脚** (恶意地)呸，(回茶馆去)

**葛半仙** (用脚去擦痰)哎!别吐呀! **老陈婆子** 干啥?

**郝大力** 画一张画。我是从那个屋子抓走的，想留个纪念。

**老陈婆子** 论岁数，我够上你们长辈，不能瞅着你们再出事 儿 。

**郝大力** (达观地笑着)出什么事儿呢?

**老陈婆子** 问问你自己呗!再说，我要走了，楼上也不招人儿

了 。

**郝大力** ( 拿出一沓钱)500元，你最后挣一次吧。 **老陈婆子** (勉强接过钱)我可是把话说到这了。 **神瘸子** 眼瞅着都扒倒了，你就让他们画张画吧。 **老陈婆子** 我是怕他们再犯错误。

**晓** **旺** 只有一个条件，日历还翻到去年的那一天，窗帘还要 豆绿的。

〔小石头上，拎着的塑料袋里装着食品。

**老陈婆子** 你们瞅瞅这个孩子，爹妈离婚，就成了小流氓。 **小石头** 我不是流氓!

**老陈婆子** 晓旺，我的话你们听着不顺耳，可我的心眼可是在 正地方。

**郝大力** (想了想)谢谢你。开门吧。

**老陈婆子** (一边走进旅店)该说的我是都说了。(与郝大力、 晓旺走进旅店)

**小石头** (走到葛半仙桌前)爷爷，把二进宫的衣裳给他吧，晚 上蚊子能咬死人。

**葛半仙** 咬死一个少 一 个。(向小店的楼上窥视) 〔潘小脚走出茶馆。

潘小脚 你是看啥呢，老葛头子?

葛半仙 (兴趣极浓)那两个骚货又来了。我眼神不济，你细 瞅瞅。

潘小脚 (蹑手蹑脚地走近，窥视) ……还把窗帘拉上了，骚 货!

葛半仙 (焦急地移着眼镜)你看见啥了?我去换个镜子。

〔小石头拉开葛半仙的抽屉，葛半仙回身发现， 一把 抓住小石头的手。

葛半仙 三只手呀，杂种操的你!(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

〔打人者背向观众上，看不清年龄和男女，只感觉体 魄粗壮，令人生惧。

打人者 怎么回事? 潘小脚偷人钱!

葛半仙 (举着小石头的手)狗爪子让我摁住了!(抽手又是

一个耳光，食品袋滚落出去) 小石头 (狠狠咬着嘴唇) … …

潘小脚 (义愤地)打!小偷不能可怜他!(过去拧小石头的

脸)还偷不偷了?偷不偷了?偷不偷了? 打人者 打!使劲打!

〔打人者一拳出去，小石头滚倒地上；又是一脚，小石 头惨叫一声，滚到潘小脚跟前。

潘小脚 (俯身问)偷不偷了?(伸手又打) 小石头 (轻轻地哼叫)妈 ……

神瘸子 (狮子般吼道)住手吧!睁眼睛看看，他还是个孩子! 〔打人者走去，下。

小石头 (跪爬到神瘸子面前，嘴角流着血)妈!瘸大叔，你给

我当妈吧!(孤怜地啜泣起来) 神瘸子 (搂过小石头，泪水涌出来) ……

〔传来一个女人的叫卖声：“新好的青苞米!新焊的 青苞米!”

**神瘸子** (悲怆地)咱们都土埋到脖颈子，他可还是个孩子



〔乡下女人挎着柳条筐上。 乡下女人 (叫卖)新好的青苞米! 小石头 (听到乡音，扭头)六婶子!

**乡下女人** 小石头?(看着小石头嘴角的血迹)咋让人打这 样?你咋跑这儿来了?

**小石头** (抱住乡下女人的胳膊)六婶子，你咋上这儿来了? **乡下女人** (用衣襟替小石头擦血)咱们屯子发大水了 …… **小石头** (惊)我姥姥呢?

乡下女人 (悲愤地)大炼钢铁那年，让人们在北山修小高炉， 建设火焰山，把树都砍光了。这几年栽的小树还没 长起来。一下大雨就发山洪， 一下大雨就发山洪



**小石头** (急切地)六婶子，我姥姥呢?

**乡下女人** 你姥姥等你，死活不离开家。村长硬把他背到山 坡上，半夜她还是跑回去。大水一下来……(悲咽) 全屯子人捞了三天三宿……

小石头 (咚地跪下，发出稚真的撕人心肺的呼叫)姥姥啊 ……(抽噎着哭诉)姥姥呀，我给你攒下钱了……我

一分也没花……我就要回去看你了…… **乡下女人** 起来吧，石头。

〔小石头爬起来，突然跑下。 **神瘸子** 小石头!

**潘小脚** 你收下吧，正好你还没个儿子，

**神瘸子** 我上辈子作孽了。下辈子要想不绝户，这辈子就不 能缺德!

〔小石头上。

**小石头** (捧着钱袋，茫然地)给我姥姥打个花头棺材吧…… **乡下女人** 走吧，我领你去烧几张纸。

**小石头** (拾起食品袋)我……连给二进宫送饭。(与乡下女 人下)

〔小店的门突然开了，老陈婆子气昂昂地走出来，后 随郝大力、晓旺、警察。晓旺拖着红绸，是那舞蹈装 束。

**老陈婆子** (把钱给警察)500块钱就想买去我们的觉悟? **郝大力** (弄着画夹)你说说我们又犯了什么罪?

**老陈婆子** 之为啥判你一年徒刑?不是人家男人告了你吗?

这刚出来，女人还没离婚，你们这算怎么回事儿? **郝大力** 画一 张画。

**老陈婆子** 画画儿还非得光着露着?

**警** **察** 郝大力，晓旺的离婚断不了，你这是何苦的呢?群众

反映，我们能瞅着不管吗?跟我走一趟吧。 **郝大力** (把画夹给晓旺)在画的下边写上日子。

**晓** **旺** (接过画，泪水在眼圈转)大力 ……

〔郝大力在晓旺的鼻子上刮了一下，象二进宫抓走时 刮小石头的鼻子一样。

**警** **察** 真是犯不上，郝大力。走吧。(领郝大力下)

〔晓旺欲跟下。 **老陈婆子** 你干啥?

**晓** **旺** 我也去。

老陈婆子 瞅你那肚子!要不的，还用你个人说?你说你那 婆家，要钱有钱，要头脸儿有头脸儿，说给你换工作 就能换工作，你离的哪份儿婚?(对潘小脚)大伙劝 劝她，可别碰她肚子。(进旅店)

潘小脚 你这样的要给断离了，世道不就乱套了? 晓 旺 你要愿意，你就去!

**潘小脚** 嗬，真是养汉老婆嘴硬呀! 〔打人者上，仍是看不见脸。

**潘小脚** 扒光了打!

**打人者** 是婊子!打，使劲打!(粗暴地扯掉晓旺身上的红 绸，先是一个嘴巴，抬脚又是一踹，将晓旺打倒在地) 哼!

葛半仙 (贪婪地斜睨着),身如风柳，面似桃花，正是克夫淫 荡之相!

**潘小脚** 问她还要不要脸了?

〔打人者唰地抡起皮鞭，熟练地左右抽打。晓旺在街 口痛苦地翻滚 ……

**潘小脚** 问她还离不离婚了?

**晓** **旺** (呻吟着)瘸大叔，我不行了……

**神瘸子** (悲愤至极)有点人味吧!她肚子里还有个孩子 …… 〔打人者下。

**神瘸子** (痛愤)孩子还没生下来，碍着你们啥了?哪来的这

么大的仇恨! 〔老陈婆子上。

**老陈婆子** 告诉你们别碰她肚子。(俯下身)是到日子了?带 着钱没有呀?

**神瘸子** 潘小脚，你他妈不是女人呀?搭把手呀! **潘小脚** 人家产院不要钱呀?

**神瘸子** (愤怒地抱着钱箱子，用一只手支着身子，挪到中间，

把一箱子钱扣到地上)拿去!

〔潘小脚和葛半仙同时过来收钱。

葛半仙 (抢先俯身)有身孕的女人，我不能碰。

〔晓旺被老陈婆子和潘小脚架起来，身上是条条血 痕 。

晓 旺 (无力地伸出白皙的手臂)画 ……画 ……

**神瘸子** (拾起画)我替你留起来，给我写上日子 ……

〔老陈婆子和潘小脚将晓旺半搀半拖地下，葛半仙抱 着钱箱子随下。

〔寂静中，远处的长臂吊车在滑动，哨声十分清脆



神瘸子 (暗自落下泪来，发出一声呜咽) ……守了大半辈子， 心里又恨它，又舍不得它……推平了吧，盖起新街， 这儿是个大学校，那时候，满街准是又蹦又跳的孩子 了 ……

〔苏嫚嫚与找英雄的上，他仍是拎着那沉重的皮箱。

找英雄的 哎呀，怎么也想不到，你就蹲在这墙旮旯呀!磨破

了多少双鞋，火车轮子都让我压扁了，归齐你在这儿 呢!

〔神瘸子象没听到，特别专心地修起鞋来。

**苏嫚嫚** 神瘸子，你竟这样过了40多年。你有什么要求，可 以向我讲吗?

神瘸子 (淡淡地笑笑)我能有什么要求?天下大事不明白 个人半斤八两还不知道吗?蹲墙角，掌破鞋，虽说日 子不荣耀，可我吃个人汗水活着，这就比啥都让人心 里舒坦。

**找英雄的** 老尚什么都给你办好了!楼房呀，补助呀，车呀



神瘸子 (冷淡)你告诉老尚死了那份心吧。我老了老了还能 要他一份人情吗?我受不了让别人可怜。当年为这 古塔，我流了点血，炸弹皮子掐折了我的腿。可还有 多少热血的青年死在这古塔下?太平了，人们奔前 程了。老尚寻思我死了，把个人扮成个英雄，一辈子

荣华富贵。我恨过他，后来不恨了；我感谢他，他告 诉我人该怎么活着。我就蹲这么个墙角，谁鞋底掉 了，我就给谁纳几针；谁鞋跟偏了，我就给打个掌儿； 谁心里苦闷了，我就给逗乐子。我活着，让别人活得 方便，虽说不荣耀，可心里头干净，也就没那些愁人 的事儿。这快走到头了，我还能拖着瘸腿去爬那高 楼，到银行吃那利息吗?

**找英雄的** 你要不去呀，老尚不得伤心吗?

**神瘸子** 你告诉他吧，我成全他当了英雄，可不能再成全他当 菩萨!

找英雄的 老尚是诚心呀!(打开皮箱)你看，他说你要真的 没了，就在古塔前给你立块碑。你看他给你写的碑 文……

**神瘸子** (苦笑)天底下人象蚂蚁似的，生来不惊天动地，死了

就悄悄离去。我要的哪份碑呀!

**找英雄的** (问苏嫚嫚)你说咱们怎么办?

**苏嫚嫚** 把这一切都告诉老尚。走吧。(下)

**找英雄的** (一边走， 一边叨念)这碑可立哪去?这碑可立哪 儿去?(下)

〔灯光渐渐暗下去。古塔披着金色的夕霞。 一条空

街浑厚而神秘起来。 〔小石头默默走来。

**神瘸子** (开始收摊子)小石头，帮我收拾鞋摊吧。

**小石头** (走近，憧憬地)明儿个修起新街来，你还回来吗? **神瘸子** 新街是给你们修的，孩子。

〔毕月花推着小车缓缓过来，迎面段傻子匆匆走近。 **段傻子** 她接到我的信儿咋也不能不来。

**神瘸子** 傻哥哥呀，筱桂香不就在你心里吗?你还傻乎乎地 找啥呀?

**段傻子** 我不是昨儿晚上梦见她了吗?

**神瘸子** (仍在与小石头收拾摊子)咳，傻哥哥，你真多余醒过 来呀。

段傻子 (焦灼)你说街要推了，她上哪找我去?(忽然看见披 着夕霞的塔尖，自己笑了)有塔怕啥的呢?(向塔走 去)她要是到了，你就告诉她我在塔底下等她呢。 ( 下 )

**毕月花** 咳，等吧……(望着塔，深深地鞠躬) 〔小石头默默走近。

**毕月花** 这是一笔钱，你留着。(递存折) **小石头** 新街修起来，你还回来吗?

**毕月花** (意味深长地笑笑)孩子，新街是给你们修的 …… 〔灯暗。

〔黑暗中寂静无声 ……

〔突然，婴儿诞生的第一声啼哭冲破深邃的寂静：“苦 哇——”接下来一声迭一声“苦哇——苦哇—— ”

〔似生命降临人世的痛苦，抑或新世纪到来的大希 望?

〔我们的灵魂在震颤 ……

**——幕落** **·剧终**